目录

[《海嘯》田中芳樹著、許青風譯 1](#_Toc26010654)

[第二章臨安府開城 8](#_Toc26010655)

[第三章南行北行 16](#_Toc26010656)

[第四章再會 23](#_Toc26010657)

[第五章海上朝廷 30](#_Toc26010658)

[第六章流轉 38](#_Toc26010659)

[第七章崖山 46](#_Toc26010660)

[第八章落日餘暉 55](#_Toc26010661)

[後記 62](#_Toc26010662)

# 《海嘯》田中芳樹著、許青風譯

《二○一七年七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第一章朔風

Ⅰ

陰曆八月說來已經入秋一半了，可是照耀在漳州城裡的陽光，卻仍殘留著酷暑之炎熱。從紅土路上反射而來的光線相當刺眼，令賈似道不快地瞇起雙眼。一揮動袖子，塵埃便四處飛舞，沾滿了口鼻，更使得他的不快又加深了一層。

所有的一切賈似道都不屑一顧。這片土地和他完全不相襯。對於不久之前還官拜丞相、位極群臣的他而言，唯有充滿著花香與涼風的京城壯麗豪邸，才是最適合他的。

批判賈似道失職及腐敗的那群人的名字，在他的腦中浮現。陸秀夫、陳宜中、文天祥──一群相信崇尚正道就可以挽救國家、改變時勢，完全不知天高地厚的毛頭小子。那些傢伙能成什麼氣候呀，以為把我逐出了朝廷，流放到這等邊陲之地，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我定叫你們知道什麼叫做樂極生悲。

賈似道把飛入口的塵埃連同唾液吐了出來。

※※※

時值宋朝恭宗皇帝御宇，德佑元年之際。公元一二七五年，相當於元世祖忽必烈王朝的至元十二年。從北方大舉揮軍南下的元軍，早已跨越長江，簡直是一路對著宋都臨安府直衝而來。自太祖趙匡胤即位以來，已經過了三百一十六年。大宋的亡國危機就在眼前。其中應負最大責任的，可說就是將國政私己化的賈似道。

「絕不是因為我的緣故。就是因為有我的存在，大宋的命脈才得以延續到今時此日。你們要知道，朝廷要是沒有我，剩下的不過是一群無能的庸才罷了。」

賈似道內心的想法清清楚楚地展現在其態度上，那股高傲的姿態和從前絲毫未變。

「這是哪門子的人物啊？明明就是流放的犯人，居然還帶著五十位女眷同行，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反省和悔意嘛。」

解送者的談話傳入了賈似道耳中。他們之所以大聲談論，目的自然是為了讓他聽見。賈似道扭曲著嘴唇，悶不出聲地笑著。對於這類和權利、富貴、美女絕緣，只會道人長短、散佈流言的低下階層，不論他們怎麼說，賈似道只感覺不痛不癢。反正朝廷馬上就會陷入絕境，非得要我這種辣腕宰相來主持大局不可。能夠與元之忽必烈汗一較長短，展開外交攻略的人才，除了自己之外別無他人。不消數日，朝廷必定會派遣使者前來將我召回臨安府，屆時國家的命運就會再次掌握在我的手裡了。賈似道對此深信不移。他在夜晚到達住宿地點時，簇擁著同行美女們載歌載舞飲酒作樂之行為，並不全然是虛張聲勢，也有部分的原因是為了將來之復權而養精蓄銳吧。只是到了漳州，住進這座名為「木綿庵」之房舍的他，在房裡照了鏡子之後，卻立刻將臉別開。

鏡子裡所映照出來的老朽姿態，連賈似道自己都難以置信。他雖然已有六十三歲，但是仍然充滿著野心、精力和活力。腰桿挺直、兩眼炯炯有神、皮膚光滑而有彈性，從外表上看起來至少年輕了十歲以上。夜夜寵幸美女而不覺衰老，聲音宏亮而滿溢著自信，行走步伐從不見蹣跚。直到不久前為止，他的雙肩還強而有力地扛著大宋帝國之命運呢。沒錯，直到不久前為止，在十六年的漫長歲月中，賈似道一直獨攬著大宋之國權。

賈似道，字師憲。由於其姐為理宗皇帝後宮之貴妃，因此年紀輕輕的就已經飛黃騰達。四十七歲之時，因阻止忽必烈率領的蒙古軍南下，而建立功績，一舉躍升為左丞相。之後，又被賜予太師稱號，封魏國公，從此權傾朝野，掌握著凌駕豪門及官宦之獨裁勢力。他確實擁有這方面的才幹。尤其在財政的重建以及肅正腐敗官吏方面更是值得重視。論才幹和成績，他對自己都抱持著極大的自信。照理說，應該不可能有人出來彈劾他才對。

然而，他就是遭到了彈劾，被處以流放之刑，並且來到了這遠離杭州臨安府的邊陲之地。漳州，隸屬福建路，距離九龍水河口相當近。這是距離杭州臨安府約一千五百里（宋代一里約為五五三公尺）的一個南方小城市。在來到此地的途中，賈似道每行一里都會受到民眾辱罵，而且還被投擲石頭攻擊。全是一群不知如何對待真正偉人的愚民們，等我復權之後，一定讓你們罪有應得受到報復。到時候叫你們悔不當初。

當他獨自穿過迴廊，走進既不寬敞又不美觀的內院時，忽然傳來女子之叫聲。那是一名年輕女子的聲音，然而卻全然不見嬌媚，反倒充滿了恐懼和不安。賈似道一看，發現他從臨安府所帶的一個名叫玉英的侍妾，正跌跌撞撞向他跑來。

「發生什麼事了？玉英。」

賈似道的這名侍妾一來到他的跟前，立刻就跪倒在地。由於呼吸紊亂當下無法開口說話，於是便伸出右手一指。賈似道朝著手指的方向看去，發現一名人物。那是一名倔強的年輕男人，他回視賈似道的雙眼充滿了敵意。此人正是押解役差之長鄭虎臣。據說他原本是某地方之縣尉，自願前來參與押解賈似道之任務。若是不久前的賈似道，肯定完全不理會這種身份卑微的男人。這個男人不敬地杵立在賈似道面前，連聲招呼都沒打就開始說話：

「到此為止，已經沒有必要再繼續移動了。我就依朝廷全體之意見，在此地取走你的性命。」

賈似道瞬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但隨即大聲叱喝道：

「無禮狂徒，我可是大宋的丞相啊！」

「現在只不過是個流放的犯人罷了！」

敵意從鄭虎臣的雙眼之中傾洩而出，彷彿浪潮般地撲向了賈似道。

「有功之時你已被封為丞相，有罪之時將你廢了也是理所當然。」

「罪？我何罪之有！」

賈似道大聲地駁斥了回去。鄭虎臣彷彿受到驚嚇般地再次盯著他的臉。當然不是被他的大音量所嚇到，而是想再次確認賈似道是否真的對於自己的罪孽和責任完完全全沒有自覺。

賈似道失去彈性的臉頰開始褪去了紅潤的顏色。他一定要駁倒這個對於自己才幹和功績一無所知的男子。他絕對要叫對方知道，自己的政策是多麼正確，失去了自己，對國家而言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就在他思考的當下。

「你坑害了我的父親。」

鄭虎臣的聲音擊中了賈似道。這句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賈似道發出低呻。到目前為止，他坑害了多少的政敵，一路上剷除異已陷人入罪，這些他全都心知肚明。而對這夾帶私怨的指責，任何的託辭都已毫無用處。

「我看你自行了斷好了。還是要我幫你準備毒酒？」

仍然維持著一貫的傲慢姿態，賈似道予以回絕。

「太皇饒我不死，有聖旨為憑，所以我不用死。」

因為他曾經有功於朝廷，所以罪不致死，這的確是事實。

「賈似道誤國之罪雖然屬實，但歷經三代天子輔佐朝政有功，足可抵其一命。」

在如此的聖意判決之下，賈似道於是被處以流放之刑。凝視著賈似道的臉，鄭虎臣明白再繼續對話下去已毫無意義。

鄭虎臣不發一語地從懷中取出一條繩索。那是一條以水牛皮所鞣製而成的巨大繩索。

左手抓著繩索，鄭虎臣朝賈似道步步逼近。賈似道蒼老的臉上佈滿了恐懼之色，尖聲怪叫著打算逃離現場。鄭虎臣一手抓住了老人之衣襟。賈似道不斷地揮動著雙臂。在頭部的激烈擺動之下，烏紗帽飛了出去，灰白色的頭髮因而披散下來。

這名失勢的老權勢者，就這麼尖聲怪叫、披頭散髮地被拖進了這棟屋子的陰暗角落中。仍然跪坐在地上的侍妾玉英，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事情的經過。那個角落應該是廁所的位置所在吧，玉英恍神地想著。廁所經常淪為暗殺之地，這樣的說法彷彿曾經聽人說過，然而卻又回想不起來。

不知過了多久，老人的怪叫終於停止，一陣風夾帶著殘暑之熱氣而來，但是玉英卻反而覺得渾身顫抖。腳步聲再度出現，接著便停在玉英的面前。

「奸臣已經誅滅了。」

「從今以後你們想上哪裡都行。不過，向南走的話應該會比較好吧！我想北方在一時之間還不至於平靜下來。」

鄭虎臣說完之後轉身離去，留下玉英傻傻地目送著他寬大的背影。

Ⅱ

鄭虎臣的足跡遠離了漳州城。誅殺賈似道是天經地義的道理，這點他相當地堅信。但是既已殺人，就不可能再回到官場之中。即便位居縣尉，官就是官。

雖然拋官去職，但卻未有放棄世俗之念。他完全沒有出家為僧或是做道士的想法。只想以士兵之身份，繼續與元軍奮戰到底。為了這個目的，他於是展開了一場尋覓之旅。此時成功地渡過長江，朝著臨安府不斷喋血前進的元軍數量已有三十至五十萬人之多。總帥為忽必烈汗所信賴的丞相伯顏，旗下並有阿朮、阿剌罕、阿塔海、張弘範、董文炳等等大將，但是先鋒所派遣的卻是原為宋將後來降元的呂文煥。

翻山越嶺不斷朝向北方臨安府前進的鄭虎臣，發現路上塵土飛揚。萬餘人馬樹立旗幟，同樣地亦朝向北方前進。

元之忽必烈汗曾向全軍下達「不殺」之令，限制將士們不得隨意殺戮。只不過，這個命令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反抗者」不殺。面臨強大之侵略軍隊，敢於奮勇抵抗之人，自然是毫不留情的殺無赦。鄭虎臣曾經聽聞，元軍為了叫人知道抵抗者會遭到何種下場，以達到殺一儆百之效果，其殺人手法之殘虐程度可說是慘不忍睹。

陸地上最為富庶繁榮之都市，正面臨著存亡之深淵。從元尚未以元為國號，仍稱為蒙古之時算起，宋朝持續承受侵略已有四十年了。然而目前從襄陽算起，北方之據點已一一陷落，而擁有勢力之將領也紛紛投降於元，並且還倒戈相向，反過來侵略宋之領土。這些人為了讓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於是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賈似道。說什麼賈似道擾亂國政、打壓將領，所以自己逼上梁山不得已只好投降。一切全為賈似道之過，背負著國家命運的自己卻完全無罪。倘若得知賈似道已死之消息，這些降元的將軍們，在往後不知道又會如何來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合理化呢。

離開漳州向北前進的第五天，鄭虎臣終於和他尋覓的目標邂逅了。

「啊，那是文贛州的義軍呢！」

鄭虎臣心中雀躍不已。贛州知事文天祥，散盡家產集結了二萬名義軍，整軍備糧一路朝著臨安府前進。這樣的事跡在眾人四面八方的散佈之下，各路心懷救國志向的人馬紛紛攜帶武器前來投效。於高官們相繼逃離臨安，軍隊亦在失敗和投降的交替之下不斷地崩潰瓦解之際，人們的希望和期待全都集中在文天祥之身上。鄭虎臣亦是其中之一。

花了大約半天的時間，鄭虎臣終於追上了先行出發之義軍。告知自己即是誅殺賈似道之人，並經歷數道關卡之後，總算得以和文天祥見上一面。文天祥並未披甲在身，而是穿著官服騎在馬上。雖然鄭虎臣早已聽聞對方是個容貌極為清秀之人，但是直到今日才初次見面。

這一年文天祥正值四十歲。自他年紀輕輕榮登科舉榜首以來，已有二十年了。儘管為天下百姓認定是未來之宰相，但是卻受到以賈似道為首之高官們妒忌，形同流放般地遭到左遷。他在南方的邊地因處事公正廉明而極得人望，因此朝廷亦向他發出了徵召勤王軍之檄文。

文天祥從馬上下來，聽完鄭虎臣之從軍請求之後，只是平靜地點了點頭。

「話先說在前頭，我宋瑞一向就受到臨安府的高官們厭惡。」

宋瑞是文天祥的字。但是這可不是自取之稱號，而是天子御賜的榮耀之字。

「因此就算你投入義軍，立了功未必會受到封賞，而獻策也不一定能得到接納。這樣子行嗎？」

文天祥端正的容顏上泛起了一絲微笑。那如同少年般清雅之笑容，深深地吸引住鄭虎臣。

「我從來就不期望得到什麼報酬，只求能夠加入義軍的行列。」

「很好，有你這樣的有為人才加入，實在是太可喜了。那麼，你就隨我一起到臨安府吧。」

鄭虎臣如願地加入軍隊。他重新環視左右，發現其中參雜著一些服裝與髮型都有別於宋人，膚色很深，看起來相當剽悍的男子。原來這些是受到文天祥的公正對待，因感慕而追隨他加入義軍的山間少數民族，也就是所謂的溪洞山蠻之民。他們對於宋之朝廷實無半點義務可言，僅僅是為了文天祥而甘願捨身戰鬥。

八月底，文天祥所率領之二萬名義軍終於進入杭州臨安府。五年前在當權者面前高唱正論的文天祥，由於受到賈似道憎恨而被逐出了京師。雖然當時是滿懷失意地離去，但是現在文天祥的義軍卻大受歡迎，臨安府的民眾全都高聲地歡呼。呂文福、夏貴、黃萬石等將領們，雖然也都接到了朝廷派兵前往臨安府之命令，但是他們卻都冷漠地無視命令之存在。民眾們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之下恐懼不已。就在此時，義氣風發的義軍正好入城而來。

文天祥雖然深得民眾之信賴與愛戴，但是卻也備受朝中高官之猜忌，就如同他自己對鄭虎臣所說的一樣。目前臨安府地位最高的，分別是左丞相留夢炎和右丞相陳宜中。文天祥於入城之後，前往拜會陳宜中。和留夢炎比較起來，陳宜中算是還較能信賴的一方，這是他的判斷。

陳宜中於年輕之時，曾經因為捲入政爭而被處以流放之刑。後來得到赦免返回臨安之後參加科舉中試。雖然比文天祥晚了七年，但是就年齡而言，他應該還比文天祥要稍長一些。儘管陳宜中因為頗具才能，受到了賈似道賞識而飛黃騰達，但是在見到賈似道對於元之外交與軍事上之失敗，便立刻棄他而去，轉而投向了彈劾之一側。倘若他得知了賈似道已死，應該會相當高興才是。不過這件事情，文天祥並沒有立刻告知。將文天祥迎入家中之後，陳宜中隨即提出了一個奇妙的話題。

「你可知元軍主帥之名嗎，宋瑞大人。」

「據我所知，應該是叫做伯顏吧。丞相為何特別提起此人呢？」

「伯顏之讀音亦可寫成『百眼』二字。」

蹙起了眉頭，文天祥朝著陳宜中望去。

陳宜中的表情之間欠缺神采。額頭因汗珠而泛著亮光。這顯然是一副掌握權勢但卻不知如何運用之無知面孔。

「謝太后對此事十分介懷。」

宋之天子雖為恭宗皇帝，但由於是個年僅六歲的兒皇帝，根本無法親自治理國家，因此實權為幼帝祖母謝太后所掌控。這位年老的貴婦一向對賈似道深切信任，而且相當迷信。她曾經招喚過通曉奇門異術之士，詢問宋朝之命運。該名術士恭謹地回答道：

「大宋之天下可享萬代安寧，臨安府要落入敵人之手，可謂是永遠不可能發生之事。」

「此乃千真萬確？」

「請太后安心。若臨安府真要落入賊軍之手，非有百眼之男而不可為。」

「百眼之男，這倒有趣了。」

太后笑了。這世間上怎可能出現具有百眼之人呢？大宋之天下果真得享安泰。鳳心大悅的太后於是賜予術士黃金綢緞以為獎賞，並且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即便是接到了北方及西方傳來對元戰敗的消息，也是一副悠然自得之模樣，完全沒有擬定對策之打算。一直到了得知如鋼鐵般、怒濤般蜂擁而來的元軍統帥之名時，才令她大驚失色。「伯顏」二字之讀音，不也能寫成「百眼」嗎？

「就是這麼回事，宋瑞大人。太后認定伯顏是顛覆宋室江山之人物，並且懷疑他的侵略莫非是天意所為。」

荒謬！

此話雖然沒說出口，但是文天祥的眼神卻表達出心中之吶喊。陳宜中別開視線，拿出手巾擦拭著臉。表面上是擦汗，實際上或許是想借此來掩飾臉上的表情也說不定。文天祥的目光柔和了下來，對著弱勢的右丞相鄭重地說道：

「下官有個想法，不知可否對丞相一言。」

「願聞其詳。」

陳宜中彷彿鬆了口氣般地，將手巾收了起來。他雖然不像同僚留夢炎那樣，對文天祥抱持著敵意，但也稱不上有任何的善意。如果朝廷的大勢倒向了排除文天祥之一方，他絕對會毫不傷感地順從大勢所趨。在賈似道失勢之時，陳宜中對於這個曾經受其恩義的人不但不加以擁護，反倒是積極地予以窮追猛打，甚至還上奏謝太后賜死於他。這件事情文天祥自然是一清二楚，但是眼前實在是不得不與陳宜中接觸。

一回想至此，文天祥雖然看似恭敬地面對著陳宜中，但是內心的想法卻有若破鞘而出的銳利刀劍，在態度和表情上展露無遺。不但說話時口氣尖銳，目光更是有如熊熊烈火，臉頰潮紅，上半身還微微前傾，簡直就像是在叱罵著對方一樣。陳宜中臉色灰白、緊閉雙唇，從頭到尾始終維持著聆聽之姿態。

「卿之意見我完全明白。」

陳宜中好不容易答出了這麼一句。就在文天祥說到了一個段落暫且停頓之時。文天祥直直地盯著陳宜中看，那表情彷彿在問著「你確實完全明白了嗎？」

「我確實完全明白了。卿之憂國之念與退敵之策，實在令人感佩萬分。但是事情並非我一人所能決定。」

「理所當然。」

文天祥的回答大大出乎陳宜中意料。他是打從一開始就不寄予期望，還是覺得浪費了時間？就在陳宜中大惑不解之當下，文天祥早已連連辭去。

一刻之後，左丞相留夢炎派遣來之家僕帶著訊息來到了陳宜中面前。原來是文天祥登門造訪，請求商討與元軍全面對決之事。驚慌失措的陳宜中立即趕往留夢炎之府邸。由於留夢炎乃科舉之前輩，陳宜中不得不謹守禮儀。此時文天祥早已離開了留夢炎府邸。得知事情已經結束不必再碰面，陳宜中頓時寬心。一被接待進書房，留夢炎立刻切入話題。他打算指派文天祥做為與元軍交涉之人選。

「這……」

陳宜中感覺有提出異議之必要。文天祥是個不知妥協為何物之正論家。這樣的人絕對不適合從事交涉。更何況不久之前，他才浩浩蕩蕩地率領著準備與元軍一決死戰的義勇軍進入臨安府呢！即使以命令壓制，他也未必會接受這個任務。

「此人對本朝有害啊！」

如此斷言的留夢炎話中迴盪著一股怨憎之氣，令陳宜中的內心感到了一陣畏縮。留夢炎以「此人」稱呼文天祥。這樣的稱呼本身就透露著明顯的惡意。留夢炎的年齡約在五十歲後半。他嘴上的灰色鬍子，非常奇妙地不停顫動，編織出一句又一句的話來。

「我打算向太后進言，推舉此人擔任使者，前往元軍陣地求和。一旦皇上下了命令，他便無法拒絕。」

「這樣的任務不太適合宋瑞吧。大吐正論倒也無妨，就怕他分不清狀況，開門見山就要求對方撤兵，並且毫不妥協地堅持主張。如此一來，肯定會激怒伯顏等人。」

「這樣豈不是更好嗎？」

看見留夢炎泛著冷笑之面孔，陳宜中頓時明白了。留夢炎想除掉文天祥，而且完全不弄髒自己的手，因為他打算借元軍之手來進行。如果文天祥對元軍要求撤兵，致使元軍在一怒之下殺了他，對於留夢炎而言，或許是件值得大大慶賀的喜事吧。

陳宜中忽然覺得不太舒服。他對文天祥還不至於怨恨至那樣的程度。雖然始終覺得不可能成為朋友，但是文天祥的才能、勇氣、以及高潔之操守，卻令他萌生敬意。他之所以厭惡文天祥，或許是因為文天祥散發出來之光芒太過於強烈，有如太陽般令人無法直視之緣故吧。

在某種意義上，留夢炎也不是個能夠交往之人。陳宜中所躊躇著、無法跨越之鴻溝，他僅以冷笑一現就輕鬆飛越了。就反對文天祥之意見這點看來，陳宜中算是自己同志，留夢炎對此似乎非常的篤定。這樣的情況令陳宜中深感厭惡。不但如此，還有更令人擔心之處。留夢炎往往在陳宜中尚未明確地表達出意見之前，就擅自主張做了決定，讓陳宜中在不知不覺之中成了他的共謀者。

告別了留夢炎，當家僕執起了馬轡在馬背上搖搖晃晃之時，陳宜中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個人物之身影。

劉黻，字聲伯，他是陳宜中自無名學生時代一直交往至今的摯友，為「六君子」之一員，兩人曾共同參與過政治方面的行動。此時不知是否擔任何等官職，實際狀況並不清楚。

「找聲伯談談吧！」

陳宜中喃喃自語。雖然談過之後不見得就能得到什麼明快答案，但是至少可以聽聽他人之意見為何。在傾聽劉聲伯意見的同時，或許能夠整理出一番自己的想法也未可知。

回到宅邸之後，正當他打算提筆寫信給劉聲伯而著手磨墨之時，陳宜中的心中忽然湧上了一股莫名恐懼。大宋三百餘年之歷史倘若讓自己劃下了句點，該如何是好？後世之史學家，又將會如何批判與嘲笑呢？

磨墨的手停了下來，有好長一段時間，陳宜中就這麼呆坐在書桌之前動也不動。

Ⅲ

絢爛繁華盛極一時的大唐帝國滅亡之後，中國經歷了一段前所未有之亂世，歷史上稱之為五代十國。直到公元九七九年，宋朝終於平定亂世，一統天下。距離文天祥和陳宜中之時代，大約是在三百年前左右。

在亂世之際，社會的構造也起了莫大變化。一直到宋代為止，不論在經濟或產業方面都有著飛躍般的進展。穀物總生產量已達到五億石，茶葉也有數千萬斤。在如此雄厚的家業背景之下，礦山的開發以及國內外貿易之交流亦隨著興盛了起來。全國各地到處都有都市產生，而城牆之內即使到了夜間，也大多能夠自由通行，人們的生活比起唐代更是自由、富庶。羅盤、火藥、印刷術都是世界上最早之發明。雖然邊境地帶屢次遭到異族之侵犯，但是大體說來國內上下可謂是一片平和，並且發展成世上最大之文明國度，沉浸在繁華富庶之謳歌聲中。

直到徽宗在位末年，北方女真族所建立之金國開始興盛壯大。由於宋在外交上的謬誤失敗，以致遭受金國全面攻擊，江山也因此崩潰。這一切的遽變如同發生在一瞬間，歷時極為短暫。首都開封（東京府）不久之後就已陷落，而剛剛退位的徽宗皇帝和即位不久的欽宗皇帝，也雙雙被擄到北方的蠻荒之地，幽禁在宛如大地盡頭的五國城裡，悲慘至死。

為了逃避狂暴的金軍馬蹄，許多人紛紛渡過長江。欽宗的一個弟弟也在此即位而成為高宗皇帝，並且定都杭州，改名臨安府。「南宋」從此開始成立。意欲進一步南下的金軍，在長江的流水以及所謂「抗金名將」之武將們的奮勇抵抗之下進擊受阻。而高宗皇帝也以對其兄長欽宗之見死不救，並用妄加之罪名殺害了主戰派岳飛的犧牲，終於得與金國締結和平盟約。他在鞏固自己地位之同時，也開始盡其所能地積極開發國土、發展經濟，因此在這方面得到了極大之成就。

杭州臨安府成了世上最大之都市，不但如此，其繁華在歷經元代亦不見衰退。打從西方邊境遠道而來的外國人馬可波羅，就在當時留下了關於此地繁華盛況之紀錄。

人口達到一百五十萬之多，港灣中停滿了來自海外諸國之船舶，包括了印度、波斯、阿拉伯、暹羅、瓜哇、越南、還有日本。街頭上不但看得見紅髮碧眼的人們四方穿梭，還聽得到伊斯蘭教及基督教寺院之鐘聲迴響。從外國輸入的，大多是各類的辛香料、藥材、象牙、犀角、刀劍、以及真珠等等商品。從中國輸出的則為綢緞、茶葉、銅錢、書籍等等。在海外貿易之中所取得之利益，讓宋朝國庫大大地蒙受其惠。

南宋時代，雖然北方之天下為金國所奪，領土只剩下一半而已。但是話說回來，由於將生產力低微的地方割捨掉了，結果反倒使得經濟效率大為提升。才不過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南宋之財力就已經遠遠凌駕過去的極盛時期。

僅次於杭州的兩大都市分別是蘇州和泉州。位於杭州東北、距離約二百六十里的蘇州，是國內商業及工業中心，同時也是世界第一流的絲綢生產地。

泉州則為海外貿易及海運之中心點，除了有許多來自於海外的商船造訪之外，同時也是航向海外之出發港口。數萬之外國人居住於此，名為清真寺的壯觀回教寺院及摩尼教寺院也陸續建立，到處可見操外國語、身穿洋裝，連頭髮和眼睛的顏色都大不相同的人群在街上穿梭移動。此地總人口超過五十萬人，別名「刺桐城」，這個名稱甚至在波斯及阿拉伯都廣為人知。

除此之外，廣州及成都也都是擁有數十萬人口之大都市。在當時，即便是急起直追的歐洲地區，都尚未出現過這種規模的都市存在。

宋金的共存，從一時的例外延續了將近百年之久。正當宋朝日益富庶、歌頌和平之時，金國卻急速變了質。由於幾乎完全被中國同化，在學術及藝術方面之發展可謂頗有成就，但在軍事方面卻顯著地衰退，以致被北方的新興勢力所壓倒。原本分立為數個大小部落、受到金國支配的蒙古高原騎馬民族，在強力領袖的領導之下而趨於統一，並且一路南下。金國在連連戰敗的情況之下，被追擊至黃河以南。此時蒙古派遣使者至宋，提議南北夾擊的滅金之策。知道此事之金國，立刻拚命地向宋方喊話。

「正因有我金國在北方做為後盾抵擋蒙古，宋才得以享盡安泰。如果真要滅我金國，接下來就輪到宋了。宋應與我聯手對抗蒙古才是上策。」

這樣的論調其實不無道理，因此宋朝之中亦有贊同之人，然而最終的決定仍舊是聯蒙古滅金。百年之前，金國攻陷開封之後不但極盡殘暴地掠奪橫行，並且還將徽宗和欽宗皇帝擄至北方蠻荒凌辱至死，這股怨恨一直延續至今。因此眼前絕佳的復仇機會，又豈有放過之道理呢。

公元一二三四年，在南北夾擊之下，金國於地獄般之烈火中滅亡了。最後一任皇帝末帝手執長槍，朝蒙古大軍突進，並死於亂刀之下。

宋朝陶醉於復仇快感之中僅僅只有一瞬般短暫。與蒙古之間的和平不久便宣告破裂，曾經遠征波斯凱旋歸來的鐵騎壓力，開始沉重地向宋襲擊而來。

其實在最初的時候，蒙古並沒有徹底將宋滅亡之意思，一直到忽必烈即位之後，才展現出明確的意圖，大舉進兵侵吞南宋國土。

忽必烈汗說難聽一點，是個貪得無厭之君主，一心一意只為追求毫無止境的領土擴張以及財富增加而欲罷不能。說好聽一點，則是個擁有雄心壯志的皇帝，對於財政和經濟寄予深切之關注。大蒙古帝國已經征服了波斯、俄羅斯，支配著這片廣大土地上東西貫通之陸上貿易。接著就是征服南宋，將這個國家所擁有的大商船隊、造船技術、以及海外貿易路線奪取過來。這麼一來，不論是海上陸上，所有的交通、運輸、貿易路線就全都落入蒙古的掌握之中，而所有之財富自然是悉數流進忽必烈汗王城所在之大都了。

忽必烈汗與其親信在構想出這番計劃的同時，南宋之命運也為之決定。忽必烈汗的構想並非狂妄者之幻想，亦非紙上談兵之空論。因為他的確擁有實現這番計劃的政戰攻略以及軍事武力。

面對忽必烈汗這般的強人，宋朝方面又是誰在肩負著這個領導國家之重責大任呢？此人正是賈似道。

賈似道雖出身名門，但是並非正式經由科舉而取得功名。只因其姐為世間罕見之美女，受到理宗皇帝的極度寵愛，才得以靠著裙帶關係加官進爵。他於三十九歲那年率兵救援鄂州（位於長江中游之要地），擊退了北方蜂擁入侵的蒙古大軍，因而名聲大噪。翌年班師回朝，凱旋回到臨安府後，隨即被擢升為左丞相，立於權勢之頂點。此時為理宗皇帝在位之景定元年（公元一二六○年），而長達十六年之賈似道專權獨裁時代，也就此開啟。

然而，賈似道大勝蒙古軍一事並非事實。當時的蒙古由於皇帝蒙哥猝死，宮廷內部為了繼位人選之爭奪，而陷入了嚴懲的紛爭之中。身為蒙古軍統帥的忽必烈，無心與宋繼續交戰，決定撤兵返回北方。

得知忽必烈行動的賈似道，於是尾隨著撤退之蒙古軍，在後方做出形式上的追擊，並且向朝廷謊送大勝之捷報。此時，他與忽必烈之間亦結下密約。雖然據說是為了鞏固彼此之地位，但是真假如何就不得而知了。賈似道姑且不論，但忽必烈又是否誠心地將賈似道視為盟友呢？密約的曝光對於賈似道而言，其嚴懲損失是可想而知的。

賈似道的傳記被收錄在《宋史．奸臣傳》之中。以虛偽功績而位極群臣，蔑視天子而專橫無道，將權力私己化並窮極奢華，以致誤國誤民終至亡國。從這幾點看來，他會遭受非難也是罪有應得。

但是說話回來，賈似道也並非是個全然無能之庸材。他在內政方面之能力堪稱極為優秀。曾經下令徹查朝中重臣侵吞公款之事並予以管束，限制宮廷內部宦官之權利，整肅綱紀。在財政上尤其大膽地推動改革，並且在土地、租稅、貨幣等各方面都大有成果。他對於文化與藝術也擁有相當深刻之研究，並熱衷地加以保護。

倘若生於和平盛世之中，賈似道或許能得到名相之評價也說不定。只不過他的私心實在太重，奢華之程度也極為過分。

某天夜裡，當理宗皇帝站在高樓上向城外眺望之時，於一片沉寂的黑暗之中，看到了一大群燈火閃耀。隨侍在皇帝身邊的宦官們無不驚惶失措，個個都以為不是火災，就是敵人來襲，而騷動不已。一見此景，皇帝不由得苦笑地制止了宦官們。

「別慌。那應該是在西湖的方位吧。想必是賈似道正在湖上泛舟設宴吧。你們瞧，連那不知名的曲調都聽得一清二楚，不是嗎？」

事後宦官們加以調查，實際狀況確實如皇帝所猜想的一般。

這樣的事情若是發生在和平盛世，大家很可能一笑置之就讓它過去了。遺憾的是，來自於元的侵略日益嚴重，宋之國基早已受到動搖，正面臨著生死存亡之威脅。為了救國救民，賈似道應該做的事情太多了，然而他卻只是一味地逃避，不願正視現實。地處北方防衛據點的襄陽，在元軍的包圍之下，已經苦撐了五年。在水陸兩面連續五年承受著元軍猛烈攻擊之宋軍，其英勇戰績實在令人驚嘆不已。這段期間，宋軍將領呂文煥曾經數次向臨安府請求增援，然而賈似道卻故意漠視，從頭至尾都沒有派過一兵一卒到襄陽去。雖然表面上說是為了鞏固鎮守京師之武力，但亦有說法認為賈似道是因為忌憚呂文煥之威名才這麼做。直到彈盡糧絕降服於元軍之時，呂文煥最強烈感受到的，並非是戰敗之懊悔，而是對於賈似道的憤怒與憎恨。

「都是賈似道這奸臣誤國！」

當呂文煥的悲慟吶喊，成為朝中大勢之時，賈似道也從獨裁之地位跌落下來。宋朝將軍一一向元投降，並且均以賈似道之專橫無道為理由，這點任他再怎麼辯駁，都無濟於事了。

賈似道將希望寄託於最後一戰，豈料開戰之前，全軍竟四散逃逸，令他再也沒有回歸臨安府的可能。不但如此，被處以流放之刑的賈似道，甚至連流放的目的地都抵達不了。

Ⅳ

鄭虎臣實在是無聊得發慌。

他違反敕命，殺害了前丞相賈似道，一向信賴賈似道的謝太后，在得知此事之後大為震怒，並下令將殺害者逮捕歸案，處以重刑。

「據說犯人早已逃逸無蹤了。」

陳宜中如此回答太后。

「逃掉了就去把他追回來呀。如果無法生擒，就將他殺了，把首級給我取回來。」

「謹遵懿旨。」

從謝太后御前退下的陳宜中，心中根本沒打算要認真的去追捕殺害賈似道的兇手。尤其是元軍已經直逼臨安城下的眼前，哪裡還有辦理此事之餘力呢？況且陳宜中原本就主張誅殺賈似道，後來經謝太后為其請命說情，才不得不予以罷休。

儘管如此，他還是來到了臨安府衙，將逮捕鄭虎臣一事交辦下去。鄭虎臣在進入臨安府後，為了不給文天祥帶來麻煩而暫時離開，躲藏在一位舊識的家中。在世上最大的都市裡，他個人的藏身之處，可說是要多少有多少。

與鄭虎臣相反，從臨安府出逃的人相當多。

打算向元軍投降的人向北，而打算反抗到底的人則是向南。說得極端一點，只要看這個是從北城門出去還是從南城門出去，幾乎就可以斷定這位人物之去向了。

「那個大官也從北城門出去了呢。虧他平常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一遇到事情還真是醜態畢露呀。」

臨安府的居民毫不避諱地大聲談論著這類消息。就他們自身的角度而言，實不願見到臨安府因為對元強硬派之無謂抵抗而置身戰火之中，飽受腥風血雨之殘害，還是不流一滴血地開城投降要好一點。但話雖如此，他們對於向元投降以求自保的朝廷大官們，卻難以心生好感。

「他們的義務不就是為國盡忠、死而後已嗎？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才能享有那麼豐厚的俸祿，不是嗎？」

「到頭來還不是出賣天子投靠敵人，厚顏無恥地只求保住自己的地位。什麼忠誠節義，全都是廢話。」

這段期間以來，臨安府的熱鬧程序可說是半點都沒有衰退，酒樓裡天天都擠滿了客人。鄭虎臣獨自一人，手執酒杯，默默地聽著這些人的對話。

「和那些人比較起來，文公（文天祥）實在太令人敬佩了。他可是實實在在的心口如一呀！」

這些個民眾，對於該注意的部分還真是觀察入微呢。鄭虎臣在心中想著。自己曾經發表過多少高高在上之言論，就算當大官的人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可是在下面聽話的老百姓們，卻永遠都不會忘記。

對於誅殺賈似道一事，鄭虎臣從沒後悔過。只是在看到了臨安府大官的這些醜態之後，不禁感覺自己似乎不應該將所有的責任都怪罪到賈似道一個人身上。國難當頭卻不知該如何是好，這樣的反應大家不都是一樣的嗎？逃走的同伴們至少還知道自己想做些什麼，就這點而言或許還更勝一籌也說不定。

鄭虎臣決定與元軍一決死戰，除此之外別無他想。他已經決定好了，等到文天祥領兵離開臨安府的那一天，他便會快馬急馳地回到軍隊之中共赴戰場。即使只憑一人之力，他也要拖著眾多的元兵一起走上黃泉之路。在這些元兵當中，應該有不少人都是不久前還歸於宋軍旗下作戰之人。話說至此，能夠集結這輩人物並且將之編整成一支大軍的忽必烈汗，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

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汗已經六十一歲了。自其兄蒙哥過世，接任蒙古帝國之可汗以來已有十五年，改國號為元也已經過了四年。雌伏時間相當長。尤其是其兄蒙哥，雖然是個驍勇善戰之戰士，但是以君主來說，卻顯得有些器量狹小。為了在蒙哥的猜忌之下生存自保，忽必烈可說是煞費苦心。蒙哥身邊的親信總是想盡辦法向蒙哥進讒言來詆毀忽必烈，因此忽必烈所信賴的心腹，有很多都遭到殺害，正當忽必烈自身也岌岌可危之時，幸好蒙哥過世，他才得以免除被肅清之命運。

忽必烈對於中國文化雖然極具好感，但卻不耽溺其中。中國文化之魔力就如同一個擁有絕世美貌之妖女一般。異族君主一旦耽溺下去之後，便會開始捨棄自己名字，忘記傳統，喪失習俗，放棄語言，終至被融合並且吸收殆盡。從過去的例子來看，不論是匈奴、鮮卑、契丹、女真個個皆是如此，全都被捲入了龐大的歷史洪流之中，徹底消失得不見蹤影。再說到女真族，回想金國在建立初期，尚擁有堪稱天底下最強大之兵馬實力，孰料竟在數十年間迅速地消退至最弱之狀態。

在忽必烈這位巨人的眼中，即使是中國，也僅僅不過是自己帝國當中的一部分罷了。雖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只要將宋滅亡之後，令人難以想像的無限財富就能盡數收歸到自己的皇宮之內，而這一天就在眼前。

除了財富之外，忽必烈亦極度地渴求人才。為了統治這巨大的帝國，負責維持政府機構運作之官僚體系是必要存在的，而宋朝正是提供這類人才之最重要來源。忽必烈雖然身為蒙古人，但是對於自己族人之看法卻極為冷靜客觀。蒙古人忠誠、精悍而且單純，作為一個戰士毫無疑問肯定極為出色，但是卻不適合成為官僚。忽必烈之祖父成吉思汗在創建帝國之初，為了制定各項制度，也延用了契丹出身之耶律楚材。

到目前為止，一路輔佐忽必烈走來之漢人重臣，說來有劉秉忠與史天澤二位。

劉秉忠曾經出家為僧，法名子聰，經舉薦而得忽必烈之重用，參與各項政治機要。後來還俗，受封為光祿大夫．太保，建議改國號為「大元」、年號「中統」，並主持大都築城、制定官制、訂定紙幣為流通貨幣等等，宛如實際上之宰相般地功績顯赫。

史天澤自父親以來，皆出身將門，驍勇善戰且精於兵法，年紀輕輕就成為河北地方之大諸侯。他看中忽必烈之大器，在其不遇之年代從不吝於提出援助。因此在忽必烈即位之後，便受封為中書右丞相，對於中國之征服與統治有著極大之貢獻。

在這一年當中，忽必烈相繼失去了宛如左右手般，極為信賴的劉秉忠與史天澤。

史天澤去世之時享年七十四歲，即使是現代都可算是相當的高齡。然而由於史天澤在死前，一直都處於國政及軍事的第一線，並且經常對年少之君主提出珍貴建言，因此失去這位大臣對於忽必烈而言，實在是極為痛切之打擊。

求才若渴的忽必烈，甚至從其弟手中將重要大將奪取過來。其弟旭烈兀汗於征服波斯成功之時，曾派遣手下信賴的部將伯顏為使者，前往朝見哥哥忽必烈。初次見到伯顏的忽必烈，立刻被這位容貌、涵養、政治手腕、軍事能力等等各方面均完美無瑕的伯顏所深深吸引，並且就此將他納入自己手下，再沒讓他回過波斯。忽必烈還將宰相安童之妹嫁予伯顏為妻，年僅三十就賜予他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之地位，命他敘任宰相之職。

因此在史天澤亡故之際，伯顏自然順理成章地成為元方軍事行動之最高指揮官。身在波斯的旭烈兀對於重臣為兄奪取之事雖然無法釋懷，但是忽必烈卻絲毫不予理會。

「至世祖時，用兵已四十餘年。世祖即位，又攻討三十餘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清代史學家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之中寫下了這麼一段文字。其中「用兵」二字，所指的並非是受到攻擊所做出之防禦行為，而是為了擴張領土而向他國發動之侵略行為。自建國以來，歷經七十餘年仍為了擴充版圖而不斷發動對外征戰之王朝，在中國歷史之中，幾乎找不到類似的例子。而事實也的確如史書所云。

元軍曾在幾年之前對日本出兵，短暫地予以痛擊，後來因暴風雨之故而撤兵。或許是對宋征戰尚未結束，並無認真攻佔日本之想法，所以只到這樣的程度就收手了。倘若他日征服宋朝之後，日本再不改其親宋反元之態度，下次絕對會慎重地投入重兵予以懲戒。話題再回到宋。

史天澤老早就道出了征宋之最大困難點。

「江南是水鄉澤國。」

江南地帶遍佈著無數的大小河川、湖泊、水道、運河，而且水田面積亦相當廣闊。想要以龐大的騎兵隊來征服這片土地，幾乎可說是不可能之事。回顧過去之匈奴或是女真，這些堪稱精強無比的北方騎馬民族，哪個不是打算將這片土地踩爛在馬蹄之下，然而卻從來都沒有人成功過。靠馬是不行的，連步兵都不見得有效。一定要擁有能夠操控大大小小船隻，以及乘著船隻移動之水軍才行。

宋朝在水軍方面的實力遙遙地領先蒙古。不論是士兵的熟練度、戰術的洗練度、水路的相關知識、以至於造船的技巧，蒙古都遠遠落後，難以追上。直到花了五年工夫將襄陽攻陷，得到呂文煥及其部下之投誠，蒙古總算才具備足以和宋朝水軍抗衡之能力。

元朝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六月十五日，忽必烈頒下了最後一道對宋宣戰之詔書，百萬大軍於是動身從水陸兩面南下。

「平民百姓無罪。我軍將士不可妄加殺害。」

詔書至此結束。忽必烈希望在盡可能不流血的情況之下，吞併南宋所有的國土。

從那時起，歷經一年半之時間，元軍終於迫近杭州臨安府，而宋之降服就在眼前。從西域之沙漠以至於江南之渥土，終將歸於單一權力之下而併成一體。一旦實現的話，就是從唐代最盛世以來，五百餘年未曾出現過之第一回。

「地上之財富與人才，一切都將盡悉集中於這片土地之內。因此，朕特將此地命名『大都』。」

河北的平原上，於是在人為建設之下出現了一座巨大都市。這座都市象徵著忽必烈之夢想即將實現。勝者之美酒與敗者之血淚，早已交織混合地溢滿在忽必烈的酒杯之中。

# 第二章臨安府開城

Ⅰ

「文天祥究竟是何居心？竟然在臨安府裡集結了兩萬名之義軍。」

這樣竊竊私語漸漸地在宮廷內外蔓延開來。

其實文天祥什麼居心也沒有，不過是單純地回應朝廷之詔命，才會募集了這麼一批保衛國家的義勇軍，而且還投入了自己的家產。毫無半點私心的正義之舉，在自私執著的凡人眼中看來，「肯定是有所圖謀吧！」竟成了這般的局面。

「難不成他打算以二萬之私軍做為後盾，企圖支配臨安府嗎？」

「若是他和元軍密謀串通該如何是好？二萬名義軍同時起而作亂，臨安府可是片刻都無法抵擋的呀！」

金應將這類謠言流傳之事，告知了文天祥。

金應之官職為承信卿，簡單地說，就是文天祥之秘書官。雖然身為文天祥的部下，但他同時也是個最值得信賴的友人。此人擁有實務才能，於輔佐文天祥之事務極為稱職。對於一味朝理想而急進之文天祥，時而加以叱阻，時而給予安慰。

「氣憤是氣憤，但總不可能四處一一加以反駁吧！」

文天祥無奈地回答金應。在陳宜中等人眼裡看來，文天祥似乎一點都不煩惱也不覺得困擾，但是文天祥畢竟是個凡人，他還是會感到氣憤、感到悲哀。只不過，和陳宜中不同的是，不論遭受如何的誹謗，文天祥都會堅持著自己信仰之道路，絕對不會踏錯了腳步。

「還有另一個傳言，就是大人很可能會被派往蘇州鎮守。」

「蘇州啊！只需三四天的路程就可以抵達了。我正期待能和敵軍打上一仗呢！」

「那麼，大人是不打算回絕了嗎？」

「這句話問得太奇怪了。你倒說說看，我回絕之理由何在。首先，為人臣者豈能拒絕皇上之詔命？」

他們是要逐你出臨安府呀！這句話，金應實在說不出口，只能暗自在心中為上司之正直而感到不平。話題一轉。

「外面有個人求見大人。」

「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雖屬遊俠之輩，但是看起來極為勇猛，他自稱是張順再世。」

「嗯，這樣的人絕對值得一見。」

張順這號人物，原本是大宋義勇軍之指揮官。過去他為了拯救被元軍重重包圍之襄陽，而策動上百艘船隻進行夜襲，不料被敵軍發現，因而戰死於全軍動員的元軍攻擊之下。不可思議的是，據說他的遺體在河川上游被發現時，雖然身中四槍六箭，但是表情卻仍與活著之時無異。

《水滸傳》的人物之中，亦有一位名為張順之水軍頭目，在敵軍的槍林箭雨之中落水，最終壯烈戰死。這個書中角色，顯然是以實際上存在之張順為原型，而塑出來之人物。

中華帝國在歷朝歷代，於敵世之中果敢奮起挺身救朝廷、守護民眾的，幾乎都是義勇之軍而非官兵。唐代的大叛亂──安史之亂以及龐勛之亂皆是如此。另外，當宋朝被金兵追趕逃向長江以南之時，取代只知狼狽逃竄的官兵而在前線奮勇抗敵的，亦是義勇軍們。

其實義軍之數量，不單單只有文天祥所募集的兩萬名而已。在同一個時期裡，還有另一名勤王之志不下於文天祥，並集結了四千名義軍之男子。

此人姓杜，名滸，字貴卿。雖屬遊俠之輩，但原系出名門，宗族之中甚至曾經出過宰相。這位杜滸就是自稱張順再世，金應即將為文天祥所引見之人。

實際狀況雖然不詳，但是據說在這年的秋天，文天祥和杜滸會面暢談之後，兩人對於彼此之境遇都銘感五內，因而結成了莫逆之交。

對於文天祥的愛慕與崇敬，從此改變了杜滸的一生。他的傳記被收錄了《宋史．卷四百五十四．忠義傳九》之中。像杜滸一樣原來並非官吏之民間百姓，之所以能夠被記載於《忠義傳》之中，原因就在於他們皆因朝廷犧牲了生命。

這個時期的臨安府裡，雖然存在著好幾位得到正史記載之人物，但是彼此在行動或言論方面不但無法相互協調，甚至還有反目之情況發生。這些人物當中，最耀眼的一個雖然非文天祥莫屬，但若想找到另一個能夠與其名聲匹敵之人，也未必不可能。對於這樣的人物，庶民們自有其敏感之洞察：

「那個人好像很值得信賴呢！」

民眾們相互說道。

他就是名為張世傑之武將。

在遲遲盼不到有力武將奉詔回京的失望當中，率領軍容整齊之大軍趕回臨安府的張世傑軍，令百姓們讚嘆不已。他因為從元軍手中奪回江平、安吉、廣德等等諸城，而威名響徹天下，原本不過是個籍籍無名的士兵，後來在經歷了一場場與元軍之殊死戰鬥，不斷地累積功勳，現在已經官拜保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

張世傑原本是出生於北方之人，最初拜投在張柔麾下。張柔用漢人大將，在蒙古算是僅次於史天澤之有力重臣。張世傑雖然曾經傳出「犯下罪行潛逃至宋」的風評，然而罪行內容卻含混不清。想必是他對蒙古以武力支配中國之狀況懷有質疑，所以才從張柔之軍隊叛逃，而亡命於宋。蒙古這一方為了貶抑於他，而捏造不實謊言，應該才是事實的真相才對。

從勇敢、不屈這兩點看來，在這個時代中能及得上張世傑者寥寥無幾。「戰將」這個稱號對他來說，實在是再適合不過了。玉樹臨風之身材，以及銳利的眼光等等，在士兵們和百姓的眼裡看來，確實是十分的忠誠可靠。年齡雖然不清楚，但應該是在四十五歲上下吧。

「能與張將軍並駕齊驅的，大概只有陸禮部了吧！」

另外這位受到百姓們讚許的人物就是陸秀夫。

陸秀夫與文天祥同年，此時之官職為禮部侍郎，字君實。科舉中試雖然晚了文天祥五年，但是當時也才二十五歲而已。

根據《宋史》之記載，陸秀才「才思清麗、性沉靜」，是個性格沉穩、冷靜寡言之人。雖然受到了上司李庭芝之高度賞識，而順利步步高陞，但是在他身上卻絲毫不見傲慢之氣。

文天祥終於離開臨安府，朝著蘇州出發。雖然仍舊率領著兩萬名義軍，但絕非出於一己之行動，而是奉了朝廷之正式命令，前往蘇州鎮守。

連續行軍三日之後，一進到蘇州城內，一位名為張全之將軍立刻迎上前來接待文天祥。張全舌粲蓮花，不斷地對文天祥訴說他為軍力單薄而擔心不已，現在總算可以放心，兩人可以聯合力量討伐敵人，為朝廷盡忠等等之事。文天祥聽了之後滿心喜悅，眼中浮現著感動的淚光，緊握著張全之手。

這個人實在太容易信任他人了。

金應忍不住這麼想。文天祥由於自身所擁有之過度的純真與誠實，致使他很容易相信別人也是如此，這一點的確是事實。然而別人可不像文天祥一樣對朝廷心懷感激，並且願意為了國家捨身取義。

張全從文天祥之手中交接過義軍，便往常州方面出陣去了。文天祥心想，此人與元軍連年交戰至此，光是從表面的經歷看來，就可知道是個戰功彪炳之勇者。

義軍當中，自然少不了鄭虎臣之一份子。他對張全雖不信任，但是既然已經下了必死決心，其他的也無需太過計較。這一仗一定要打得轟轟烈烈，即使死了也得以流芳萬世。他在心中這麼想著。經過了一日未停之行軍，終於抵達了距離黨州十里之外的紮營地點。

「明日我們就要與元軍正面交鋒了，就算犧牲性命也要為榮譽奮戰到底。」

張全以此話訓示大軍。然而天一亮，如此訓示大家的張全，卻從陣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張全並非領著全軍撤退，而是帶著少數自己直屬之士兵，在敵軍到來之前臨陣脫逃，將其他士兵棄置不顧。

失去指揮官而茫然不知所措的義勇軍們，在聽到了逐漸逼近的隆隆馬蹄聲響之時，才恍然察覺到自己的處境。冬天的太陽在地上撒下了無數的光點。這些光點，全都是反射自元軍所穿戴之胄甲。

元軍之指揮官為阿朮。他是蒙古的大貴族，從少年時期就一直從陣作戰。其父名為兀良合臺，祖父為速不臺。光是聽到這些名字，就足以讓所有的蒙古士兵們肅然起敬了。他不單是出身於太祖成吉思汗以來之武將門第，而且更是個不辱父祖聲名之不敗勇將。前幾年還曾經在丁家州敗退奮戰到底的張世傑，其指揮可說是極盡巧妙與果敢。

接下來的戰鬥，雖然激烈但是短暫。儘管士兵們個個都奮勇抵抗，但由於缺少指揮官，根本無法有組織地戰鬥。不一會兒的工夫便四分五裂，陷入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槍林箭雨之中。文天祥之義勇軍在剎時之間全部被殲滅殆盡。

鄭虎臣還活著。他被敵人之矛柄紮紮實實地擊中後腦，而昏厥在地。就在他昏迷的這段時間裡，元軍之殺戮也宣告結束，且像風一般地消失離去。

既然被殘留在這個世上，鄭虎臣需要一個生存之目標。他壓著同僚的屍體站了起來，同時咬牙切齒地從齒縫擠出一句低吼：

「張全，我絕不讓你茍活於世。」

接著他便蹣跚搖晃地向東而行。

Ⅱ

元軍終於兵臨常州城下。

常州是一個曾經開城投降，但是後來又為宋軍奪回之城市。元軍雖然面子上掛不住，但是卻始終無法再次將其奪回。

鎮守常州之將軍共有四名，分別是姚巖、劉師勇、陳炤、王安節。元軍總帥伯顏雖然曾經二度派遣使者前往勸服招降，但均遭到回絕。伯顏麾下之元軍將領們激昂氣憤，要求屠城，也就是打算將整個城市之居民，包括幼兒在內，全部殺光。

一連串慘不忍睹之激烈攻擊行動於是展開。元軍首先驅趕常州周邊之居民為其建造高臺，倘若高臺之高度不夠，便殺害居民，將屍體重疊堆積，在上面覆蓋泥土，然後再從高臺之上發射弓箭及石彈攻擊城內。不但如此，還將居民之屍體丟進巨型鍋爐之中熬煮，提煉出脂肪之後，塗在城牆壁上放火點燃。一項項的殘虐暴行可謂是前所未見。在大火和煙霧之中，總算有部分的城牆遭到破壞，元兵紛紛擁入城內。

此時宋朝將軍們之奮勇戰鬥，幾乎震懾了所有元軍。

陳炤在亂軍之中，渾身是血地不斷揮劍抵抗，不料眼前卻正好見到同僚姚巖因身中敵人箭矢而不支倒地。此時部下之兵士們紛紛前來支援，並且勸他從敵兵較少的東北城門脫身離開。陳炤搖著頭回答：

「想要我從這裡離開半步，除非我死否則別想！」

說完之後便當場一步也沒移動地繼續揮劍斬殺了二十餘名之敵兵，自身也因為受到十餘處重創而終於戰死。

王安節在混戰之中，發現了敵將阿朮之身影。

「從那副胄甲的精緻程度看來，對方想必是個身份地位極高之人。要是能夠刺中那傢伙的話，我死也瞑目。」

說完便將手上長槍一轉，朝馬腹一蹬，一直線地朝著阿朮突進奔去。阿朮亦握著自己的長槍，注視著王安節，等待交鋒的一刻來臨。兩人所揮動之長槍在空中糾纏，兩人之座騎也在火花之下衝突碰撞。阿朮的部下雖然想從左右兩側予以夾擊，但是卻被王安節技巧地操縱座騎而迴避掉了，槍之尖端同時狠狠地刺上了阿朮之胄甲。阿朮的身體在馬上劇烈搖晃。

正當王安節欲發出第二擊之時，元將陳奕忽然從他身後擲了一條鐵鍊過來。鐵鍊繞住了王安節之頸部。王安節頓時翻了個觔斗，跌落在地上。大群元兵亦在此時撲了上來，緊緊壓住王安節之身體。

這個時候，劉師勇正在南門努力奮戰之中。由於到目前為止已經擊退了元軍四波之攻擊，繼續迎戰第五波之攻擊已是極限所在，當他察覺到這一點之時，整個人早已被牽引至城門之外。他的眼前出現一位舊識。這位人物就是投靠元軍攻打自己祖國之范文虎將軍。

「賣國求榮、忘恩負義的背叛者。你有何面目踏上此地，面對江東父老！」

隨著這番怒吼，劉師勇向過去的同袍衝了過去。姑且不論武藝之優劣，但是氣勢上之差異極為顯著。交鋒了十四十五回合左右，他終於將范文虎手上之長槍擊落。狼狽不堪的范文虎轉身打算上馬，劉師勇隨即將矛尖刺向他的背心。就在此刻，元將忽剌卻從旁伸出長槍一擋，並猛撲而上。

劉師勇閃過忽剌之長槍，並回予一擊，將忽剌從馬上刺落了下來。未受到重創，忽剌流著血在地上滾了一圈，逃過了劉師勇的第二擊。

劉師勇對忽剌絲毫不予理會，打算繼續追討范文虎。然而范文虎之身影卻早已沒入元兵所圍起之重重障壁之內，令劉師勇完全無法觸及。

於是劉師勇繼續奮勇戰鬥，陸續又擊倒了許多元兵，終於將身旁的騎兵殲滅至不到八名左右，但是卻也無法再回到常州城內，只能痛心飲恨地逃回臨安府。

元軍湧入常州城後，展開了一場遺臭歷史之殘虐殺戮。

「伯顏令下，老幼一人不留，屠殺殆盡，血流成河，橫屍遍野，腥穢數里可聞，天地為之色變，同感哀悼。」

根據《通俗宋元軍談．卷之八》對於當時情況之描述，常州全城百姓幾乎被殘害殆盡。

在一片直令嗅覺麻痺的惡臭之中，伯顏進入常州城裡。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就算有心制止進一步之殺戮，終究也只挽救了十五條人命而已。

被牢牢捆綁的王安節被拖到了伯顏面前。這就是差一點要了阿朮性命之勇士。身上所受之數處創傷還淌著鮮血的王安節，在見到伯顏之時，並不下跪，甚至還理直氣壯地瞪著對方。伯顏順著視線看去，以漢語叱喝道：

「汝為何不及早投降？！」

「別妄想了，醜虜！」

王安節除了辱罵對方是個難看的野蠻人之外，其餘的什麼也不開口。伯顏於是將王安節斬首處死。常州至此永遠從宋軍的手中失去了。

※※※

在常州所發生之屠城事件，令宋之朝野為之震撼。從朝廷以至於民間，大家都充分體會到元軍所謂的「不殺」，只不過是侵略者的一種便宜主義罷了。事到如今，唯有開城投降一途，才能夠免除屠城之殺戮。

在一片倉惶狼狽之中，攻陷常州的元軍鐵騎終於來到了獨松關。鎮守這個要塞的將領張濡因為害怕而在陣前棄關潛逃。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士兵們也幾乎全數逃走。只剩下一名叫做馮驥的軍官手執長槍，朝著成群的元軍陣地長驅直入，奮戰至槍斷人亡為止。

文天祥和張世傑聯名上呈作戰方案，提議在護送幼帝的二位兄弟脫逃之後，以臨安府之城壁為據點，和元軍一決死戰。

文天祥和張世傑雖然同為勤王志士，但是對於彼此之存在一向是互有成見。從張世傑的眼中看來，文天祥是個不知實戰勞苦的空論家。而文天祥則覺得張世傑只知誇耀戰場上之功勳，而沒有全盤性之戰略眼光。儘管如此，互不順眼的兩人在此時卻是意見一致，並且共同將提案呈報於謝太后。謝太后之想法為之動搖，於是轉向了陳宜中詢問可否。

陳宜中提出反對。他認為就算文天祥和張世傑逞一時的血氣之勇，而強行提出對策，但是元軍不容輕忽大意，成功並無絕對把握。這麼做說不定反而會令元軍態度更為強硬，而招致破局。

文天祥和張世傑之作戰提案，因此遭到了駁回。

「右丞相這個人，真是個有識之士。對於他人計策之缺點著實看得一清二楚。」

聽到了張世傑這般的猛烈嘲諷，陳宜中無法反駁，一離開宮廷之後，便立刻驅車前往劉聲伯之府邸。

從「六君子」時代一路辛苦地相互扶持而來的劉聲伯，應該能夠理解陳宜中的心情吧。

說到這「六君子」之稱號，其所指的原本是幾個太學的學生們。太學是設置於臨安府之全國最高學府。凡科舉中試將來有機會出任宰相之秀才們，都有資格入學就讀。在宋朝，這些學生對於政治方面的發言權相當的大，因此即使是位高如宰相之丁大全，也免不了受到這些學生的批判。丁大全為奪取地位陷人於罪、貪圖兒媳美色而強行佔為己有等等行為，於公於私看來都是極為惡名昭彰之人。

在太學之中，有六名學生對於丁大全之抨擊尤其激烈，因此遭到丁大全之逮捕，並且處以流放之刑。陳宜中和劉聲伯就是這六人之中的兩人。當這六個人以帶罪之身離開臨安府時，群眾紛紛對其投以掌聲和歡呼。由於丁大全是個風評極差的權貴，因此敢正面予以批判的這六人，簡直有如英雄般受到尊敬。

三年之後，丁大全失勢。取而代之的正是賈似道。政治手腕遠比丁大全來得高明巧妙的賈似道，赦免了「六君子」，並且將他們召回臨安，同時還拔擢了其中最優秀的陳宜中。

從表面上看來，賈似道可說是陳宜中之大恩人。然而賈似道的私心，在陳宜中的眼裡卻是一清二楚。他只不過是在利用「六君子」的人氣罷了。因此陳宜中對於賈似道從不感恩，甚至在他失勢之時也沒有半點同情……。

「明明知道會給你添麻煩，但是唯有你這地方才能讓人感到放鬆，因此不知不覺地就朝這裡來了。」

被接待至書房之後，陳宜中對著劉聲伯這麼說道。這是他的真心話。不論是宮中還是丞相府，陳宜中根本沒有一個能夠談心之對象，只能任由情緒低落無法排解。

劉聲伯由於病弱之故，而與顯達無緣，因此身份遠比陳宜中要低微了許多，然而兩個家族之往來卻持續了二十年之久。

陳宜中叨叨絮絮地訴說自己立場與苦楚，聽完之後的劉聲伯輕聲地回答道：

「那麼，逃走如何？」

「逃走？」

陳宜中詫異地望向友人，只見劉聲伯淺淺一笑。

「你雖不好無益之流血，但是更不願屈就降伏。如果真如我所言，那麼唯有一逃，別無他法。」

劉聲伯的聲調平靜和緩，卻深刻地傳入了陳宜中的肺腑之中。

「逃走嗎……」

他喃喃自語。如果真無其他方法，這也不失為一策。然而，一旦做出這樣的事情，定會受到嘲笑吧。由宋到元，一直到後世。

陳宜中嘆了口氣。他頓悟到自己思考之缺陷所在。他經常在找尋最佳的方法。這點雖然沒什麼不好，但是他卻沒辦法靠自己之力想出方法，因而總是在尋求他人之意見。

「應該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吧！」

一想到此，他便無法當機立斷，並且陷入不厭其煩的思考當中，而事態也往往就這麼地給延誤了。所謂「優柔寡斷」、「袖手旁觀」等等成語，簡直是為陳宜中所特別創設的一樣。

其實他從前的性格並不是這麼的優柔寡斷，他自己也如此認為，只是在不斷地焦慮、煩惱之下，才漸漸地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再來一杯茶吧？」

劉聲伯只能安慰著無力的友人。點了點頭謝過朋友之好意，陳宜中深切地感受到眼前所佇立的這條迷途是多麼的巨大。

Ⅲ

十二月三十日。潭州城陷落。

潭州知事李芾遭到將軍阿里海牙所指揮之元朝大軍所包圍，連日以來不斷地死守防禦。到最後既無援兵，糧也用盡，要再繼續抗戰下去，已是不可能之事。

李芾將最後殘存之酒分予家人飲用，待全家人酒醉就寢之時，命部下沈忠一一予以刺殺，接著自己也從容就義，命沈忠將自己斬首。沈忠淚流滿面地回到家中，將妻子刺死之後，自己也自刎結束生命。

在這件淒絕的事件之後，潭州終告陷落。入城後的阿里海牙，得知李芾死訊，不禁喃喃地感嘆道：「忠臣之家的下場竟如此悲淒。」

於是命人慎重地將遺體安葬。

新的一年開始。宋德佑二年，元至元十三年，公元一二七六年。

在難以忍耐的緊張之中，元軍雖然以一日數里之緩慢速度前進，但確實已經兵臨杭州臨安府之城下。寂靜無聲，如同海水滿潮了一樣。某天，陳宜中從左丞相留夢炎的口中聽到了一段奇妙之談話。留夢炎的臉上連陳宜中十分之一的苦惱都看不到，神情平淡地開始說起了歷史。

「大宋承繼周之皇統而取得天下，這點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此處的周，指的是五代之後周。原為後周名將眾望所歸的趙匡胤，在接受了幼帝之皇位禪讓以後才建立了宋朝。若要從篡奪的角度來看，也算是篡奪，不過趙匡胤對於將皇位讓給自己之後的周皇室，卻是極為尊崇，周皇室不但享有貴族般之禮遇，而且還賜予各種特權，甚至還下過只要宋朝存在之一天，絕對會如恩人般地高度重視之命令。

《水滸傳》是一部以徽宗皇帝在位期間為舞臺背景之小說。其中有個名為「柴進」的人物。「姓柴，名進，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這些劇中之臺詞，應該就是源自於這樣的一段歷史背景吧。

「既有如此前例，宋朝又何妨遵循呢！」

留夢炎如此說道。換句話說，就是降服論。

面對著最強之對手蒙古，宋已經連續抗戰四十年以上了。雖然相當值得喝采，然而卻也已經精疲力竭。與其繼續從事無謂的流血抗爭，倒不如痛下決心降服於元，選擇一條如同過去之後周般能夠被奉為貴族禮遇之道路。對於民眾而言，不過是國號由大宋改元罷了。無謂的自豪與感傷，有何價值可言呢？

「但是……」

「但是？」

「吾等累官至此所食皆為宋之俸祿，不是嗎？」

對於陳宜中而言，這點不得不加以考量。

留夢炎雖然以民眾對於和平之希望為藉口，把話說得相當漂亮，但是很明顯的就是打算投效元朝，以獲得高位。一直以來在宋朝為官，以受到豐厚禮遇之身份，做出這樣的事情，未免太沒有節操了吧。陳宜中的話裡，不自覺地流露出濃濃的批判意味。

「……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唯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

清代史學家趙翼於《二十二史劄記》之中如此評斷道。中國歷代王朝之中，最為禮遇厚待臣下的就是宋朝。不但有所謂「言事者及士大夫不殺」之傳統，更在朱子學說的影響之下，特別重視大義名份。由於這種種原因所致，因此在國家即將滅亡之際，捨身殉國的文武官員，在數量上也以宋朝最多。

當然不可能所有的人皆有這般的想法。就數量而言，擁有「就算國家滅亡，自己最好平安無事」之想法的人，實在遠遠地多出太多了。就好比陳宜中眼前的留夢炎，身居左丞相之職，本該以捨身取義、為國盡忠殉難為己任才對，然而卻……

「那麼，大人是想徹底與元軍奮戰到底嗎？」

留夢炎氣勢逼人地反問道。這個問題令原本就難以立即答辯的陳宜中更是為難地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將臨安化為焦土，立於百萬軍民之屍體上面，你還能為大宋之榮耀而自豪嗎？你有這樣的覺悟嗎？」

「這……」

陳宜中無言以對，只能慘白著一張臉。

「唉，你就是這種人哪！」

留夢炎的話中透露著一股輕蔑與憐憫。

「倘若真的走到那個地步，結果你又救得了誰呢？」

不願再面對這樣的難堪處境，陳宜中向留夢炎辭去。他一點都不想回家，於是便朝著劉聲伯家的方向而去。對於陳宜中的意外來訪，劉聲伯毫無不悅之情出門迎接。陳宜中端起了送上之茶水，接著便開始娓娓地道出事情的始末。

文天祥太過偏激，留夢炎則毫無操守。然而批評這二人的他卻如何？什麼都沒做，什麼也不能做。其實他並非全然的無能，而是不知道究竟該怎麼做才不至於遭人非難。就在這樣的彷徨與蹉跎之下，反倒令事情越來越惡化。

陳宜中無力地向劉聲伯笑了笑。

「我的勇氣和決斷力在太學時期就已經通通用盡了。那個時候丞相一點都不可怕。」

「不過現在您已經貴為丞相了。」

「是啊，沒錯。」

「那麼現在又如何，覺得可怕嗎？」

「可怕。」

陳宜中如此回答。這次的「可怕」和太學時期的情況自是大不相同。他指的是加諸於自身責任之可怕。應該是這樣吧，但是又彷彿還有其他不知名的因素同時存在著。而且直視著這不知名的因素，更是令他恐懼不已。

當他向劉聲伯謝過茶水招待並且返回家中之時，天色早已暗了。猜想或許會被謝太后傳喚進宮，因此他特地備好官服在家等候，但是當晚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就在天亮之後，他離開丞相府前往宮中出勤之時，下屬卻慌慌張張地前來通報。

「四處都見不到左丞相之蹤影。」

逃走了吧？陳宜中直覺地想到。陳宜中遲疑地無法跨越之鴻溝，留夢炎輕輕鬆鬆地就飛越了。肯定是毫不猶豫地朝著元軍陣營投奔而去了吧。

不光是留夢炎而已。陳宜中在清點著失蹤的朝臣之時，忽然覺得一陣荒謬。剩下的人數還比較少呢。

謝太后命柳岳與洪雷震二人，攜帶數量龐大之財寶前往元軍陣營。原本打算先以金銀財寶多爭取一段時間，豈料卻害得這兩名忠臣落得悲慘之下場。攜著大批財寶但身邊卻無戒備森嚴之士兵護衛的柳岳二人，看在橫行於附近一帶的盜賊眼裡，簡直是個絕佳之獵物。這群盜賊襲擊了使者一行人，殺害了柳岳與洪雷震，並將財寶悉數奪取逃逸無蹤。

這件事其實與治安惡化並不相關。早在敕使一行人踏出京師臨安的城門之時，就已經受到了歹徒之覬覦。由此可見朝廷之威信早已蕩然無存。

緊接著，趙良淳和徐道隆二位武將與元軍奮勇抗戰至死之消息也傳了回來。這二位將軍雖然極力想阻止元軍渡過錢塘江，但是卻因為部屬吳國定之叛變，而遭到前後夾擊。

此時謝太后更是亟望和平，於是便任命陸秀夫為使者。陸秀夫從容地接受使命，臉上毫無懼色，正義凜然地前往元軍陣營。然而元軍總帥伯顏對陸秀夫卻完全不加理會，並將他斥回。「倘若為降服使者尚可一見。事到如今再無會見求和使者之必要。」這是伯顏之說法。

謝太后終於做了決定。

這天深夜，幼帝之兄長益王趙昰以及弟弟廣王趙昺，兩位皇子被召喚至祖母面前。燈火之數量被刻意地減少，垂老的謝太后坐在陰暗之處，左右隱約可見數個黑暗的人影隨侍在側。年幼的皇子們緊張地向祖母行禮。

「你們兩個今晚上就要逃出臨安府了。也好。要是繼續留在此地的話，一旦韃子來了，恐怕會將你們擄到蠻荒的北方邊地。與其如此，倒不如先往南方去躲避災厄。沒有什麼好害怕的。記得要乖乖地聽母后和大臣們的話，做個好孩子呀。」

此時益王算來不過九歲，廣王也僅僅才六歲而已，兩個孩子安靜乖巧地聽著祖母說話的樣子，令在場之人無不鼻酸。

益王雖然為幼帝之兄，但由於其母出身低微，因此在即位上受到賈似道之反對，地位僅止於皇族之一員罷了。他的生母楊氏雖然受封為淑妃，但是卻遭到宮廷之排擠。而廣王的母親，身份就更加低微了。不過話雖如此，眼前這母子三人，卻是宋室血脈延續至後世的最後希望。

楊淑妃之兄楊鎮，攙扶起哭得死去活來的妹妹，然後牽起益王和廣王之手悄悄地離開宮門。因常州一役威名響震的劉師勇，率領著三百名士兵在一旁待命，等楊氏及二位皇子乘上轎子之後，一行人便沉默地朝著港口出發。

「這樣也好。趙氏血脈無論如何都得保住才行。」

喃喃自語地目送皇子離去的謝太后，接著轉向一直沉默不語的陳宜中開口說道：

「右丞相，你明日可否前往元軍陣營？去見見那個叫做伯顏之人。」

「是……」

「去同意招降吧！」

「太后陛下，這未免……您可得想想大宋三百餘年之歷史啊！」

「你的意思是不願意去嗎？右丞相啊，對於他人之意見你光是會唱反調而已，什麼時候提出過一個有用的策略來呢！」

陳宜中嚇得不敢多說半句話，跪伏在地上。

「自己所能做的，難道真的只有逃避而已嗎？」

真是悲哀啊。然而實在是沒有其他的方法。一旦在降書上署名了，即使在道義上，也無法再繼續與元軍抗爭下去了，因為那會違背盟約。倘若拒絕署名又將如何呢？若是被拘留在元軍營中，或者就這麼被擄至北方為俘虜，那麼對於大宋的一片忠誠，豈不是永遠都沒有機會付出了嗎？

「還是忍辱負重，這個時候再不逃就來不及了。總之只要想辦法追隨在二王的身邊，就一定能夠為復興宋室盡一分綿薄之力。」

陳宜中自言自語地安慰著自己，但是整顆心卻是冰冷的，因為連他自己都無法全然地相信自己。

※※※

右丞相陳宜中下落不明。這個消息迅速地在朝野之間蔓延開來。憤慨、嘲弄、失望、遺憾之聲音甚囂塵上。在那之前，儘管陳宜中遭受到無用、無謀等等之批判，但是在「六君子」的虛名閃耀之下，許多人還是一味地對他心存期望，如今受到背叛，憤怒情緒之沸騰高昂可想而知。

「這下子，什麼樣的人物都可以擔當下一任丞相了呢！大宋歷經三百餘年，沒想到最後敘任的左右丞相，竟然臭味相投地連袂在陣前潛逃。大宋之歷史可要成為後世的笑柄了。」

其中也有這樣的自嘲聲音。然而不論是主戰還是主和，上面要是沒人的話，什麼事情也辦不了。因此一談論到繼任丞相的時候，「看來只有文狀元能擔此大任了」，這樣的意見成了壓倒性的多數。大家都看好文天祥。

「如果是文狀元，就算是投降，應該也不至於太損體面吧！」

狀元是科舉中試者之榜首頭銜。這個榮譽一生都會存在。只要沒有意外狀況發生，通常也是未來宰相之保證。眼前攸關「國家存亡」之大事，肯定是屬於意外狀況了。

陸秀夫和張世傑的蹤影也從臨安府消失了。不過這兩個人，並沒有遭受到「潛逃」之非難。他們二人雖然未被告知二王（益王與廣王）之脫逃計劃，但是卻在得到消息之後，毫不遲疑地追隨在後，朝著南方直奔而去。陸秀夫和張世傑這一文一武之二人，絕對是東山再起的宋室朝廷之中，不可或缺之重鎮，這點任誰都能預測得到。

「為什麼不找我一起呢？」

得知陸秀夫與張世傑離開之消息，文天祥不禁發起了牢騷。明明擁有相同的目標志向，但是卻無法參與行動。張世傑是在離開之後，才將自己的行動計劃以書信告知文天祥。

翌日，正月十九日。文天祥被任命為右丞相兼樞密史。

在中國各個朝代之中，所謂的國防大臣都是兵部尚書，但是樞密史之地位卻更在其上。這個職位可算是掌管軍事的副丞相，換句話說，就是國軍的最高司令官。文天祥在四十一歲之時，就已成為政治和軍事之最高統率者。

從表面上看來，再也沒有比此更高之榮譽了，然而這卻不是為了與元軍作戰所賦予之地位，而是在降元使者之身份上，為求形勢地位之對等，所做出的人事任命。對於文天祥而言，這實在不是件值得喜悅之事，但他還是安慰自己。

「敵將伯顏在元之地位亦為丞相。只要彼此地位相當，就能夠進行恰如其分之交涉。總之，我方絕對不能落於卑躬屈膝之勢。」

※※※

大約同時，元朝左丞相伯顏將主營駐紮在泉亭山。此處位於杭州臨安府東北方，而且距離僅僅只有三十六里遠。其時此山並非什麼樣的高山，稱之為丘陵反倒還合適些。陰曆一月下旬，江南已進入早春，吹拂過原野的春風和北方比起來，簡直是太過甜美溫和了。

「江南的梅花真是出色呀！」

伯顏之讚嘆是理所當然的。剛剛開始綻放的紅梅與白梅佈滿了整座泉亭山的山麓，看起來就像是披上了一塊紅白色的布匹一樣。而布匹之上彷彿散落四處之金砂銀砂，則是元軍之胄甲。天氣好的時候，空氣中會瀰漫著一層薄霧，這座彼方大地之上最為富裕繁榮的都市簡直令人屏息。

「不過，話說回來，江南的人心不知是否也如梅花這般地出色呢！」

宋朝朝廷裡的那些重臣們是如何地醜態畢露，伯顏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

在態度上唯一稱得上出類拔萃的，大概只有那個名為陸秀夫的男子了吧？可惜並無交談之機會。前次以議和使者之身份為由而將之斥回，這一次不曉得會派出什麼樣的人物。

「大宋右丞相兼樞密史文天祥求見。」

聽見了這樣的通傳，伯顏只動了動眉毛而已。宋朝之右丞相不是叫做陳宜中嗎？

看來陳宜中多半是逃走了。新任的右丞相光是不逃一點，就足以令人敬佩了。伯顏在心中想著，同時命人將文天祥帶到自己面前。

元軍之軍紀嚴明、士氣高昂。這點文天祥不得不加以認同。然而正因為如此，使得他對常州殺戮的憤慨之情，更加地激昂了起來。在明確的「儆戒」意圖之下，連老幼婦孺全都殺害之元軍行徑，令文天祥忍不住再度感到髮指與嫌惡。

Ⅳ

伯顏今年四十一歲。換句話說，他和文天祥與陸秀夫同年。

「一點都不像蒙古人。」

不論是蒙古人、波斯人亦或是中國人，都是如此評斷。伯顏的身材勻稱挺拔，臉部輪廓相當深，並擁有一副簡直是過度端正之容貌。不論漢語或波斯語都能夠流利地聽、說、讀、寫。就身為武將之功績而言，成就更是已故之史天澤遠遠不及的。但是話說回來，若是論到戰場之上的驍勇及謀略，還是以同僚阿朮更勝一籌。儘管如此，史天澤還是推舉伯顏為伐宋總帥，並且得到忽必烈欣喜認同。因為他確實擁有統領這支由多人種、多民族所組成之百萬大軍之實力。

「倘若是蒙古人之軍隊，那麼總帥就一定是阿朮了。」

忽必烈曾如此評論。

此時伯顏之左右坐滿了元軍之最高將領。雖然阿朮並不在場，但是尚有阿達海、唆都、呂文煥以及范文虎等人。文天祥獨自一人在敵將的圍繞之下就座，並且坦然地環視著對方。其視線在一點停頓了下來。他的視線停留在呂文煥之身上。文天祥毫無懼意地堂堂開口。

「呂將軍，自父祖以來蒙受大宋皇恩浩蕩的你，竟然恬不知恥在此向元稱臣？」

「……我之所以降元都是為賈似道所害。」

「奸臣賈似道早就被誅殺了，所以說，你再也沒有背叛朝廷的藉口了，不是嗎？」

「晚了三年……不、是兩年。」

呂文煥的呻吟彷彿正滲著鮮血一般。

其實呂文煥大有怨恨宋朝朝廷之權利。他曾經連續五年在元軍的猛烈攻擊之下死守襄陽城，如此之英勇戰績，連身為敵方之元軍都感嘆不已。直到糧盡援絕開城投降之時，呂文煥還提出了不準殺害兵民之條件，要求元軍遵守約定。不論如何地盡忠效力都不會得到回報，瞭解到這一點之時，呂文煥的氣力化成了嘹亮的聲音。

「文狀元，你的忠誠是得不到回報的。如今大宋之國運已盡，以你之才識，一定會受到天朝（元）之重用與禮遇的。」

「真是不巧，我從未想過任何的報酬。」

文天祥的回答令呂文煥詞窮。

呂文煥重新審視著文天祥。文天祥遠比呂文煥年輕得多。雖然是個狀元，卻從未接觸過國政相關之機要大事，更別說是在戰場上與大敵一較智勇高下。說起來，他不過是個經驗不足的文人，是個只知高唱空論卻不知現實嚴酷之黃口小兒。話雖如此，呂文煥在文天祥面前卻感到退縮。

此時伯顏開口了，他感覺自己不能不拉呂文煥一把。

「文狀元，呂將軍的本意也是為你著想。連我都為你感到可惜。你何不投降天朝，投靠我方呢？」

「也行，只要你能辦到三個條件。」

「哦，什麼條件？」

「第一、火能在水裡燃燒。第二、長江由東向西流。第三，太陽從西邊升起，由東邊落下。只要這三個條件齊了，我便願意降服於元。」

伯顏剎時瞇起雙眼。沉默有如無形的冰，他的手按住了座位。就在這一瞬間。

「放肆狂妄也該有個限度吧！」

從座位上跳起來發出怒吼的是阿塔海。蒙古將領們全都站了起來抽出兵器，一片刀光劍影眼看就要逼近文天祥了。漢人諸將則個個臉色蒼白、無言以對。

「你們不能冷靜一點嗎？別叫漢人給笑話了。」

伯顏的聲音不大，但是卻如同澆了陣冷水般，讓諸將之怒氣都平息了下來。

「文丞相，天朝不僅寬大，而且絕對言出必行。倘若你一開始就抱持著不信任之態度，那麼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你們在常州不就打破了不殺之承諾嗎？」

常州一役之殺戮，對於伯顏來說實為一大痛處。

「他們實在不應該抵抗的。」

說到底還不是盜賊般之理論，這點伯顏心知肚明。而高唱這樣的理論來為自己的行為正當化，只會讓文天祥更加輕蔑而已。

「絕對不能讓此人給看輕了。」

伯顏察到自己的這個想法之時，不禁吃了一驚。文天祥不過是個來自於即將滅亡國家的降服使者罷了。雖然貴為右丞相兼樞密史，地位可說是尊崇無比，然而手下卻連半個能夠指揮之兵將都沒有。他理應是恐懼得發抖，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樣才對，然而這股軒昂的氣概，以及不可侵犯之威儀，究竟從何而來呢？

「勝利之一方難道不是我方嗎？」

心中佈滿了荒謬的疑問，伯顏再次審視著文天祥。而文天祥也坦然地回望著伯顏，不但臉上毫無恐懼，同時也感覺不到半點怯懦之氣。

「這個人絕對不能讓他回到宋朝宮廷。」

伯顏頓時做下了這個決定。倘若文天祥回到臨安府，以其威嚴和氣節遊說成功的話，宋朝之主戰派或許會再次團結起來，以臨安府之城壁為據點，和元軍血戰一場也說不定。

這麼一來，忽必烈所下之命令「在不流血的情況之下讓臨安開城投降」，就難以達成了。

其實文天祥在宋朝朝廷之中一向受到迴避忌憚，但是這些事情伯顏根本無從得知。於是就這麼地將文天祥給軟禁了起來──

※※※

文天祥沒有返回臨安。這件事情對於朝廷而言，有一半是在預料當中，因此並沒有掀起軒然大波。

謝太后從殘存的少數朝臣之中，挑選出劉巴山與楊應奎二人，命他們帶著傳國玉璽與降書前往伯顏營中。此日為正月二十日。

伯顏在迎接使者之時極為小心。因為此事若是傳入文天祥之耳中，他一定會誓死出來阻止。所以他特地將文天祥安置於陣營的最深處，並且予以嚴密監視。當伯顏接見完使者前來探視文天祥之時，文天祥立刻追問：

「為何不讓我回臨安府？你們竟敢拘留他國使者，簡直是無法無天到了極點。這不是蠻夷之行為是什麼？」

伯顏平靜地回答道：

「我還以為將正式使者拘留是你們大宋的常理呢，不是嗎？」

雄辯滔滔的文天祥，首度被逼得答不出話來。

這是十八年前的事情了。剛即位為蒙古皇帝的忽必烈派遣心腹之漢人學者郝經為使者前往宋朝，要求履行兩國所締結之和平盟約。然而當時的獨裁者賈似道卻將郝經抓了起來，並且將之軟禁。這實在是極為目無法紀之行為。這段軟禁長達十六年之久，直到伯顏揮軍南下之時，賈似道才勉為其難地將郝經釋放。郝經回到大都之後，雖然前往謁見忽必烈獲得犒賞慰勞，但是長期的幽禁生涯早已殘害了他的健康。不久之後，也就是去年七月之時他就逝世了，享年五十三歲。

賈似道為何要軟禁郝經，實情如何並沒有人知道。雖然有說法認為那是因為他害怕與忽必烈所訂下之密約曝光。倘若如此，事情也應該在忽必烈自己將密約一事曝露出來之時就結束了才對。況且，若真是為了保密，與其將他拘禁十六年之久，還不如一刀把他殺了要來得簡單多了。

這件事情在後世的眼中看來，實在是難以理解，但是可以確信的是，賈似道太過低估忽必烈這個人了。他既無法堂堂地迎接郝經並將他送回，並且在秘密的威脅之下又無殺了郝經以保守萬全之覺悟。賈似道或許是打算先將他幽禁起來，然後再慢慢想辦法吧。實際上，倘若宋佔壓倒性之強勢而蒙古處於弱勢的話，說不定真能在曖昧不清的狀況之下，令對方忍氣吞聲，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違法亂紀的賈似道早已經被誅殺了。他的罪已贖清了。」

「哦，你也認定他是違法亂紀嗎？」

「沒錯。因此我才會批評你們對我之行為同樣是違法亂紀。以違法報違法，歸根究底地你和賈似道比起來也好不到哪裡去。」

文天祥漂亮地將話題轉換過來。這次換成伯顏閉上了嘴。

呂文煥在一旁默默聽著兩人之對話，不，應該稱之為令人耳朵灼傷之唇槍舌戰。

當晚，呂文煥在營地裡做了個夢。他看見在烈火之中雄雄燃燒的襄陽城。在雷聲般的轟然巨響之下，城樓也隨之碎裂散落。元軍的新武器回回炮不斷地擲來巨大的炮彈。在崩塌的城壁之下，碎裂飛濺的頭顱和四肢散落各處，黑煙和血腥的味道在空中瀰漫著。

「我看你根本就不知天命。你難道還想要繼續這長久以來的無謂抵抗，直到害死所有無罪的軍民嗎？真是愚劣至極！」

這段罵聲是三年前呂文煥從敵人之處所接收到的。敵人。三年前呂文煥尚為宋朝將軍，而敵人就是元軍。這個立於緊緊包圍著襄陽城之元軍陣前，騎在馬上、指著城牆上的呂文煥大聲斥罵的元將名為劉整，是個幾年之前還以宋將之身份與元軍交戰之男子。

劉整在長江上游至中游地帶，因與元軍交鋒，勇猛善戰而英名遠播。然而由於與呂文煥之兄呂文德交惡，且不滿所受之待遇，加上懼怕受到賈似道肅清的不安情緒日益嚴重之下，遂連城帶人向元軍投降。他在謁見忽必烈時向其煽動道：

「亡宋簡直是易如反掌。」

並且獻出各式各樣之計策，積極主導伐宋之作戰行動。他對於呂文德懷有強烈的憎恨，以至於呂文德死後，他又將其憎恨轉移至其弟呂文煥之身上。待呂文煥終於降服於元軍之時，劉整甚至還主張將他處死。儘管如此，忽必烈卻並未採納他的意見，還是冊封了呂文煥為昭勇大將軍。劉整憎恨呂文煥，而呂文煥也非常鄙視劉整，兩人的情結於是越來越勢同水火。

呂文煥在夢中大聲疾呼：

「我和劉整是不同的！」

「哪裡不同了？簡直是一模一樣嘛！」

這個冷冰冰的聲音並非來自劉整。呂文煥努力地在黑暗之中搜尋著。好像有什麼東西從紅色的薄霧之中慢慢地浮現出來。一看到那渾身是血，穿著破裂胄甲的姿態，呂文煥立刻想起來。

「啊、牛富，還有范天順！」

這兩人正是他在襄陽一戰之中殊死抗戰直到失去生命之部下。雖然呂文煥極力呼喚他們一起投降，然而他們卻不願同流，並手執長劍縱身火海之中。

呂文煥感到一陣戰慄。從牛富和范天順的角度看來，呂文煥和劉整確實是相同的。不但都降服於敵人，而且還成為敵人之先鋒，反過來積極地侵略著祖國。前幾年，當劉整在陣中忽然暴斃之時，「鬼魅作祟」之耳語在各處不斷流傳著。

「那個時候要是不開城投降的話，襄陽的數萬名軍民肯定會被殺害殆盡。蒼天可鑑，真的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就算開城是迫不得已吧。但是之後，你為什麼不死呢？竟然還恬不知恥地接受侵掠者所授予之官位、以勝利者之姿態進入臨安府。你難道不覺得羞恥嗎？」

呂文煥從夢中醒來。他知道自己是被自己的叫聲所驚醒的。值勤的衛兵疑惑地從帳子的縫隙探視著狀況。

就這樣無法成眠地熬到了天亮之後，呂文煥立刻前往伯顏營帳。

「我想那個人絕對不會降服。」

那個人指的是文天祥。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伯顏似乎立刻就領會了。伯顏的目光稍稍地銳利了起來，盯著呂文煥。他是打算向我追問究竟嗎？呂文煥心中猜想。然而伯顏開口說的卻是另一回事。

「這是你心中的希望吧！」

呂文煥的表情剎時凍結。伯顏安撫似地揮了揮手示意呂文煥坐下。就在呂文煥正要再度開口之前。

「池州陷落至今，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了。」

伯顏說話的同時，臉上也出現了回溯記憶之表情。

「鎮守池州的趙卯發是個難得的人才。我真希望這樣的人才能夠加入我方的陣營之中。」

一年前，也就是至元十二年（公元一二七五年）年初。伯顏領軍從長江中游順流而下，一路勢如破竹地不斷東進。在好幾座城池接二連三投降的情況之下，趙卯發將妻子喚至跟前，打算說服她盡快脫逃。

「這座城馬上就要淪陷了。我是絕對不能逃走的。但是你卻可以繼續地生存下去。」

「不。既然你決意做個忠臣，為什麼不能成全妾身做個忠臣之妻呢！」

「你只是個女流之輩，沒有死的必要。來，快走吧！」

「不行。要死的話就一起死。」

不久之後，元軍從城門大舉闖入，池州城陷落。伯顏入城之後，發現趙卯發夫妻雙雙自縊而亡，並從隨從處得知事情之經過，極為感嘆，於是將趙卯發夫妻之遺體鄭重地予以厚葬。

「被包夾在忠義與感情之中，想必非常的煎熬吧！」

說到此處，伯顏抹去了臉上的表情，並陷入沉默。

「原來如此。他並不希望那個人投降。」

呂文煥在內心深處喃喃自語。這實在是一種怪異的心情，但現在彷彿只有文天祥一人，正在為宋朝之文武百官捍衛名譽，不是嗎？他心想。不但如此，說不定大宋三百餘年的歷史，也能夠為文天祥所拯救吧。

「一起用早膳吧。粥馬上就準備好了。」

伯顏微笑地打破了沉默。呂文煥默然行禮一拜。

這一天，就在早膳之後，文天祥首度得知宋朝正式歸降之消息。

# 第三章南行北行

Ⅰ

杭州臨安府開城投降，就形式上而言，宋朝至此已經亡國。

這是史上空前未有之大事。江南首次淪落至漢族以外之異族王朝統治。伯顏深知自己所完成的使命有多麼重大，但是卻一點都不驕傲。他派遣呂文煥至臨安府重新佈置警戒，並且透過他向宋朝之宮廷傳話──

「三宮早晚都必須由臨安府遷往大都。請先做好心理準備。」

所謂的三宮，指的是──

幼帝（歷史上稱為恭帝）

余太后（幼帝之母、度宗皇帝之皇后）

謝太后（幼帝祖母、理宗皇帝之皇后）

這三位。

實質上代表宮廷的謝太后，目前已經年過六十了。她已有覺悟，一旦前赴大都，此生就再也不可能回到臨安府了。

謝太后被軟禁在皇宮的一室之中，不但衣食住行都不得自由，甚至連服侍身旁之宮女出入都受到限制。此時門扉忽然打開，一名武將進到了室內。謝太后緊張地不由得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不過那人並非蒙古人。

「別來無恙啊，謝太后。」

「喔，這不是程鵬飛嗎？你此次進宮有何貴幹？」

程鵬飛原本是宋朝將領，鎮守鄂州之地，然而卻在伯顏大軍殺到之時，毫無抵抗地不戰而降，還一路引領元軍來到臨安府。他就是這樣的人。他只微微地行了個禮便冷冷地開始放話。

「我是奉丞相伯顏之命，前來參見太后，目前在各地的州城、縣城尚有許多不願意降服天朝，仍然繼續從事著無謂抗爭的愚蠢之人。為了讓這些人從迷妄中醒悟，勸服他們投降，所以必須取得太后之詔書。」

「這……」

「請你立刻將詔書寫好。」

那種過分的高壓姿態，令謝太后憤怒地全身顫抖。

「程鵬飛，你也不想想前不久還身受宋朝俸祿，竟然敢如此出言不遜。這種強迫的態度休想我寫下詔書！」

程鵬飛裝模作樣故作驚訝狀。

「你這個不識好歹的老太婆。」

「你、你說什麼……」

「大宋已經亡國了。你現在和我一樣都是歸順天朝之臣子，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念在你是無用老太婆的分上，所以我才好言相向，你可別得寸進尺啊！」

謝太后一陣暈眩，只得以雙手扶著書桌，勉強將身體穩住。

「伯顏丞相若是知道了你的無禮，一定會對你嚴加懲罰的。」

「到了這個地步，你也只有指望丞相一途了吧。我看你還是早日認清自己的身份，連連將詔書擬好為上。否則的話，誰都不敢保證將來會不會有什麼不測發生。只要幼帝還活著的一天，伯顏丞相絕對不會再對你多加煩擾的。」

「……」

「寫是不寫，就看你自己的決定了！」

此時只除了寫，還能怎樣。謝太后在幾近昏闕的極度憤怒以及難以忍受的挫敗感之下，以垂老之手提起了筆，開始寫下詔書。等不及墨跡乾燥，程鵬飛便粗暴地將詔書奪走，留下了誇耀般之勝利笑聲，其身影隨著地板上之腳步聲消失於門外。

「唉，真是悲哀。莫非這就是亡國的滋味？就連大宋三百餘年之榮耀，也要在這種狀態之下被踐踏羞辱嗎？」

在嘆息聲中，謝太后的視線慢慢模糊了起來，接著便跌坐在座椅之上。剛進到屋裡的宮女見狀，立刻高聲呼叫太醫。

※※※

伯顏並沒有讓元軍進駐臨安城。他只任命呂文煥一人，讓他和他麾下之部隊進入城內維持治安，同時清點朝中之財寶、公文紀錄，文書等等的加以沒收，並且將宋朝殘存之部隊解除武裝。臨安的正式名稱也從此改為「兩浙大都督府」。

忽必烈的征宋人選可說是完全正確。想要在不流血的情況下，讓臨安開城投降，這點只要手中握有大元百萬雄兵之威勢，或許任何人都能夠做得到也說不定。然而在開城之後，尚能毫不引起混亂地接收皇宮與官衙，在維持治安的前提下，改變政治體制，這點卻非一般將領之能力所及。在伯顏的周慮思考之下，臨安府的百姓們完全看不到元兵胄甲。關會（紙幣）和筒錢仍然可依宋朝舊制使用，市場也越來越熱鬧，唯一稱得上改變的地方，大概就是多了不少北方商人之醒目身影。

「感覺好像終於把元軍趕走了一樣呢。不管經過多久應該都不會再有戰爭發生了，對吧！」

有些人甚至悠閒地談論起這樣的事情。

接到呂文煥之報告，伯顏滿足地點著頭。和平與繁榮，只要能夠保持這兩項條件，杭州的百姓就絕對不會抗拒元朝統治。

二月八日。

奉謝太后之命，五名重臣以「祈請使」之名目，被派遣至忽必烈汗所在之大都。這五名重臣分別是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余慶、樞密使．謝堂、參知政事．家鉉翁，以及同為參知政事之劉岊。

他們的任務就是以宋之全權大使身份，向忽必烈正式提出受降之請求，並且處理戰後之一切事宜。只不過，這些全部是表面形式而已。伯顏的目的就是藉由形式之便，將宋朝大臣們和平地護送至大都。

既然祈請使們為宋之全權大使，那麼在形式上就必須慎重地予以對待。當然了，為了防止逃脫所佈下的監視絕對是極為嚴密。衣食住之自由完全不受影響，人身安全也保證無虞，但是四周隨時都有元兵包圍。

包括五位祈請使大內，具有地位的朝臣共有二十餘名。他們的秘書官和隨從等等共計三百餘名。負責運送他們行李以及呈獻給忽必烈之貢品之人員，總計達三千名。除此之外，還有理所當然圍繞在四周之數萬名嘈雜元兵。

文天祥也在這一行人當中。因為伯顏打算將他帶到大都去謁見皇帝忽必烈。求材若渴的忽必烈，必定能夠正確地洞察出文天祥這位人物的價值才對。而且對於態度仍舊強硬執迷的文天祥來說，或許在見過忽必烈之後，能夠因此解開對蒙古人之偏見，因而願意在天朝為官也說不定。

一行人之旅程所走的並非陸路而是水路。目前由杭州到大都之間，長達二千三百里之大運河，已歸屬元朝支配，船隻已經能夠直達通行。

文天祥被帶往了大運河之港口。水面上大約停泊了千艘之多的大小舟艇，人們逐次登船，而貨物也一一地被搬運到船上去。左右包夾著元兵，正在等待自己順序的文天祥，忽然見到兩名男子突圍而來，對著他深深地行上了禮。

「原來是你們二位啊！」

文天祥驚喜地發出招呼。站在他面前的是杜滸和金應二人。這兩位都是文天祥最信賴的人。

「我們得到元軍之許可。允許我們陪同在丞相之身旁。」

說著這句話的杜滸，一邊從元軍之縫隙看去，一邊低聲繼續說著。

「說實在的，像大都那麼遙遠的地方，誰會想去啊！」

「什麼、這麼說你們是？」

「找到機會的話，一定能夠成功脫逃。我們還特地多準備了些銀子。」

文天祥的表情綻放出光采。被元軍催促著前進，於是他便和兩名心腹一起登上了被分配到的船隻。這艘堅固的巨船之上，還有五名祈請使共乘。除此之外尚有被指派在沿途中保護他們的呂文煥。當然，還有許多的警衛士兵。

巨船才駛出不久，呂文煥便前往探視五名祈請使，告知他們若是覺得有什麼不周到之處，可以提出來。

「其實我本來就是個北方人。」

突然開口說話的這個人是右丞相賈余慶。看到呂文煥一臉不明就裡的表情，賈余慶於是接著說話。

「我本籍河北。因此這一次前往大都，說起來也算是衣錦還鄉呢。實在是太令人欣喜了。」

「國家滅亡，你理應悲傷不是嗎？」

「怎麼會？蒙陛下聖恩，如今天下無事、四海昇平，可喜可賀都來不及了呢。本來就應該早一點投降才對。何需多做無謂的抵抗呀！」

呂文煥別開視線，不願見賈余慶之笑臉。他感到一股殺氣湧上心頭，於是離開了那個地方。

越過大運河水面而吹來之風拂過了他臉頰，他開始回想著祈請使一行之人品。毫無廉恥只會向勝者諂媚的賈余慶；一副大嗓門滿口不是女人就是酒的劉岊；充滿著惶恐與不安的吳堅與謝堂。全都是一群毫無可取之處的奴才。唯獨家鉉翁一人展現出沉著之氣度，偶爾還會與文天祥低聲交談幾句。那種姿態令呂文煥莫名地感到心安，並有種得到救贖之感覺。

二月十九日，祈請使一行之船隊向北渡過了長江，駐守在瓜州的元將阿朮前來接待。

在文天祥所見過的元將之中，阿朮算是最桀傲不遜的一個人物。

出身於高傲之蒙古上流貴族之家，自祖父速不臺以來，三代皆為戰功彪炳之大功臣。幫助自己所事之君主無限地擴張領土，同時將意圖阻擋大業之人一一擊滅，把這些視為自己之使命，並且深信不疑的就是阿朮。

儘管大張宴席地迎接祈請使一行，但是阿朮對他們卻毫無敵意。

「南方的士大夫裡，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嗎？就算是有，也只有鎮守揚州的李庭芝一人罷了！」

阿朮從不相信名聲評價。他之所以如此推崇李庭芝，完全是出自於他自己的親身體驗。既非無能又不怯懦的阿朮，連續圍攻揚州有數百日之久，但是至今卻仍無法將之攻陷。李庭芝是中國史上難得一見的守城名將之一，不論氣節、統率力，或是用兵之術，都足以和阿朮並駕齊驅、互爭高下。

不只是戰爭方面而已。李庭芝還以揚州為據點，聯繫藏匿於諸方之宋軍殘黨，並且為了把江北江南之支配權再次從元軍手上奪回，而積極地策劃行動。但阿朮對於李庭芝憎恨僅止於此，並且將他當成「可敬之敵手」。

從這樣的一個阿朮之角度看來，文天祥等人就算如何地善於雄辯，也不過是喪家之犬的最後把戲罷了。當然，他並不像伯顏一樣精通漢語，因此所有的交談對話都得透過翻譯官來進行。

賈余慶和劉岊是宴會進行以來話最多的兩人。一會兒頌揚忽必烈，一會兒又讚美阿朮，接著又將不久前自己所事之宋朝朝廷批評得一無是處。在場之中最沉默的就屬文天祥和家鉉翁，以及將他們護送至此的呂文煥。阿朮適切應酬過賈余慶等人之後，便朝文天祥舉起了大杯。

「怎樣？喝一杯吧！」

「多謝好意，不過我現在戒酒了。」

文天祥斷然地予以回絕。在阿朮的眼中看來，實在是很不討人喜歡。

「哦，不接受敵人敬酒嗎？」阿朮反諷回去，「心有不甘的話就想辦法贏回去呀。如此一來，你我的尊卑關係不就可以逆轉過來了嗎？」

文天祥目光凌厲地回視阿朮。

「我並非心有不甘。以武力不當地為害他國之存在，奪其領土、焚其家園、殺其民眾，並以此誇耀自我之強大，我只為汝等之心靈匱乏感到可悲。汝等之軍力確實強大。然而一旦失去了強勢，汝等所剩為何？我現在就可以想見在數年過後，汝等為所有國家以石追趕，垂頭喪氣逃回北方荒野之姿態，真是悲慘啊！」

閉上了口，在片刻的沉默之後，文天祥向翻譯官問道：

「你為什麼不翻譯呢？」

「他一定會殺了你的。」

翻譯官連聲音都在顫抖。文天祥微微一笑，正要說出「這正是我的本意」之時，阿朮的怒吼便響起了。

「喂！那個傢伙剛剛說了什麼？為何不一五一十地照實翻譯？這不是你的職責所在嗎？」

阿朮的眼神之中透露著不容欺瞞之強烈堅持與嚴厲。漢人翻譯官早已面如死灰，舌頭也凍結了起來。當他勉強地一一翻譯著文天祥的話時，其他的元將們比阿朮更為激動，早已開始喧騰起來。翻譯官一閉上嘴，阿朮立刻一躍而起地從席位上站了起來發出怒吼。

「你的居心我還不清楚嗎？簡單的說，你就是想死嘛。既然如此，就讓我來成全你吧！」

翻譯官在一旁膽戰心驚，而文天祥卻彷彿對於阿朮那激昂憤慨的模樣感到極為有趣。

「他好像非常地震怒呢！」

「那是理所當然的呀，激怒阿朮將軍的不就是丞相你本人嗎？」

「是吧，不過我可沒有取悅他之義務呢！」

一副事不關己之模樣，文天祥冷冷地盯著阿朮。阿朮對於文天祥似乎感到無法理解，而文天祥對於阿朮也不具善意。

「再說，閣下也太不可理喻了。對於他國之領土侵略、燒燬、殺害、搶奪之等等行為，難不成還要我說聲感謝謝嗎？盜賊為被害者所憎恨是理所當然之道理。如果不願受到憎恨，不如將強奪之物全數歸還，速速返回自己的國家算了！」

撂下話後，視線立刻移至翻譯官身上。

「快、譯給他聽。」

翻譯官大聲而正確地履行了自己之任務。與其說是有所覺悟，感覺倒更像是自暴自棄了。祈請使們大多嚇得面無血色，兩手徒然地在空中揮動著。只有家鉉翁一人沉著地閉目端坐。阿朮撞開翻譯官，正要伸手抓住文天祥衣襟之時，忽然有個尖銳的聲音衝出來加以制止。

「實際情況姑且不論，但就形勢而言，祈請使乃宋朝之正式使節，而且並未攜帶武裝。如果加以傷害的話，恐怕有損陛下之聖譽啊！」

這個聲音的主人正是呂文煥。阿朮的眼睛彷彿要噴出火花似的瞪著呂文煥，滿臉通紅。相對之下，呂文煥的臉色則是慘白不已。這樣的對峙簡直就像是回溯到三年之前，兩人在襄陽的城壁之上展開激烈衝突之情境。雙方雖然互相認可彼此之實力，但卻不是能夠交心之朋友。

阿朮調整了一下呼吸，再度憎惡地瞪著文天祥。

「這傢伙傲慢到了極點，絕對不可能接納陛下聖恩。留他在天朝的話，他日必定會釀成災禍。你大可向陛下轉達，告訴他這是我不肖阿朮所說的！」

「那個文什麼的，我不想再看到他，叫他出去。」

完全無視於阿朮及呂文煥之存在，文天祥自動地退出大廳。接著家鉉翁也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向呂文煥行了注目禮後，默默無言地退了下去。

故意提高了音量，賈余慶拍著手開口說話：

「哎呀呀，連陛下之聖恩和當然之禮儀都不曉得的愚蠢之人，唯有文天祥了。那種人根本沒有帶到陛下面前的必要啊。最好是將他放逐到西域的沙漠裡比較恰當。」

「對呀、對呀。那種傢伙，根本沒有享受太平盛世的資格。」

在劉岊的附和聲中，緊接著傳來了女子之媚笑。劉岊的手伸進了妓女之衣襟之中，看來似乎正在撫摸著她的肌膚。阿朮皺起了精悍的眉毛，不發一語地粗暴舉起了酒杯一飲而盡。呂文煥彷彿極度無法忍受地坐在位置上。

無懼於嚴密的警戒，文天祥和金應、杜滸等人一起從元軍陣營脫逃之事，大約是發生在那時後算起的十日之後。

Ⅱ

從臨安出逃的二王及楊淑妃一行，表面上假裝從港口搭乘船隻南下，然而實際上走的卻是陸路，並且在出發的翌日，就頓失足以信賴之猛將劉師勇。

當天夜晚，當他們抵達了住宿地點之後，劉師勇便獨自一人開始喝起酒來。過了不久他便開始流著眼淚叫喚著在常州戰死的三位同僚之名。正當他一邊飲酒一邊哭訴著自己厚顏無恥地殘存茍活，再無顏面和眾人相對之時，忽然間就這麼手執酒杯地倒在地上。驚慌的士兵們立刻上前將他扶起，卻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史書上將其死因記載為「醉死」，但這很有可能是急性酒精中毒發作吧。

匆匆將劉師勇埋葬之後，待天色一亮一行人便立刻向南出發。然而才行進不到數里之路，後方便傳來了隆隆馬蹄，同時還伴隨著不斷逼近之騎兵身影。原來是得知二王脫逃的伯顏，命令范文虎帶領五千名士兵追蹤至此。宦官和宮女們頓時揚起了一陣驚叫。

「臣會留在此處防守敵人。請淑妃娘娘盡快脫身。」

楊鎮跪在妹妹面前說完之後，隨即將所有事務交託給弟弟楊亮節，接著便率領僅僅二百之騎兵阻擋在元軍陣前。這樣的行為固然英勇，但是兵力的落差實在太大。不一會兒工夫，兩百騎兵便在沙塵及血腥風暴之中被全數殲滅，楊鎮也從馬上被拉了下來。正當范文虎欲上前繼續追趕二王馬車之時，一群精悍騎兵忽然從側面的丘陵一躍而過，朝元軍猛撲而來。

那是張世傑。

論戰場上之驍勇強悍，世上能與之匹敵者並無幾人。范文虎之軍隊頓時潰不成軍，眼看數量越來越少。張世傑本人亦揮舞著長槍，擊落了七八名騎士，並四處找尋著范文虎之蹤影。

范文虎不得已只好放棄追趕，抓起了五花大綁的楊鎮便往臨安之方向撤退。錯失擒住二王之大好機會，這件事情不得不向伯顏回報才行。

張世傑守護著二王及楊淑妃繼續南行。年僅二十六歲的楊淑妃緊抱著兩名稚兒。在失去了劉師勇及楊鎮之後，於瀕臨絕境之時為張世傑所救，這段歷程簡直有如死裡逃生一般。

緊接著，陸秀夫也加入了張世傑之軍隊。陸秀夫沉穩而得體之言行，令楊淑妃覺得十分信賴可靠。再加上楊淑妃之兄楊鎮之弟楊亮節，立志復興宋朝之勢力，總共就只有這極為單薄之陣容。

「讓我們先往婺州出發吧！」

一行人於是遵從了陸秀夫之提議。

※※※

陳宜中身在婺州。這裡是他的故鄉。

婺州位於杭州臨安府之西南方一百九十里處。未來為浙江省金華市之所在的這片土地，是個有著青山綠水環繞之富庶盆地。不光可藉由水路和陸路通往臨安，如果沿著穿越山間之道路向東南前進，走個二百七八十里左右，就可以抵達以港口都市聞名的溫州城。

進入陰曆二月後半，婺州春意正濃。隨著梅花季節終了，緊接而來的是桃花盛開的季節。

在距離州城約七里之處。有兩個家族借住在城內富豪的一處宅邸之中。那是陳宜中和劉聲伯兩家。由於兩人之交往延伸至整個家族之故，所以兩位夫人的感情也相當親近。這座房子相當寬廣，於是兩家人便暫且在這裡安頓了下來。

陳宜中每天的活動大多是讀書。不光是關於儒學及政治方面的書籍，他還研讀醫書。他偶爾也會與劉聲伯一起到戶外去散步，如果在路邊採集到藥草，他還會對劉聲伯說明那是什麼樣的植物以及對於何種病癥具有療效。只有在這個時候，他的眼中才會現出光采。不過總是維持不了多久，就立刻被連聲的嘆息和陰鬱之表情所取代。這樣好嗎？自己現在立於此處之所做所為是正確的嗎？難道真的沒有其他方法嗎？

對於這一再地反覆追問，劉聲伯如此回答：

「就算你採取了其他的行動，對於那樣決定終究還是會後悔的。」

沒錯。心情苦澀的陳宜中不得不點頭同意。在這百日之間，他覺得自己總算慢慢瞭解像自己這樣的人。向東而行走累了的話，就質疑當初為何不向西而行。一旦向西而行迷了路的話，又懊悔自己當初應該向東而行。就在這樣的自省之下，日復一日地加深悔恨，但卻什麼也改變不了。

「我原本就對醫術和草藥極感興趣。有一段時期還曾經考慮成為大夫。」

歷史上被稱為名醫或神醫的人雖然很多，但是醫師在中國的各個朝代之中，地位卻不是那麼崇高，而且身份地位也不如士大夫那般地被認可，說起來不過是個具有醫療技術的人罷了。陳宜中雖然出身貧困之家，但是卻受到了臨安府中屈指可數之富豪賞識，並招為女婿。不但如此，還資助他進入太學就讀。從此之後便一路飛黃騰達，平步青雲。

「就這麼待在這個地方安安穩穩地行醫濟世，也未嘗不是另一種生存之道呀。乾脆把國家興亡拋諸腦後，就這麼辦吧！」

「我也曾這麼考慮過。」

陳宜中一邊嘆息一邊喃喃地說道。

「但是，北軍（元軍）總有一天還是會來到這裡。就算一時之間得以安居樂業，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他的這番話，劉聲伯似乎稍有誤解。

「如果以大夫之身份融入庶民的生活之中，相信北軍一定無法追究下去。即便是改朝換代，對於庶民而言就像雲端之上的遙遠故事一樣。」

「不可能。不論是向北軍屈服，或者成為北朝（元朝）之民我都不願意！」

陳宜中語氣之強烈，令劉聲伯有些瞠目結舌。陳宜中連心向他道歉。

「抱歉，我太激動了。」

「那裡，你別在意。」

「……不過，不願意就是不願意，光是直言說出心中之話的勇氣我就沒有。除非對方是奴僕，或許我還敢高傲地說出來吧，我就是這種沒骨氣的男人。」

「其實……」

劉聲伯彷彿下定決心般地開始說著。

「聽說二王殿下和楊淑妃一行人，今日之內就會來到這個地方了。隨從人員還包括張將軍和陸禮部。」

「是真的嗎？！」

「這是今天早上我從城裡來的商人那裡聽來的。二王殿下會向南行也是理所當然。既是如此，經過這個地方更是當然之事。」

和文天祥比較起來，陸秀夫應該會比較好溝通一點。陳宜中這麼想，一股急切的希望和意願忽然湧上心頭，令陳宜中的聲音激烈了起來。

「實戰方面只得委託張將軍了，但是宮中事務若是沒有我的話怎麼行呢。我得趕緊前往迎接，隨伴在一旁才行。」

劉聲伯注視著陳宜中，用力地點著頭。

「那麼我即刻去進行準備。這裡總歸只是個過路之處，說不定馬上又要轉往其他地方去了呢！」

「也對，首先應該會到溫州去吧，然後再沿著海岸往泉州一帶，在水軍方面我們可還不輸給元軍呢！」

沒想到洗刷名譽的時機竟然提早來臨了。陳宜中加快了腳步朝著寄宿之房子前進。跟隨在後方的劉聲伯則一臉深思之表情。

Ⅲ

三月初，伯顏終於結束了臨安府之戰後處理，並且即將凱旋回歸忽必烈所在之大都。

到目前為止仍然滯留在臨安府之三宮，也終於必須和充滿著綠意、流水、陽光之江南大地永別了。元軍總帥在出發前夕特地告知三宮。

「蒙皇恩特赦，得以免除繩索繫頸之牽羊待遇。」

亡國之天子必須像羊隻般在脖子被套以繩索，牽至勝利者之面前跪伏稱臣。但是念在對象為幼子及女性，因此特別予以免除。

「皇上仁慈，實在令人感激。」

確實如此。這絕對是仁慈的行為。回顧歷史，因為新王朝而全族遭到殺害之皇帝比比皆是。或許這才是亡國者的最大悲哀吧。

三宮之中的謝太后由於舊疾復發，因此被允許留在臨安。但是恢復健康之後還是必須前往大都才行。跟隨幼帝和余太后北上之人包括皇族百餘名以及上下官員一共數千名之多。

除此之外，尚有太學生數百名。這些未來高級官員之候補人才也一個不留地全部被伯顏強行拉到北方。這樣的行為有一部分也是為了順從求才若渴之忽必烈的指示：最好能將治理天下之人才全部集中到大都。從此以後，杭州臨安府便喪失了政治中樞之機能，只能以海外貿易中心之經濟都市繼續發展下去。

伯顏之步伐相當快速。在接獲情報得知宋軍勤王派即將發動攻勢、奪回幼主的情況之下，豈有容許事情發生之餘地呢。

仍舊鎮守在揚州與元軍持續抗戰的李庭芝，就是策劃這次行動之首腦。

李庭芝是發掘陸秀夫之才能，並予以拔擢之上司。原本是一文官，直到將具有稀世名將之稱的孟珙納入幕僚之後，才漸漸地充實起軍事方面之知識和經驗。自從接任揚州知事以來，其出色之守城能力令元軍大為讚嘆。當李庭芝得到幼帝即將被帶往大都的消息之時，是既憤怒又感慨。

「臨安的重臣們真是沒用。難道連以城牆為據阻擋敵人，等待諸方援軍到達這點小事都做不到嗎？」

李庭芝的憤怒與嘆息，部將姜才完全能夠體會。他雙眼浮現著激動的淚水，對著上司說道：

「天子剛從臨安出發不久，距離大都尚十分遙遠，請派遣精銳部隊一支，我必會突破北兵重圍，將天子救出。」

李庭芝頷首同意。

「以寡擊眾，雖然未必有成功之勝算，然而身為大宋臣子，卻非得向醜虜報這一箭之仇不可。」

此年為閏年，三月有兩次。到了閏三月，江南早已進入深春。正確地說來，由於揚州位於長江之北，所以風土氣候可算是江南之一部分。李庭芝慌忙地擬定計劃，探索情勢。

這一夜，姜才率領著精心挑選之四千騎兵精銳部隊離開揚州城。一旦出動大軍，阿朮一定會馬上得到消息。雖然也考慮過採取欺敵之計，朝其他方向出兵，然而以阿朮之聰敏，反被其識破真正目的之可能性也不是沒有。在諸多考慮之下，於是決定不用任何的小伎倆，專心一致地慎重行事。如同阿朮之於李庭芝的高評價一般，李庭芝對於阿朮之將才也十分認同。

宋朝幼帝與余太后之座船沿著大運河北上，朝向遙遠的大都前進。周圍全是擾嚷的元軍軍船。不但如此，連運河兩岸都佈滿了元軍鐵騎之堅固防守。直到將幼帝一行送入大都之城門為止，伯顏絕對不會因為一時之大意而破壞掉十年之努力無功而返。

夜晚，船隻停駛。不論在船上還是在運河的兩岸都燃起了無數的火炬，令水上彷彿出現了一座不夜之長城。

「這麼一來可就無法貿然地加以靠近了。」姜才低聲說著。

在火光通明的炬火之中，姜才認出了伯顏之元帥旗幟，旁邊所停泊的大船看來應該就是監禁幼帝之船隻了。想要突破這十幾二十層的重重關卡，實在是極為不可能。時間不斷地流逝，月亮已經高掛在夜空之正中央。

「絕對不能徒勞無功地就這麼回到揚州城。」

就在姜才開始焦急起來之時，後方忽然出其不意地湧現隆隆的馬蹄聲，元軍也開始騷動起來。火炬的數量越來越多，蒙古語和漢語之叫聲交雜錯亂。阿朮在查明了姜才動向之後，便急急地向伯顏呈報。

姜才的四千騎兵頓時被元兵重重包圍。人馬及刀槍從四面八方一擁而上。姜才一邊指揮著部下，同時兩手執劍，如同閃電般地在剎那之間砍倒了三十餘人。弓箭之聲呼嘯而過，姜才之座騎身中三箭倒臥在地，並且把姜才甩到了地上。

元將丁仲在姜才面前停下馬，長槍已經猛烈擊出，然而卻反被躍起之姜才一劍刺中，立刻從馬上被斬落下來。正當馬兒高聲嘶鳴打算向前狂奔之時，姜才左手抓著韁繩、右手握著大劍就這麼朝地上一蹬。下一瞬間，他已跨在鞍上。即使看在蒙古人的眼裡，姜才剛剛的那番精彩動作，也簡直是神乎其技。

「北賊，閃開！」

揮舞著大劍長驅直入的姜才無人能敵。好不容易姜才終於突破元軍重圍，回到揚州城內。而四千騎兵也得以大半生還。

雖然姜才從此威名遠播，然而卻未能奪回幼帝。另一方面，久圍揚州不下的阿朮則顏面盡失。這位高傲的大貴族在月下望著揚州漆黑之城牆低聲發誓，絕對要將它攻陷。

閏三月二十六日。伯顏終於凱旋回到大都。

和江南比較起來，大都雖然風冷空氣也乾，但是從陽光看來確實已經是春天了。西方與北方可以遙望藍黑色之山脈，東方和南方則是一片無限之平坦，城壁之高度與總長度在規模上足可凌駕杭州臨安府。

漫長之旅途終結，幼帝和余太后被傳喚至忽必烈之宮殿。殿內席宴大張，伐宋諸將都一一獲得封賞。宋之幼帝被授予瀛國公之封號，並且規定必須在成年之後遁入佛門出家。看著坐在大宴末席一直低著頭彷彿在忍耐著一切的幼帝母子之姿態，忽必烈之皇后察泌悄悄地擦拭著眼淚。忽必烈查問原由。

「怎麼淚眼汪汪的呢？你為那些人們感到悲傷嗎？朕一定會盡可能地厚待他們。」

忽必烈說完之後，皇后靜靜地搖了搖頭回答：

「自古以來，世上從未出現過得以延續千年之王朝。妾身現在雖然高坐在勝利者之席位上，但妾身之子孫又將如何呢？難保哪一天不會淪為敗者，必須跪伏在石板之上向敵人乞求慈悲呀。想到此，我就不禁悲從中來。」

忽必烈沉默不語。他凝視著幼帝母子，看著他們置身於熱熱鬧鬧此起彼落的蒙古語之中，因為語言不通而靜靜坐著的樣子。忽必烈有點故意地，突然地笑了起來。

「為了千年之後的將來煩惱又能如何？到了那個時候，讓子孫們憑著自己的智慧去想辦法解決不就成了。也只能這樣子了。」

其實忽必烈又怎會料想得到，在他死後根本談不上千年，僅僅才七十年的光影，元朝皇帝就受到新興的明朝追擊而逃回大都，再也不曾統治中國本土。

宴席之上，理所當然的是以對宋之征戰為主要話題。

從伯顏口中聽聞夫婦雙雙自縊殉國的趙卯發等等宋朝忠臣的事跡之後，三十四歲的皇太子真金感動得熱淚盈眶。

「這不就是義士所為？編纂宋史的時候，一定得將他們的事跡列入忠義傳之中才行。」

對於皇太子的感動行為，忽必烈以稍稍嚴苛之眼光遠望著他。他對自己孩子的聰明仁慈雖然寄予厚望，但是卻也有不滿之處。皇太子真金太過於傾慕中國文化，對於漢人學者不但打從心裡尊敬，而且對他們抱持著相當大之期待。忽必烈死後若是由真金即位，元朝或許會全然地變質為傳統式的中國王朝也說不定。

忽必烈肥胖的身體從座位上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朝著宴席之一角走去。那裡是宋朝降元將軍們之席位。呂文煥因再次回到杭州，所以並不在場。

「朕有些事情想問問汝等。」

對著這群一致將酒杯放下正襟危座的降將們，忽必烈開口問道。

「汝等原本應該都是接受宋朝豐厚待遇才對。既然如此，在降服於朕之時，必中想必有諸多糾葛吧。之所以令你們跨越障礙，決定投降於朕的理由究竟為何呢？」

降將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宋朝奸臣賈似道專政，殘害忠良，違法亂紀，以私心擾亂國政，並且圖利自身。吾等受其怨憎前途堪憂，幸得陛下德威感召，因此遂轉而投效。」

忽必烈之嘴邊浮現出嘲諷之笑容。

「賈似道呀！這個名字倒是常常聽見。不過，汝等之效忠對象理應為宋主才是，並非賈似道啊！焉能以宰相之惡，做為背棄君主之理由呢！」

眾人無話可答。平時辯才無礙滔滔不絕地辱罵賈似道、指責宋朝腐敗的降將們的舌頭，就像是老舊的車輪一般停止了轉動。忽必烈以原本就細長的眼睛掃視過降將們之後，像是在安撫著眾人般喃喃地說著「算了、算了」，接著就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走向迴廊。大都的夜晚更是寒冷。默默地走了幾步，忽必烈停下腳步。佇立在迴廊之中的，還有左丞相伯顏。

「伯顏啊，朕想聽聽你的意見。」

「敢問陛下，需要臣提供哪一方面的意見呢！」

「你也知道的，就是宋朝的人才。」

忽必烈的聲音裡透露著輕微之焦躁。

「若是關於死者的話，朕已經聽說了。皇太子感動得流淚，朕自然也心有慼慼焉。然而朕並不通曉令死者復生之術呀。所以想聽聽關於生者之事。」

伯顏保持著三步之距離，跟隨在偉大的君主後方，並調整了一下語調。

「那麼臣就說了。能成天下宰相之大器者，北有耶律楚材，而南有文天祥。」

忽必烈停住步伐，轉身向後。細長的眼眸在燈火的反射之下，彷彿正散發著黃色的光芒。

「伯顏哪，看來你似乎在伐宋的期間裡，學會了搬弄戲言之本事了呢！」

「臣不明白。陛下為何稱臣之所言為戲言呢！」

「為何？你剛剛說了什麼來著？可與耶律楚材匹敵之人才在宋，你是這麼說的吧！」

「確實如此。」

「……你認為那不是戲言嗎？」

「足以媲美耶律楚材般之器度與才幹者，他絕對是符合陛下聖意所欲之第一人選。」

忽必烈從年邁卻依然健壯之胸膛中，吐出了長長的一口氣。

「自從耶律楚材去世以來已經三十餘年了。在他死後，天底下具有擔當丞相大任之才能者唯有三人：史天澤、安童、以及伯顏。」

「臣才疏學淺，若非陛下聖恩……」

「你別太謙虛了。才疏學淺之人朕是不可能會重用的。這個叫做文天祥的南人究竟有何能耐，居然能得你如此崇高的評價，你可得讓朕心服口服地仔細說個明白。」

伯顏將文天祥置身本營之時所展現出來之神情氣度等等，井然有序地一一說明，聽完之後忽必烈又問。

「那麼，這個文天祥目前身在何處？」

伯顏一副惶恐不安之模樣。

「不敢有瞞陛下，他逃走了。」

「哦──逃走了呀！」

忽必烈並沒有生氣，反倒是一臉愉快之表情。

「有趣。傳令下去，讓諸位將領務必把這個人帶到朕的面前來。絕對不可殺了他，知道嗎？」

「遵旨。」

「原來如此。逃走了呀！呵，這樣的男人豢養起來才有樂趣可言，你說是不是？倘若不是悍馬，那就一點意思都沒有了。」

尚未見到文天祥這個人物，忽必烈似乎就已經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伯顏試著說出了以下提案。

「文天祥想必是投奔至二王之處，為了復興宋室天下而盡忠效力去了。若是陛下許可，請容臣再次前往江南，督促將領剿滅宋朝餘黨，並將二王擒回京師向陛下稱臣。陛下以為如何？」

忽必烈沒有立即回答。

「不，沒這個必要。」

他邊說邊搖著頭。伯顏剎那之間有如失聲般地猛烈抬起頭來，而忽必烈也隨即明快地將意思清楚表達。

「如今已無丞相親自出馬之必要性。宋已亡國。不論是二王還是文天祥都不過是殘存之餘黨罷了。其他人應該就足以擔當這個責任了吧！」

此時忽必烈不直呼伯顏之名，而是以丞相來稱呼他。這點，以伯顏目前的身份地位而言雖說是理所當然，但是氣氛在瞬間冰冷疏遠了起來，卻是不可否認之事實。伯顏冷不防地感受到悄悄拂上脖子之夜氣的寒冷。

「丞相啊，稍微把功勞分給其他人比較好吧！」

忽必烈的聲音就像是從深淵之中傳來的呼喚一樣，帶著一股奇妙之迴響。

「謹遵聖意。」

伯顏頓悟了。他不得不頓悟。忽必烈不希望伯顏再繼續建立功績。一個功高震主之臣下，是任何一個專制的君主都不可能喜愛之存在。歷史上早有無數之前例。

「比方說，張弘範就是個不錯的人選。他是蔡國公之子，能力或許還凌駕於其父之上。」

蔡國公本名張柔。為蒙古軍中之漢人將軍，是僅次於史天澤之有力人士。張柔舉族臣服蒙古是在他二十九歲之時。其後屢建功勳，以順天府為根據地，於河北擁有龐大勢力。他不但積極振興文化和學術，並以保護過眾多文人而廣為人知。

其子張弘範亦頗有乃父之風，不但熱愛中國文化，還創作過不少的詩文作品。年齡比伯顏小一歲。

「遵旨。」

簡短地回覆了忽必烈之旨意，伯顏深深地鞠躬一拜。忽必烈汗的眼睛原本就狹長，但是此刻看來更是有如絲線一般的細。儘管如此，伯顏對於君主所投射而來之目光，就像是被刺痛般強烈感受到。

忽必烈大笑著轉身離去。當伯顏從深深的鞠躬中再次抬起頭來之時，忽必烈巨大的身軀已經從迴廊消失不見。

從此以後，伯顏再也和伐宋之事務毫無關係。不光是如此，他甚至連大都以南的地方都沒有去過，主要掌管北方和西方之軍事，並且平定了海都之亂、乃顏之亂等等，立下不少功勳。

忽必烈手下有個專門掌理財政之幹練人物阿合馬。這位不論在漢文史料或是馬可波羅的紀錄當中，都被描述成奸臣的色目人，曾經向忽必烈密告，指稱伯顏有罪。他指控伯顏在臨安開城投降之時，侵吞了大宋國寶玉桃盞。忽必烈下令徹查，並對伯顏加以審問。但伯顏確實是受到了冤枉。忽必烈死的時候是至元三十一年（公元一二九四年），而伯顏也於同年死去，比忽必烈年輕了二十一歲之多。

原本隸屬於宋朝之大臣們，大多數都繼續留在朝中成為元朝之官吏。唯一例外的只有賈余慶和家鉉翁。

極盡所能向元朝諂媚的賈余慶，在抵達大都不久之後就突然暴斃。蒙古人對他的死不但毫無傷悲，還戲稱他「大概到地府去向閻王諂媚了吧！」相對之下，家鉉翁對於元朝之招攬勸誘，不斷地予以鄭重回絕，最後甚至避世隱遁，成為人人稱頌的節義之士。

宋朝幼帝，史上稱之為「恭帝」的趙顯，於七歲之時受元冊封為瀛國公。雖然受到貴族般的待遇，後來也遁入佛門，但是之後的一切在正史上便完全地失去記載，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死亡等等全部不詳。或許正因如此，所以才讓奇怪的傳說得以有產生之機會。

元朝最後一任天子順帝的名子是妥權貼木耳。他雖然是第八代天子明宗之長男，然而卻在年少之時因捲入宮廷內權力鬥爭，而流落至邊地。之後因即帝位之弟弟猝死，所以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之下，於十四歲時被迎回宮中接任皇位。儘管這一切都是權臣燕鐵木兒之策劃，但是從那時開始，坊間便流傳著順帝並非明宗之子，所以身為長男卻不得即帝位之謠言。

「順帝非但不是明宗之子，事實上根本連蒙古人都不是。他是宋朝恭帝、也就是瀛國公所生之宋朝子孫。」

這是順帝身世最有名的一種傳說。

以西曆而言，恭帝為一二七○年生，順帝則為一三二○年生，因此從年份上來看，可謂是綽綽有餘。據說出家為僧之恭帝身旁有位極受寵愛之美女，因這位美女在懷了身孕的情況下，被納入明宗之後宮成為妃嬪，事情的來龍去脈大約是如此。

這樣的傳說之所以會廣為流傳，其中自然不乏種種理由：對於宋朝滅亡之同情；為了不明不白死去的恭帝感到悲哀；對於元朝統治中國心生反感；以及對於順帝出生卻無法繼位之事態不明而心存疑惑。即位後之順帝，很明顯地完全沉溺在中國文化當中，所以常被人批判，因崇拜宋朝徽宗皇帝而疏於政事。在兩事含混不清的情況之下，於是「順帝為宋朝後裔」之奇妙說法就慢慢地傳開來了。

恭帝的死因和時間地點雖然不詳，但是其他宋室後裔，則以在元為官的趙孟頫，字子昂，最為有名。另一方面，其兄趙孟堅雖為知名的花卉畫家，但是卻拒絕事奉元朝，並且後來泛舟於長江之上，十九年未曾踏上元朝領土，悠然地終其一生。繼承宋室血脈的每人的命運各不相同。

# 第四章再會

Ⅰ

伯顏回到大都之後，繼續接掌平定南宋之作戰事務的元將包括了張弘範、董文炳、阿朮、阿剌罕、李恆、范文虎、唆都、以及阿里海牙等人。

這份由各個民族之人所組成之名單，充分地顯露出蒙古帝國之性格。張弘範、董文炳、范文虎為漢族；阿朮、阿剌罕、唆都為蒙古人；阿里海牙為畏吾兒人；李恆為黨項族，為西夏王族之後裔。年齡方面，張弘範為四十歲，阿朮為五十歲，阿剌罕為四十四歲，阿里海牙為五十歲，李恆為四十四歲，董文炳、范文虎、唆都雖然年齡不詳，但是應該和其同僚屬於同一世代，大約在四十來歲左右。

這些將領們多數都只活到六十歲而已。並不是因為亡宋而遭到報應。這個現象或許應該解讀為，受到「瀆武」批判之忽必烈，他的領土擴張欲望對於這些武將們的身心而言，都是一種嚴苛的折磨。

在所有的武將之中，阿里海牙不止在勇武方面極為出色而已。他不但禁止一切在戰場之外的不必要殺戮，而且還減輕佔領地之租稅、積極發掘人才向朝廷舉薦等等，擁有相當多的德政。由於《元史》是在元朝滅亡之後才由明朝進行編纂之史料，因此對於元朝懷抱著惡意之敘述可謂相當多。儘管如此，元史之中對阿里海牙是個溫情之人這點卻詳實地加以記錄，可見這確實是個不容懷疑之事實。

這些元將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擁護二王之宋朝殘存勢力向南推進。不過，直到伯顏回到大都謁見忽必烈汗、恭帝受封為瀛國公之階段為止，文天祥尚未加入二王之朝廷。這個時候的他正處於長達百日的知名逃亡之行。

※※※

關於文天祥之脫逃與逃亡過程，從他自己以詩文形態所留下之親筆紀錄，就可以清楚明白地瞭解。文天祥不但富有文采，而且非常愛寫文章。

自從在阿朮面前離去以來，文天祥就全心全意投入逃脫計劃。由於受到賈余慶等人之嫌惡，因此文天祥之住所也單獨地設置於他處，住宿在鎮江城裡面對著大運河的一戶沈姓富豪之宅邸當中。當然，裡裡外外皆佈有重兵嚴密監護。

這個脫逃計劃一直到有個名為余元慶的男子來到文天祥的住處拜訪之後，才正式成形。余元慶曾經在鎮江擔任過武將職位，對於附近之地理環境相當熟悉。他一開口便直截了當地說明為助文天祥潛逃之來意，令文天祥大喜。然而對於金應而言，他總覺得余元慶這個人來路不明值得懷疑。先前不就是因為太過相信像張全那樣的人，將義勇軍交託於他，以致慘遭全軍覆沒之痛苦教訓嗎？儘管金應有所疑慮，但是文天祥對於余元慶卻完全信賴，並且和他與杜滸三個人熱烈討論起計劃之細節。為了不讓元軍察覺到此事，金應只能格外地謹慎留意。

余元慶有一舊識在元軍陣中擔任官吏。身份雖然不高，但是職務卻是掌管所有大大小小之軍船。余元慶秘密地探訪友人商談計劃，並且以一千五百兩銀子為酬謝，向他借出小舟一艘。

「不，這並非錢的問題。雖然微不足道，但我畢竟也食過宋朝俸祿。我一兩都不要。只不過，為了他日著想，我希望得到文丞相本人之證明文書。」

余元慶回去之後，向文天祥稟明對方之要求，文天祥非常高興。一旦船隻有了著落，就可以藉由水路前往附近港口，換乘可航行至外洋的大型船直接向南方而去。或者前往仍在宋軍固守之下的揚州城也行。不論如何，總比在陸地上漫無目標地移動要來得自由自在。而安全也一定會更有保障才對。

此時追隨在文天祥身邊的人員共有十一名。除了金應、杜滸之外，尚有余元慶、張慶、夏仲、呂武、李茂、吳亮、蕭發、王青、鄒捷。全員之姓名都一清二楚。

「這是場生死的賭注。一旦失敗誰也救不了誰。大家都想清楚了嗎？」

杜滸以覺悟之心情敦促著一行人。這一帶的元軍指揮是阿朮。他與伯顏不同，對於文天祥並無好感也無敬意。一旦文天祥脫逃，與其小心翼翼加以生擒，阿朮的選擇絕對是見到就殺。

「當然早有覺悟。」

文天祥如此回答，其他人也一副堅定的表情跟著點頭。

對於負責監視的元兵，杜滸慷慨地撒下了大把的銀子以酒食款待。

「文丞相早已和伯顏丞相結成知己了呢，一旦回到大都謁見過陛下之後，肯定會受封為元朝大臣，再回到這個地方。到時候，對你們大夥兒來說絕對沒有壞處的。話說回來，晚上到街上去喝個酒實在是不方便，能不能幫忙想想辦法呀！」

「這樣的話，請把這個拿去用吧！」

元軍的軍官將一個燈籠借給了杜滸。這是元軍出公差時所使用之物。只要有了這個，即使在夜間也能夠自由行動。

強忍住想跳起來之喜悅，杜滸若無其事地向對方道了謝回到宿舍。接下來，他們又舌粲蓮花地說服了一位長年住在該地的年老士兵，約定好在晚上的時候，讓他帶路前往港口。逃亡計劃終於到了即將展開之關鍵時刻。

陰曆二月二十九日晚上。

這天晚上，文天祥召集了元軍的軍官及士兵們，辦了一場離別的宴席。被護送之犯人以私費招待官差等等是中華帝國自古以來之風俗。

上等的酒裡早已攙入杜滸事先準備好之藥物。到了深夜，元軍的士兵們個個都已經睡得不省人事。「行動！」在杜滸的指示之下，文天祥等人迅速地換下衣服，改扮成北方人之裝束，然後悄悄地離開住處。

由於手上提著公務用之燈籠，因此完全沒有受到攔阻盤查。穿過了鎮江市集之後，一行人匆忙趕往老士兵的家中。此地之街道並非井然有序地按照計劃建設，而是相當容易迷路的複雜結構。一不小心迷了路，便向途中遇見的元軍士兵問路。懷著些微的忐忑心情向對方道了謝，一行人好不容易抵達了目的地。然而原本答應為他們帶路到港口去的老士兵，卻臨時以麻煩為理由加以推拒。

就在此時，老士兵的妻子忽然出現。見到一群行跡可疑的男人拉扯著自己的丈夫，誤解情況的老婦連忙向外奔出，打算高聲呼喊向鄰居求救。杜滸在情急之下塞了幾錠銀子在老婦手中，並且好說歹說地終於再次求得老士兵為他們引路。

文天祥將此刻之情景，寫成了一首以「定變難」為題之詩。

若使阿婆真一吼

目生隨後悔何追

「要是當時老婆婆真的放聲大喊，叫醒了附近的人們並起引騷動，想必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悔恨結局吧！」

這兩句詩的意思大致是如此。從文字之間彷彿可以看見他撫著胸膛喃喃地說道：「好險，好險，差一點就糟糕了！」的畫面。這同時也讓人瞭解到，文天祥是個即使處於危險和辛苦當中亦不失諧謔感覺的人。

然而問題還在後面。好不容易抵達了港口一看，其中不知出了什麼差錯，原本應該備好的船隻竟然不在。余元慶舊識的那名軍官亦毫無蹤影。就在困惑的當下，巡哨之元軍忽然出現，文天祥等人不得已只好匆匆離開現場。改變原定計劃，在一一地探問過所有停泊在港灣中的船舶之後，總算讓他們借到了一艘可供使用的舟艇。舟主說道。

「反正這艘船所載運的也是密售之私鹽，多運幾個人應該無妨吧！」

「這麼說來，莫非你們是鹽賊。」

「沒錯。從朝廷的角度看來確實是賊。即使朝廷由宋改元，我們身為賊的事實仍然不會改變。」

舟主笑起來的時候，被太陽和潮汐曬得黑黝黝的臉上，綻放出一抹無懼之神情。

「不過賊也有賊之堅持。雖然不知道你們幾位的來路為何，但是只要不被元軍追緝的話，我倒是可以幫幫你們。」

Ⅱ

所謂的鹽賊，在中華帝國之中可以說是反政府、反權力之象徵。

從漢代開始，鹽就是國家的專賣品，同是也是重要的財務來源，因此又稱作官鹽。雖說無能的執政者在財政困苦的時候總是不免會傾向以加重稅賦來解決難關，但是幾乎每個王朝都會順道將鹽價提高，以致鹽價變為原來的五倍、十倍、二十倍。由於是生活之中不可或缺之物，老百姓沒辦法也只好照買。無法忍受之人於是站了出來。這些人自己建立了一套賣鹽的秘密網路，自己賣鹽。也就是所謂的鹽賊。相對於官鹽，他們所賣的鹽就稱為私鹽。由於價格相當的低廉，百姓們大多樂於購買。雖說是廉價出售，但是其中之利潤對於鹽賊來說已相當充分，有些人甚至還累積起巨額財富，在社會上佔有極大之勢力。

基於上述原因，民眾和鹽賊在多數情況下，都是處於一種共生的關係，於是乎慢慢地形成將鹽賊改稱為義賊之過度美化的情況。像是《隋唐演義》以及《水滸傳》之中都有鹽賊出身之主要人物，而且相當受到庶民之喜愛。應該是其心中對於官方之反感，轉化成了對鹽賊之好感吧。

要額外藏匿十二位「客人」，對於鹽賊的舟艇而言可是綽綽有餘。一行人乘著舟向長江出發。雖然已是深夜，但是熟練的操縱技巧就像是在白晝航行一樣。這一帶到處可見元之軍船，從胄甲上所反射出來之燈火，更是令氣氛嚴肅緊張。然而鹽賊之船卻若無其事地穿梭在軍船的縫隙之間，像是滑行般地在水面疾速奔馳。

因江風吹送而鼓漲起來的白色船帆，在置身舟底抬頭仰望的文天祥等人之眼裡看來，實在相當令人安心。或許是行徑上太過理所當然了，所以一路上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元朝水軍之攔阻盤查，直到後來，終於有艘軍船慢慢地朝小舟接近。

「那艘小舟停下來！你們必須接受盤查。」

文天祥等人戰慄地握住了短劍。然而鹽賊頭目卻一副理直氣壯，笑著大喊回去：

「這舟不過是在長江上釣釣海豚罷了。絕對沒有從事任何不軌之行為。」

「有沒有不軌該由我們判斷才是。快把舟停下來。否則的話要你們好看。」

「嘿嘿，對於手無寸鐵的人如此兇悍，不太好吧！」

「你說什麼？喂、你到底停是不停！」

鹽賊刻意將小舟靠向岸邊，選擇水深較淺的地方行駛。不一會兒就把軍船給甩掉了。一邊嘲笑地回應著元軍怒罵之同時，小舟也已沒入了黑暗之中。

平安無事抵達岸邊之後，文天祥等人交給鹽賊三百兩謝銀，並向這些救命恩人詢問姓名。

但是這名男子拒絕透露姓名。

「我只是個鹽賊罷了。倘若你們成功復興宋朝，下一次我們便是違抗你們朝廷的戴罪之身了。不透露姓名，對你對我都有好處。」

待文天祥等人上了岸，朝著黑暗的深處移動之時，鹽賊一行也再次地揚起船帆。鹽賊的其中一人，滿臉疑惑地向頭目問道：

「大哥，如果把那群人抓起來交給元軍的話，一定會得到重賞的。你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被問到這個問題之時，鹽賊頭目昂然地挺起了胸膛回答道：

「我們是鹽賊。只賣鹽，不賣人。」

在一片贊同的附和聲中，鹽賊們再度將舟航向了長江。

※※※

文天祥和金應、杜滸、余元慶等人一起朝著真州城前進。真州目前仍在宋軍的掌握之中，由安撫使苗再成坐鎮死守。隨著天色轉亮，灰濛濛的天空之下出現了一片枯萎的蘆葦草原。遙望遠方，隱約可見黑黑小小之真州城牆。由於擔心元軍騎兵隨時會出現，一行人在泥濘的道路上快速趕路。

看守城門的士兵們起初以長槍對準了一行人，後來在聽到了文天祥的名字之後，便半信半疑地前去向苗再成報告。苗再成和副將趙孟錦一同親自出來迎接文天祥。文天祥等人立刻被帶往住處，換上了乾淨的衣物，並以賓客之禮受到厚待。

苗在成是鎮守於揚州之李庭芝的麾下人物之一。

李庭芝相當好於發掘人材網羅麾下。例如陸秀夫、姜才，以及苗再成都是。這些人材在宋末元初的這段時期極為活躍，有好幾人甚至還留芳後世。根據《宋史．卷四百五十一．忠義傳六》之記載，李庭芝在淮南地方設置幕府搜羅人材之時，曾有「小朝廷」之稱號。

這個時候，苗再成向文天祥提出作戰計劃，他打算聯繫分散在長江北岸獨自和元軍對抗之宋軍一起聯手出擊。尤其是聯合相互反目分別位於東方的李庭芝與位於西方之夏貴，同時從各個地方一起向元軍出擊。只要將元軍衝散，並且擊潰核心所在之阿朮大軍，江北的元軍就會整體潰敗，如此一來就可以孤立江南之元軍。大約是這樣的一個戰略。

「妙計！」

文天祥拍膝大喜，並且立刻書寫要求協助之信函，準備交予李庭芝和夏貴。

可惜這個作戰計劃時機已失。因為早在二月二十二日，夏貴就已經向元軍投降了。夏貴在宋朝是頗富聲名之老將，這一年已經八十歲了。長達四十年與蒙古之作戰早已令他精疲力竭。而且宋朝天命已盡，再繼續戰鬥下去已毫無意義。他的想法多半是如此吧。

夏貴後來亦曾前往大都謁見過忽必烈汗，並且於三年之後去世。當時的歌謠唱道「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這兩句歌詞便是在諷刺夏貴七十九歲之前一直為了大宋而捨命作戰，倘若在當時就這麼死去的話，反而不會留下背叛者之污名。

苗再成完全不知道夏貴降元之事。因此他又怎會料想得到，不論這個計劃是多麼宏大巧妙，終究也只能淪為紙上談兵而已。但話又說回來，苗再成確實為了宋朝而竭盡智勇之所極，並且把文天祥當成了難得的信賴知己。

這一天是三月一日。文天祥自從被伯顏軟禁以來，已經許久不曾如此安心入眠過了。隔天他雖然繼續休養以消除身心疲勞，但是一顆心卻為了反元軍事行動之勝算而整日雀躍不已。只是，就在這段時間當中，事態竟急轉直下有了重大轉變。

再隔日，也就是三月二日。一用完早餐，苗再成便請求文天祥為他視察真州城內外之防禦體系，並請他提供意見。文天祥是欣喜萬分地答應要求。於是便帶著金應、杜滸、余元慶等等所有同伴，一起先從城內開始視察。在前方為一行人領路的是王姓和李姓之兩位軍官。

城壁之堅固程度，士兵之井然紀律，以及充足的糧食和武器裝備等等，再再都證明了苗再成是個出色有為之將領，並且令文天祥相當敬佩。接著在王李二人的請求之下，一行人出了城門，打算進行城外視察。

豈料王和李之態度驟然改變。他們甩出了一張紙並且怒吼道：

「快走吧。你們要是還愛惜自己性命的話，就快點離開！假冒者，竟然敢自稱是文丞相來欺騙我們！」

文天祥頓時愣住。好不容易才擠出口的話，連自己都差點認不出來。

「什麼假冒者？我確確實實是文天祥啊！」

「你憑什麼證明自己的身份？」

「證明……」

文天祥啞口無言。

杜滸低吼著向王李二人逼近，不料卻被兩人一閃而過並跑回城裡。黝黑厚重的鐵門就在無情的聲響之下，於杜滸的眼前關閉。

文天祥等人被逐出了真州城。

呆立的一群人面前，忽然出現了三十名左右的士兵，提議護送他們前往揚州。在別無選擇之下，文天祥等人只得隨著士兵們開始移動腳步。

前日，也就是三月二日之時，苗再成接到了一封李庭芝從揚州送來之密函。內容主要是提到，「現有一自稱丞相文天祥之假冒人物。此人極可能為元軍密探，若是發現疑似此等人物的話，須立即予以格殺。」

苗再成極為苦惱。以他親身之觀察所見，這位自稱文天祥之人物應該不是假冒之人。但是對於上司李庭芝所下之命令，他又無法不予理會。

於是苗再成決定將文天祥等人逐出自己的轄區。不過，他還是派了三十名的士兵為文天祥等人領路。就這樣，二月二十九日深夜從元軍陣營中脫逃出來的文天祥，在翌日三月一日抵達真州。二日李庭芝的密函送達苗再成之手，三日文天祥被驅趕出真州城。前前後後的四天當中，文天祥的際遇上再次發生了激烈的轉折。

Ⅲ

關於這段奇妙的轉折，《通俗宋元軍談》之中的記述如下：「元來是伯顏之，欲以奸細之說，令李庭芝等相互猜疑」。

一旦李庭芝和文天祥聯手，共同以揚州為據點展開組織性之反元活動，對於元軍情勢將會極為不利。為了阻止上述的情況發生，因此採取反間計來離間雙方。就策略面來看，這樣的解釋極為合理。然而從時間點來看，卻怎麼說都太早了。此刻伯顏雖然仍停留在杭州臨安府，但是要在兩天之內得知文天祥逃脫之消息，並且以李庭芝為目標採取對策，實在不太可能。

文天祥會於何時脫逃，這一點伯顏應該是完全無法預料才對。另外，萬一策劃不周、反倒令文天祥之性命陷入危險的話，伯顏打算將文天祥帶回謁見忽必烈之心血不就成了泡影。伯顏和這樁奇妙的事件，應該是並無關聯才對。

苗再成從李庭芝那裡接獲之密函確實是真品。苗再成認得李庭芝的筆跡。這麼一來，問題就在於李庭芝發出這封密函之意圖究竟為何。

或許文天祥在同僚眼中之評價並不如敵方所給予的那麼高吧。儘管是科舉的榜首，但是卻無半點值得大書特書的政治或是軍事方面之功績。雖然在亡國不久前曾官拜右丞相，然而不過是形式上的而已。更何況政權就是在他的任內喪失掉的。他並無任何的權威可言。

李庭芝比文天祥年長，以科舉中試者之身份而言亦屬前輩，實戰方面的功績更是文天祥所無法比擬。在毫不瞭解文天祥這個人物的情況之下，李庭芝又怎會希望得到這種人的協助呢？若是因為草率的信任，結果卻誤將元軍密探招進城內，導致揚州陷落、李庭芝戰死，那麼尚未實現的復興宋朝夢想，不就得就此結束了嗎？

想必是李庭芝在接到文天祥的信函之時，認定文天祥絕不可能從元軍營中脫逃出來，並且將此判斷為伯顏或是阿朮等人所採用之計謀吧。於是他緊急地提出對策，萬一對方真是文天祥的話，到時候也只得莫可奈何地將他犧牲掉了。

不論實際情況如何，文天祥都不得不朝著下一個目標前進。他必須前往揚州親自拜會李庭芝。在面對面的交談之下，對方應該會明白真相的。他心中如此盤算。

原本應該將一行人從真州護送到揚州的三十名士兵，向文天祥求要了一百五十兩的謝銀之後，就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說了聲「祝您一路平安」，便半途離去了。幸好得到親切農民的引導，才好不容易在半夜之中抵達了揚州城。然而一接近城門之時，卻發現眼前都是手持火把、全副武裝的士兵們。同時還聽得到正對著士兵們下達命令的軍官聲音，「自稱是文天祥的一行人要來到揚州，就立刻將他們格殺勿論」。即便是生性樂觀的文天祥，此時也斷了進入揚州之念。正當他毫無指望地悄然步向黑暗的道路之時，忽然發現一件事情。

在他身後的四個人全都消失無蹤。李茂、吳亮、蕭發，以及文天祥寄予莫大信賴的余元慶都不見了。他們都各自攜帶了一百五十兩的銀子，想必帶著銀子潛逃了吧。

「那個姓余的，滿腦子所想的大概只有救出丞相之後會如何地飛黃騰達而已吧！一發現情況不對，前途不再光明，居然就這麼逃走了。我真是錯了，竟然會相信那樣的人！」

杜滸咬牙切齒地痛罵著，而金應只是默默地注視著文天祥之神情。文天祥雖然也沉默不語，但是氣餒之神情卻全都寫在臉上。說起來，文天祥是個表情豐富的人，因此對於情感總是毫不掩飾地加以外放。高興的時候，就像個小孩子一樣雀躍不已，憤怒或悲哀的時候，也不會刻意地去修飾。正因為如此，他給人的感覺並不像是科舉榜首之大秀才。這一點雖是他令人喜愛的原因，卻也是他招人嫌惡的理由。金應和杜滸等人就是喜歡文天祥的這種個性，所以才不計得失地追隨於他。然而理所當然的，並非所有人都能夠為了友誼或是忠誠，而義無反顧地以身相殉。

文天祥終於開口。

「他們幾個到目前為止的表現都非常好。對於離去之人再怎麼怨嘆也是於事無補，還是趕快上路要緊。至少他們沒有將我們出賣給元軍，光是這點就值得感謝了。」

最後的這一點，金應亦有同感。余元慶並不是一個陷害文天祥並欲置之於死地的大惡人。懷著小小的野心來接近文天祥，並且在付出了相對的努力與辛勞之後，判斷毫無得到回報之希望而感到不悅。僅僅如此而已。他雖然帶著一百五十兩逃逸，但心中肯定認為這些銀兩做為到目前為止之酬勞，還算是便宜了呢。

文天祥完全沒有說出一句責備余元慶之話，但是他所受到之莫大衝擊卻清清楚楚地展現在表情和態度之上。更令一行人倍感挫折的是，天上開始降下了冰冷的灰色雨滴。正當大夥兒找尋著避雨場所之時，前方忽然出現了人影。只有一人，而且還是徒步而行，應該不是元軍才對。文天祥凝神一看，對方起先也是一樣的姿勢，然而下一瞬間卻忽然屈膝跪拜。此人名為劉洙。

劉洙是文天祥妹妹之夫婿。乍然與友好的妹婿重逢，文天祥極為喜悅。劉洙和金應自然也是舊識。對於金應而言，劉洙是個遠比余元慶之輩更值得信賴的人物。劉洙一路不斷地追尋著妻舅之行蹤，一直到真州附近聽到了關於「假文天祥」之傳聞，他立刻認定此人並非虛假，並且沿路步行尋訪。

雖然心情受到了鼓舞，但是眼前的困難卻半點都沒有減少。躲入附近的馬舍暫且避雨，文天祥和劉洙開始說起了這一陣子所發生的事情。雨終於停了，但是氣溫卻越來越低，連呼出來的氣息都是白的。一踏上泥濘的道路準備離去之時，前方忽然有數百名的元軍騎兵疾馳而來。慌慌張張的一行人，這次躲藏的地點是間老舊的破廟。到了夜晚不但沒有食物，為了避免引起元軍注意，甚至連火都不敢升起。正當大夥兒空著肚子準備就寢之時，廟門忽然開啟，五六個男人踏進了廟裡。

他們是前往揚州賣柴的樵夫。因為天色已晚而且又下起了雨，所以打算在廟裡過上一夜等天亮再走。樵夫們看見文天祥等精疲力竭的模樣十分同情。

「反正我們也正要吃飯，而且還多帶了些食物呢。如果不嫌粗糙的話，就和我們一起吃吧！」

樵夫們於是著手炊米、煮菜、烤餅，並且將食物分給了文天祥等人。由衷地向對方道謝之後，文天祥等人開始狼吞虎嚥地吃著食物。

「話說回來，不論是鹽賊也好，礁夫也罷，和國家興亡毫不相干地過著自己生活之人還真多呢！」

文天祥想到了此事。他並非心存羨慕。而是自己既已獻身朝廷，那麼就絕對不可能無視於國家興亡，獨自存活下去。

Ⅳ

翌日早晨起了一片霧。將謝銀交給樵夫並且詢問了前往高郵城的路途之後，文天祥等人繼續趕路。接近中午之時，霧氣忽然急速消散。猛然一看，大約三十步左右的前方，出現了一隊元之騎兵。

「是元軍！」

眾人急急忙忙地想找尋藏身之所，但或許就是因為如此，反而引起了對方之注意。二十騎左右的元兵發出了怪叫，驅馬向文天祥等人靠近。這一隊騎兵並非漢人而是蒙古士兵。

路旁正好是一大片的竹林。文天祥等人遂逃入竹林之中。元兵首先向竹林中猛烈發箭，然而全被茂密的竹子所阻擋，連一箭也沒有命中。元兵們惱怒地拿出了蒙古式的直刀策馬入林，一邊以直刀鏟倒竹子，一邊追趕著文天祥等人。

文天祥奔入了濃密的竹林之中屏息躲藏。手中雖然緊握著短劍，但是身邊卻無對抗之對手。

追隨著文天祥的數名隨從之中，張慶在近距離中箭倒地。鄒捷受到馬匹之踐踏而動彈不得。王青則無處可逃地被牢牢擒獲。元兵雖然持續地在竹林內外不停地奔走探尋，但是過了不久便在一陣相互的叫喊之下，將王青拉上馬背逕自離去。他們似乎並不知道這群人是文天祥一行，因此在適可而止的情況之下便停手離開。文天祥總算又得救了。

張慶和鄧捷雖然負傷，但是性命均無大礙。文天祥等人急忙地為兩人處理好傷處之後，便離開了竹林。心中雖然掛念著被抓走的王青，然而卻什麼辦法也沒有。

現在一行人的總數只剩下八人。文天祥、杜滸、金應、劉洙、張慶、夏仲、呂武、鄒捷。其中兩人負傷，由同伴攙扶著行進。

一行人擔心著元軍會再次折返而快步行走，然而卻完全摸不清方向。正當困惑不已打算走一步算一步的時候，路旁的林子裡忽然躥出了幾條人影。眾人在戰慄之中屏息以待，原來是從附近的村子裡前來撿柴之村民。

「我們剛剛受到元兵襲擊。請問高郵城在哪個方向？」

杜滸開口向村民問路。見到一行人之慘狀而同情不已的村民，立刻為眾人指引道路。文天祥又再一次地為無名之庶民所救。

高郵是個面對著大運河之城市，對於固守揚州的宋軍而言是個補充物資的據點。由於這個原因，所以附近不時有元軍的騎兵隊出沒。為了不讓元軍發現，文天祥一行必須更加小心防範才行。在蘆葦中藏匿了一夜，一直到三月六日的破曉之時，才終於進入了高郵城。稍微喘息片刻之後，眾人赫然發現城門內側掛著一道標語，上面寫著「發現假文丞相立即格殺勿論」。驚慌的一行人於是急忙找了條小船，希望藉由水路或是河川前往安全的地方。

三月十一日。文天祥等人好不容易來到了泰州城。一行人至此總算能夠找間像樣的旅舍住下來，沐浴更衣，飲酒吃飯。宋代是中國料理突飛猛進的一個時代。地處長江下游的這個地區尤其以魚、鴨、鵝等等料理最為美味。使用豬肉或羊肉的料理也不少，唯獨牛肉似乎不太常見。生魚偶爾也會做成醋拌魚絲食用，水果之種類也非常豐富。杜滸一人似乎就解決了三人份之食物。

翌日一直到接近中午的時候，眾人才總算起身活動。吃過了加有魚和蛋的粥做為早餐之後，便外出尋找航向通州的船。到了通州就可以找到航行外洋之大型船。千辛萬苦地來到這裡，好不容易終於可以藉由海路通往南方，並且和二王一行會合了。找尋船隻雖然花費了十來天，但是在這段期間裡，文天祥等人也總算得以好好地吃、好好地睡，一解先前充滿著艱辛困苦的旅途疲勞。「再也沒有比這十日的休息更值得感謝的事情了」，文天祥感嘆地敘說心情。三月二十一日，眾人搭上了好不容易找到的船隻航向通州。

「就從現在開始，就從現在開始。」

文天祥喃喃說道。那口氣既熱切又樂觀。他的心中早已熊熊燃燒著復興二王宋室之希望。

「真是奇妙的人啊！」

對於文天祥擁有無限敬意和好感的金應如此想道。雖然有過一時的失望與氣餒，但是文天祥似乎從來不會絕望。

抵達通州，受到知事楊思復之歡迎款待，接下來就等大船出港的日子到來。

閏三月五日早晨。強烈的風寒擊倒了金應。就在他察覺到不適的當下，忽然一陣暈眩狂襲而來，令他踉蹌了幾步，接著便連身體的平衡也維持不住地倒臥在地。視線變得灰暗，著急地喊叫著的文天祥之聲音也急速遠離。

連續九十日以來的逃亡旅途之艱辛，似乎在金應的身上造成了超乎他自己想像的嚴重傷害。儘管文天祥和劉洙二人拚了命照顧，閏三月十日，金應終究在高燒不退的情況之下，嚥下了最後一口氣。他的名字被記載於《宋史．卷四百五十四．忠義傳九》，並且一直流傳至今。

抱著金應的遺體，文天祥像個孩子般地嚎啕大哭。對於文天祥而言，金應不止是單純的部下而已，更是寄託著深厚信賴之友人。杜滸為行動之人，並非文事人才，因此文天祥之秘書輔佐唯有金應，別無他人。

在劉洙及杜滸的安慰與鼓勵之下，文天祥為金應舉行葬禮。由於仍在旅途之中，所以一切都極為簡單樸素。文天祥還作了首詩以表對亡友之感謝。

「通州一丘土，相望淚如傾。明朝吾渡海，汝魄在他鄉……」

處理完金應喪事的數日之後，文天祥改乘大船，從長江河口出海向南前進。這一次陪伴在他身旁的只剩下杜滸、劉洙、呂武、張慶、夏仲、鄒捷六名。文天祥再也禁不起失去任何一人。

Ⅴ

正當文天祥經歷著艱辛重重的旅程之時，南方二王之處境也並不安樂。

雖然在婺州有陳宜中和劉聲伯一行的加入，但是幾乎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他們便繼續向溫州前進。大家都心知肚明，待范文虎將兵力重整之後，一定會再度追來。為了擺脫騎兵之追擊，一行人選擇了險峻的山間道路。放棄馬匹徒步而行，沿著樹葉茂密的林間山路步行前進。

楊亮節背著益王，陸秀夫背著廣王。楊淑妃則由宮女們牽著手，並從背後推扶著步行。陳宜中和劉聲伯也邊喘邊走。帶頭領路的是一個叫做林琦的人。他原本就是此地土生土長之人，對於地形相當瞭解，所以由他來指引一行人前往溫州之路。在第一天接近傍晚的時刻，後方出現了叫喊，同時飛來了好幾支箭，有的刺中了樹幹，有的插入了地面。數百名元兵追蹤而至。張世傑忽然記起了帶頭指揮的那個男人的臉。

「那傢伙不是張全嗎？」

張全就是在常州等待救援卻在陣前逃亡的那名男子。那個時候他捨棄了文天祥交託於他的義勇軍逃逸無蹤，以致義勇軍全軍覆沒。後來張全向元軍投降，並且被置於范文虎之麾下。現在他就是奉著范文虎之令，指揮元軍之先鋒部隊前來緝拿二王。

「可惡的傢伙，居然不要臉地成為侵略者的走狗，還來拘捕自己的舊主！」

憤恨不已的張世傑轉過身去，打算衝入元軍之中殺個痛快，但是卻為陸秀夫制止。

「張全那種小人，只要宋朝能夠成功地復興，什麼時候都能夠加以誅殺。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守護二王抵達溫州。」

如果不能到達溫州的話，就無法從海路集結各路同志。像這般地在山中逞強示勇根本毫無意義。這樣的道理，性格剛烈的張世傑完全能夠理解，於是便守在隊伍的最後面，保護眾人前進。

逃的一方拚命，追在後面的張全也拚著命。因為元軍貼出了告示，只要擒得二王，就能因功封賞為萬戶侯。張全可不打算永遠地屈居於范文虎麾下。

一心一意追捕著獵物的張全，根本想像不到自己正被什麼人給盯住了。他攀著樹木及藤蔓爬上了斷崖上的小徑。遠遠的山下似乎傳來了溪流般的水聲。前方隱約可見二王一行之士兵胄甲及宮女服飾所閃耀出來的光芒。他完全沒有注意到後方之動態。忽然之間，一條黑影劃破風中從張全的頭頂落下。

接下來，只聽到一聲長長的慘叫，張全和黑影便糾纏在一起跌落至溪流之中。

張全的部下慌慌張張地停止對二王之追逐，轉而搜尋掉入溪中的主將。好不容易沿著斷崖之小徑下到溪谷，眾人叫喊著主將的名字，並且四處尋找了片刻，接著終於發現在水中載浮載沉的張全身體。只有身體而已。他的頭不知道掉落至何處而不見蹤影。血水已被溪流沖洗乾淨，因此頸部的平整切口看起來是白色的。

張全的部下個個戰慄不已，並且驚慌失措地達成協議。不論是多麼豐厚的懸賞，在失去了指揮官的情況下繼續深追的話實在過於冒險。元兵決定暫且撤回。目送著這些元兵離去之後，一個男子的臉從水中巖石的陰影處冒了出來。

「還是死不了嗎？沒想到要死還真不容易啊！」

這個渾身淌著水滴如此自嘲的男子就是鄭虎臣。

※※※

完全不知張全橫死，二王一行繼續沿著山路前進。根據《宋史》所述，這段山中逃難之行持續了七日。經歷了千辛萬苦之後，二王一行總算抵達溫州。

溫州市正好面對著甌江，是個通達外海的港口都市。由於氣候溫暖，因此在唐代之時便被命名為溫州。茶葉、蜜柑、竹子等等之買賣相當知名。

這裡有座名為江心寺的寺廟。它是一間和宋朝頗有淵源之寺廟。那是距離此時大約一百五十年左右的事情。宋朝高宗皇帝被渡過長江南下的金兵追擊之時，曾經短暫地藏身於寺中。後來幸得韓世忠、岳飛等等「抗金名將」之反擊，將金兵驅逐回長江以北，高宗皇帝才得以回歸臨安。由於這段插曲，江心寺從此以後便成了所謂的吉祥之地，而極為聞名。二王一行在此寺中再次宣誓「復興宋朝」之志，並且向各地廣發檄文，招募勤王軍隊。

經過五日左右的休養，山中行之疲憊已差不多回復之際，陸秀夫提出了建議。溫州雖為良港，但是土地狹小，無法集結大軍。不如南下以福州為根據地。

臨安府開城投降之前，陳宜中為右丞相，而陸秀夫只不過是個禮部侍郎。丞相和地方首長之間的地位差了一截。除此之外，在年齡方面也是陳宜中稍長。

儘管如此，陳宜中卻有種被陸秀夫壓倒之感覺。雖然來到二王身旁效力，但是臨安府投降之前的逃亡所造成的自卑感始終都存在。張世傑等人嘴裡不說，但是臉上卻彷彿寫著「事到如今你還來做什麼？」之表情。陸秀夫仍是一貫地謙恭有禮，只是內心不知想法如何，陳宜中不覺在心中臆測了起來。

到達溫州之後，陳宜中注意到一件事情。僅次於張世傑的猛將劉師勇不見了。這個人應該不是個會降服於元軍的人，所以特別詢問了他的下落，豈料得到的回答竟是「醉死了」。

「真是太可惜了。」

陸秀夫以沉痛的表情說道。

陳宜中回憶起當初聽到常州陷落以及大屠殺消息時的情形。那個時候陳宜中當然也對元軍之殘酷感到戰慄不已，接下來又聽到劉師勇等四位將軍拚死奮戰的義舉，更是忍不住地發出嘆息。不止是單純的感慨而已，陳宜中還想到了另一件事情，並且不知不覺地脫口而出。

「話說回來，那個時候他們幾個若是不要多做無謂的抵抗，常州的百姓或許就不至於慘死了。」

陸秀夫回答的語調相當冷漠。

「若是聽到丞相所言，元軍官兵想必會十分喜悅吧。自己的所作所為竟然有人認同呢！」

「啊、不，我的意思並不是要為元軍之惡行正當化！」

陳宜中驚慌失措地死命辯解。

「我由衷地認為四位將軍真的是忠勇至極，然而下場卻如此悲慘，實在是令人遺憾。」

「不投降就是死。逼迫他們在二者之中選擇其一的是元不是宋啊！」

「沒錯。你說的對。」

陳宜中點頭贊同。他實在厭惡自己，為什麼明明瞭解陸秀夫的話中之意，但是嘴裡卻仍舊不自覺地吐出了這般低俗的感傷。倘若自己心中一開始就抱持著那種想法的話，根本就沒有必要特意趕來投效二王吧。如同劉聲伯所說的一樣「將國家興亡置之度外」，什麼都不管地悠然自在地過著生活也好。再不然，像留夢炎一樣投降成為元之臣子也不錯呀。然而他就是做不到。特意前來投奔二王的陳宜中，仍然無時無刻地在追尋那不可能存在之「最好方法」。

順應陸秀夫之提案，二王與楊淑妃沿著海岸南下福州。每天每天都有宋朝舊臣及義勇軍前來加入，就強化勤王軍隊這一點來說，此時可謂是極有希望的一個時期。

五月一日。

益王．趙昰於福州行宮即位。此後被稱之為端宗皇帝。同時年號也改元景炎元年。自臨安府脫逃以來，已經過了四個月。母楊淑妃封皇太后，弟廣王．趙昺則封衛王。

臣下方面，陳宜中為左丞相，仍在揚州固守著宋朝孤壘的李庭芳敘任右丞相。張世傑為樞密史，陸秀夫為簽書樞密院事。陸秀夫這個職位，稱得上是張世傑之首席顧問吧。雖然身為文官，但他在軍事方面的知識與經驗都獲得極高之評價。

除此之外，陳文龍與劉聲伯同任參知政事，也就是副丞相。

劉聲伯起初驚訝地堅決推辭。他認為自己並非足以擔此大任之人才。然而在陳宜中以公事輔佐為由的請託之下，才不便拒絕地接受了這個職位。由於劉聲伯原本就是「六君子」之一而頗富聲望，因此其他人對此並無異議。

陳文龍在臨安府時就曾敘任過參知政事一職。本名子龍，因度宗皇帝之賜名而改名文龍。天生富有文采，是個相當剛毅之人。在臨安投降前的三個月左右，他因厭惡朝廷之混亂與無能而辭官返鄉，直到最近才從遠方趕來福州，加入這個小小的朝廷。

分散各地的宋室子孫也陸續趕來會合，福州剎時之間集結了一股極大的反元勢力。

可航行外海的大型船有二千艘。文官、宮女、宦官、兵將以及其家族之人數總計約有十八萬人。這就是擁立端宗皇帝之大宋「新朝廷」。

數量或許有些浮誇吧。然而在領土幾乎完全喪失、臨安府已開城投降的情況之下，仍然能保有這樣的勢力，倘若沒有像元朝這般強大之外敵侵略的話，大宋王朝的命脈或許尚能延續也說不定呢。

從淑妃升格為皇太后的楊氏是個權力欲望薄弱、非常善良的女性。由廣王變為衛王的趙昺雖然不是由她所生，但是對於年幼即失去生母的趙昺，楊氏卻也極為疼愛，而趙昺也非常喜愛與她親近。

在同一段期間裡，文天祥正乘著船由海上南下，並於四月八日到達溫州。時間正好在二王動身至福州之後不久。

雖然晚了一步，但是沒有必要失望。因為只要繼續前往福州就行了。

不光是文天祥而已，許多男男女女分別從海路及陸路趕來溫州，接著又從該地出發前往福州。這些人並非受強制被迫前來，而是一群抱持著反元志向的人們，因此他們個個活力充沛，聲音也很大，充滿了熱切鼓舞之氣氛。當然，這些人們的心中一定各自有著自己的想法與期望。

文天祥寫了封呈送福州朝廷之表文，遣劉洙為使者送出。即使處於這樣的情況，形式上還是得循規蹈矩才行。乘上從溫州開往福州的船經過三日，劉洙平安無事地抵達。

在等待劉洙回來的這段期間裡，文天祥和其他部下士氣高昂地重新研擬著對元之戰略。他還一度來到了高宗皇帝曾經滯留過的江心寺。這裡有張高宗坐過，一百五十年後再度被端宗坐過的椅子。文天祥對著椅子行禮朝拜，誓言復興宋朝。

劉洙之歸來遠比預想的要晚了許久，一直延遲到五月的中旬左右。而且不是單獨回來，另外尚有數名朝臣陪同。這幾個人都是文天祥的舊識。

劉洙之晚歸其實事出有因。文天祥的存在，令福州的新朝廷感到相當困擾。

事實上，新朝廷對於文天祥之事根本從未放在心上。他們只知道文天祥被伯顏軟禁，並且和祈請使們一同被帶往遙遠的大都了。揚州和真州前來加入新朝廷的人士雖然曾經提過「文丞相似乎已從元軍手中逃脫」之事，但是聽者大多抱持著「可能嗎？」之懷疑態度。

「這個自稱是文天祥的人可能是個假冒者。」

朝中雖然出現了這樣的聲音，但是從表文之筆跡判斷，似乎確是本人無誤。於是朝廷派遣了數位認得文天祥面孔的朝臣前往確認，然後才準許他前往福州行宮朝拜。

就這樣，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和隨同他自通州前來的心腹們一起到了福州。換上朝服冠戴之後，一行人便前往行宮。聽到傳聞的士兵和庶民們紛紛擠在道路兩旁觀望，從杭州臨安府來到此地之人半數以上都認得文天祥。

「的確是文丞相呢。幸好他平安無事。」

民眾們發出了歡呼之聲。抵達行宮之後，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人與文天祥均為舊識，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懷疑他的身份。

右丞相兼樞密史。這是福州新朝廷賜予文天祥之官位。

文天祥從臨安府出發前往伯顏本營之前，就已經受封為右丞相兼樞密史。說起來雖然是官復原職，然而不論是右丞相或是樞密使之身份，文天祥都毫無全權做主之權力。因為還有另一位右丞相李庭芝，現在仍然固守在揚州城。而樞密使也另有張世傑。這一位則身在福州，為了重新編整宋朝軍隊以及擬定對元戰略而終日忙碌不已。

李庭芝之所以受封右相，主要是因為他對朝廷之功勞與忠誠，說起來只是個榮譽職罷了，問題就在於張世傑。

張世傑與蒙古軍之對戰的經驗已有二十餘年，同時也建立了無數功勳，有時還會親身揮劍直搗敵軍陣容、突破重圍。在軍事方面他對自己抱持著莫大之自傲。

然而處於他上位者，竟然是個連一次實戰經驗都沒有的文天祥。撇開復興宋朝之志向不談，張世傑的心裡是絕對不可能感到愉快的。

# 第五章海上朝廷

Ⅰ

福州位於閩江這條相當大的河流左岸。雖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大陸東南部之著名港市，不過真正開始發展起來是唐代以後的事情了。在唐朝滅亡後的五代十國期間，群雄之一的王審以福州為首都，在此建立了閩國。

福州所在之福建路就是未來的福建省。雖然氣候溫暖、有著豐盛的水源及農作物，但是地形上山多平原少，感覺有點被其他的地方孤立。比起山路，人們更加積極地開發水路，在複雜的海岸線各處建立良港，並由此航向廣闊的外界。宋代，尤其是南宋時代，海岸沿線每隔三十里就設有一座燈塔，海外貿易所獲得之利益每年更是高達二百萬貫（一貫為銅錢千枚）。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福建裡的幾個港市都極為繁榮。

不過，目前位於福州的朝廷似乎缺少了那麼一點活力。

沒有一個具有壓倒性權威及聲望的人能夠指揮朝廷，這就是位於福州之端宗政權的實際狀況。

皇帝年幼。皇太后亦無政治上的野心及欲望。左丞相陳宜中缺乏決斷力和人望。右丞相李庭芝遠在揚州。樞密副使．張世傑光是軍務就已忙碌不堪。文天祥之手中幾乎毫無實際權限。為了不落人口實，他也不再前往行宮上朝。

說來真是諷刺，文天祥之名在敵軍方面反而更受重視。他在伯顏和呂文煥面前是多麼的威武凜然。在阿朮面前又是多麼地昂然不屈。知道這一切的人全都在元軍陣營當中，宋人誰也不知。唯一對文天祥友善的家鉉翁又遠在大都。儘管元朝同意他的隱棲生活，但是卻不準他離開大都。換句話說，能夠為文天祥作證的人，半個都不在福州。

「文丞相為了從元軍的魔掌之下逃脫，不知歷盡多少艱辛困難。說起來就不得不令人辛酸流淚。他的極致熱誠，實在可為萬人之鑑。」

在杜滸等人的極力強調之下，有人大受感動，也有人心生反感。就算文天祥確實曾受過艱辛吧，但是其他人不也是同樣地歷經千辛萬苦才到達此處？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放棄安樂生活來到福州，從此之後即將承受勞苦的人們，難道他們的志節就劣於文天祥嗎？

「總而言之，你想說的就是你們究竟是多麼地勞苦功高，不是嗎？」

在路邊佈滿著濃密的亞熱帶樹木陰影的福州城裡，有個男子對著杜滸如此說道。此人姓蘇名劉義，目前官拜將軍。

「又沒有人強迫你們這樣做，別再賣弄自己的勞苦了，可憐蟲。」

「你說什麼？自己還不是個什麼忙也幫不上的無能者。」

眼看兩人即將扭打在一起，劉洙連忙阻擋在二人之間，好不容易才挽回了局面，不至於鬧到不可收拾之地步。

蘇劉義這個人並未得到《宋史》立傳。雖然經歷不詳，但是卻以張世傑副將之身份一直堅持到最後。

不論是杜滸還是蘇劉義，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上司而爭執不休，然而從週遭人的眼裡看來，理所當然地會將之解讀為「文天祥與張世傑之對立」。這樣的傳言難免會傳入文天祥和張世傑的耳中。只是兩人都不是那種會怒氣沖沖地罵道「那個傢伙真是不可原諒，一定要找他算賬」之小人，因此也從未積極地想解開誤會。

陸秀夫對於文天祥和張世傑之間的不融洽感到十分憂心。儘管有心排解，讓二人握手言和，奈何手邊迫切需要解決的事情太多，所以遲遲都沒有進行。

楊亮節在朝中的發言激增，同時也越來越見跋扈。楊亮節為皇太后楊氏之兄，官封駙馬都尉。這本來是個沒有實權，只是為了彰顯外戚身份之官位，但是楊亮節卻自恃為端宗皇帝之舅舅，明目張膽地在宮廷裡擴充勢力，並且相當專橫妄為。

「真是令人驚訝。到了這步田地居然還有外戚妄想在朝中專權。」

秀王趙與檡咋舌嘆道。這個人物從其稱號及姓氏就可知道是宋室皇族之一員。杭州臨安府的投降開城令他極為感慨，但是聽聞端宗於福州即位之後，他便隨即趕到。年紀輕輕地尚不滿三十，外表給人一種貴公子之印象。從那玉樹臨風的外表看來，實在令人難以想像他原來是個相當驍勇之武將。

據《宋史》之記載，這位貴公子具有強烈支持朝廷之皇族意識，並且經常至行宮參拜並提出意見。

「朝廷裡若是有人專權獨裁，不但無法善用人才，就連能否採用正確意見都令人質疑。如此一來肯定會對國家的重建形成阻礙。目前首要之事就是解除楊駙馬（駙馬都尉楊亮節）之權力，他只要好好地守在皇上身邊就行了。」

秀王如此地直言不諱，自然令楊亮節極為不悅，於是便刻意地讓秀王與宮廷疏遠，甚至運用計策欲將秀王趕出福州。察覺到此事的秀王，只得積極地為出征做著準備。他並對左丞相陳宜中說道：

「我雖然才疏學淺，對於國家體制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左丞相的地位應該不至於在駙馬都尉之下才對呀。為什麼你不能負起責任，制止外戚干政呢？」

「皇太后對楊駙馬相當信賴，毫無理由會將他排除在外。」

「手足之間的信賴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關係到國政或是軍事的話，就得另當別論了。」

「這是當然！」除此之外除宜中不知如何回答。

這段時間，杜滸奉朝廷之命敘任司農卿一職。這原本是負責農政的一個大臣位置，不過這個頭銜本身一點意義都沒有。杜滸實際的任務是在福州之北的地區集結兵士和糧食。為了執行這樣的任務，倘若身份是個無職無官的民間百姓，恐怕會非常不便，因此特賜予他司農卿之官銜。

「為了報答朝廷之恩與丞相之恩，此去我一定集結十萬大軍回來。請靜候佳音。」

在問候過文天祥之後，杜滸便從福州出發，沿著海岸線北上。這一次的分開對於文天祥和杜滸而言將是永遠的離別。

「福州並無自己容身之地。況且此地也沒有任何一件自己能夠做的事情。」

進入六月，文天祥有了如此覺悟。他命令劉洙與呂武秘密到福州的西方去進行調查。目的是為了找尋在脫離朝廷之後，能夠獨立採取軍事行動之根據地。文天祥之所以決意如此，或許是因為沒有機會接觸到端宗皇帝本人，培養出深厚感情，所以不管怎麼說，他都只能在理念上對著抽象的國家或是朝廷之存在盡忠而已。這一天，文天祥前往陳宜中之住處拜訪。

「據劉參政所言，左丞相在醫藥方面似乎造詣極深。」

劉參政也就是參知政事劉聲伯。陳宜中謙遜地回答道：

「慚愧慚愧，多少有些心得罷了！」

「不知可否麻煩丞相為我配一副藥。」

「你哪裡不舒服嗎？」

「不是的，我想求的是吃了之後有害之藥。」

文天祥面帶微笑地告知一臉疑惑的陳宜中。

「我打算在最近率領一軍前往西方。倘若不幸事與願違被敵軍打敗之時，我希望能夠用藥自殺了結性命。」

「這……」

陳宜中啞然了。文天祥的心情，此時的他瞬時之間完全明白。這個充滿著熱情與行動力的人物，無法繼續留在福州。

「萬一不幸戰敗的話該如何是好？我已經一度淪為元軍之俘虜了，絕對不願再次面對這樣的侮辱。」

「我明白了。我實在很不願意幫這樣的忙，不過還是把手邊的藥給你吧！」

陳宜中站了起來，伸手在藥箱中搜尋著。

「這藥叫做腦子，一口氣吞下去的話，幾乎不會感覺到痛苦，立刻就會死亡。」

「太感謝你了。」

「不過，宋瑞大人，可能的話請你盡量不要用到這個藥。你可是朝廷的重臣啊。如果因為一時衝動而做出危害自己之事，反而是朝廷的一大損失呀！」

「您這番話，我愧不敢當。」

文天祥簡短地予以回應，並且微笑著改變話題。

「左丞相既然身為名醫，那麼天下之病可不能不治好呀！」

文天祥的話中令人感受到一股率直的善意。陳宜中一陣惶恐，接著便以同樣率直的口吻回應對方之率直。

「這……這恐怕不是我能力所及之事業，我想還是交由比我更有能力之人才來完成比較好吧。我真希望能夠早出生個百年，活在太平盛世之中。那樣的話，我或許還能稍稍對朝廷有所貢獻吧。」

文天祥沉默地凝視著陳宜中。像文天祥這般積極尋求實現抱負機會的人，陳宜中的話聽起來肯定是充滿了懦弱與無能。然而文天祥卻什麼話都沒說。倘若時間回到他尚在臨安府的當時，他或許會言辭鋒利地指責陳宜中的錯誤想法吧。不過，之前經歷了充滿辛苦艱難的百日逃亡之行，似乎教會了文天祥這位大秀才如何去包容人性弱點。不久之後，文天祥向陳宜中告辭離去。

Ⅱ

趙時賞也是宗室的一份子，字宗白。原本在宣州地方擔任知事，在元軍進犯之際亦曾指揮過義勇軍奮戰抵抗。後來被朝廷任命為軍器太監，這個職務算是兵器製造局之首長。不過在很短的時間裡，當二王在劉師勇的守護之下逃出臨安之時，他便追隨在後前往會合，並且參與了歷經七日的山中之行抵達溫州，接著再一起來到了福州。

他是對於文天祥抱持著好感的少數高官之一，而且還自願成為文天祥之副將，官職名稱為參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趙時賞在臨別之前至秀王．趙與檡之處拜會問候。在奉上茶水之後，秀王便批評起朝廷之現狀。

「忠臣和義士的人數雖然很多，但是卻缺乏一個將所有人整合起來的核心存在。張樞密（樞密副使．張世傑）雖然忠勇無雙，只可惜似乎達不到那番境地。」

「我打算追隨文丞相一起行動。如果可以的話，秀王殿下是否願意加入同行？這對文丞相還有我都是極大的鼓舞。」

秀王深思了片刻，最後搖了搖頭。

「算了、還是不要吧！」

「為什麼呢？秀王殿下的正論很可惜並無法令朝廷採納。如果是文丞相的話，我想你們一定能夠彼此瞭解的。」

「就是因為這樣。」

秀王以銳利的眼光注視著趙時賞。

「追隨文丞相的人似乎早已不是為了大宋，而是為了文丞相而戰。唉，我的意思絕對不是在暗示文丞相有異心。他是那麼單純正直的一個人。只是……」

秀王的表情軟化了下來，接著並改變話題。

「不論如何，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路。你好好地去吧。我也會以我自己的方式繼續戰鬥。改天到了地下，讓我們再一同毫無遺憾地暢飲美酒吧！」

文天祥於福州行宮出仕之期間，約從景炎元年的五月下旬起至七月上旬為止，不過短短的四十日左右。在這段期間，文天祥一直不斷地思考著自己所應採行之道路。是自己太缺乏協調性呢，還是張世傑等人的度量不夠寬宏？不論答案為何，文天祥所能選擇的唯有踏上孤獨一人之道路。僅僅只有少數的知心者願意追隨於他。趙時賞就是為首之一人。

從福州出發，沿著閩江逆流而上大約二百五十里左右，就可抵達南劍州。這是一個位於山間內的小城市。此處有兩條河川交會，在形成閩江之後便往福州方向流去。地處水陸交通之要塞，應該是個最適合成立前線司令部的地點。文天祥在此處設立了一個簡單的右丞相府，與趙時賞、劉洙、呂武、張日中、鞏信、劉沐等等幕僚共同展開作戰行動。

文天祥原本就曾在此處擔任過知事一職，並且相當真誠熱心地履行自己分內之職務。其結果，不但對於地理、民情都極為瞭解，而且還廣結人脈，成為眾望所歸之清官。

在常綠樹林叢生的山地各處皆有小徑相通。那是鹽賊在內陸運送私鹽之道路。利用這樣的小徑由內陸出沒，對元軍加以擾亂。文天祥所構想出來之戰略就是後世之中所謂的游擊戰。

「話說回來，要是他們在這裡就好了。」

即使到了現在，文天祥還是不能不感到深切地痛惜。去年秋天由他率領至杭州臨安府的兩萬名義勇軍，若是身在此地的話，不知會成為多麼令人信賴的戰力啊。只可惜文天祥因一時疏忽錯信了張全那種小人，以致勇敢而忠貞的他們在常州附近的平原上慘遭元軍消滅。如果是像這樣的山岳地形，他們一定能夠發揮本領，讓騎兵為中心的元軍大吃苦頭吧。

在上位者如果判斷錯誤，就會造成在下位者之徒然枉死。文天祥深刻地領會到這一點。雖然是極端淺顯的道理，但是不愛惜生命和草率地對待生命完全是兩回事。

倘若由自己親身指揮，就可以確保士兵們不致平白喪生。文天祥下了這樣的決定。在他以使者之身份前往伯顏陣營之時也是一樣，文天祥的一生之中，意志的堅定總是凌駕於恐懼不安之上。就算此時此刻，要他憑一己之力對抗數十萬的元朝大軍，他也不會有半分的恐懼。

※※※

秀王．趙與檡之觀察是正確的。不因臨安開城投降而屈服，毫不畏懼元軍勢力繼續為復興宋朝而奮戰不懈的忠臣義士相當的多。只可惜他們一個個都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與大敵對抗，以致終究被各個擊破。

「廣王在福州即位。同時將年號改元為景炎元年，兵力據說已達十萬。」

「從我方軍中逃亡的文天祥也抵達福州，敘任右丞相。」

這樣的訊息由快馬傳達到了遙遠的大都。大元皇帝立刻頒下詔書，命令諸將討伐僭越稱帝之宋朝餘黨。

久攻揚州不下的阿朮在接到命令之後神色大變。如果再無法攻陷揚州，自祖父速不臺以來三代在蒙古所建立起之武將門第之威名一定會受到損害。

阿朮怒氣騰騰地站立在陣前大聲指揮著部下，對揚州進行猛烈之攻擊。回回炮轟然地發射出粗壯之火箭，把城牆的一部分擊破。數百座巨弩發出鳴響，向城裡投以豪雨般之弓箭。除此之外，還同時挖掘地道打算從地下入侵，並且在城牆外側堆積土山，想從土堆上跳入城裡。

然而，這幾種不論是正攻法還是突襲法，全都被李庭芝給一一化解掉。宋軍從城牆上施放火箭將元軍的巨弩燒燬，在地道灌水將元兵溺斃，對於藉著土堆湧上的元兵則投以箭林石雨。元軍的傷亡極為慘重，迫使阿朮終於耐不住性子地拿出了命令投降之詔書。這是宋朝謝太后在程鵬飛逼迫之下所書寫之詔書。他在城牆下宣讀詔書內容，並且告訴對方若是不降就是不忠。

「我李庭芝奉皇命鎮守此地。此城既為國家所有，即便是謝太后親自到此命令開城，我也絕不可能遵從。」

李庭芝在城牆上如此回答道。

「汝等北狄，素來不都是以武力征服他國而感到自傲嗎？那麼何不以堂堂的戰爭來奪取此城？打著謝太后的名號，要求投降未免太沒有骨氣了吧！」

被斥為沒有骨氣的阿朮憤怒不已，雖然繼續進行著更為猛烈之攻擊，然而卻完全動搖不了揚州之防衛，只是徒然地令元軍的死傷人數不斷地增加而已。

進入六月，持續守衛揚州的李庭芝接見了遠從福州而來之使者。這是新朝廷派遣至此的密使。

「命李庭芝敘任石丞相。」

以黑暗之夜色為掩護，突破阿朮之警戒網而進入城裡的使者，如此傳達著皇帝之敕命。接著使者繼續傳令──「命姜才為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到目前為止一切還好，直到使者傳達了朝廷旨意，希望能夠南北呼應（福州及揚州）夾擊元軍，並且催促李庭芝立即行動，先至福州商討作戰計劃。

李庭芝陷入了深思。福州新朝廷所要求的作戰計劃根本就是紙上談兵之空論。福州大軍若是不北上的話，光憑揚州單薄之兵力，根本不可能與元軍進行野戰交鋒。「南北呼應」說起簡單，但是要確實達成呼應的話，必須有相當的條件才做得到。

敕命不可違抗。不過若是能想辦法將阿朮擊斃的話，或許能夠讓元軍陷入大亂，而一口氣將形勢扭轉過來也說不定。

李庭芝喚來部將朱煥，委託其鎮守揚州。自己則與姜才率領精銳之二百名騎兵，在深夜裡秘密出城。他打算先到鄰近的泰州城去，然後從那裡乘船走海路前往福州。「只要堅守一個月左右吧。我一定會從福州帶領援軍回來的。」李庭芝說完之後朱煥畢恭畢敬地接下命令。

即將天亮，眼看就要抵達泰州城的那一剎那，李庭芝和姜才聽見從背後迫近的馬蹄聲。自己只有二百騎，但是後方急迫而來的卻是這個數量的百倍之多。大概是引起元軍注意了吧。一想到此，李庭芝揚起馬鞭，迅速地奔入泰州的城門之內。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元軍也已大舉殺到並且將城牆團團包圍。躍上城牆的李庭芝在朝陽的曙光之中看見立於元軍陣前的朱煥身影，立刻就明白了一切。他被信賴之部下背叛了。還來不及感慨，阿朮所派來之使者便要求開門。他手持大元皇帝忽必烈汗之詔書，說明若是願意降服，朝廷必將迎為重臣。

李庭芝哄然大笑。

「吾身為宋朝之臣，就算宋朝滅亡我也寧可一死，絕不願向無道之侵略者屈膝臣服，食其不義之俸祿。」

李庭芝說完之後，順手將大元皇帝忽必烈之詔書撕毀，並抓起使者之衣襟將他拖到城牆的邊緣。無視於使者之哀嚎，毫不留情地將他從城牆上推了下去。在李庭芝的激烈決心宣示之下，阿朮下令全面攻擊，持續數日的慘烈攻防於是展開。

Ⅲ

這個時候，趙淮登場。他的事跡被記載於《宋史．卷四百五十．忠義傳五》之中。

趙淮並非宋室皇族，而是長年與元軍征戰、建立過無數功勳而官拜丞相之趙葵外甥。趙淮曾經和阿朮所率領之元軍，在銀樹壩這個地方大戰一場。戰敗被俘的他被五花大綁地帶到了阿朮面前。詢問之下，發現他與李庭芝為舊識。於是阿朮命其說服李庭芝投降，並且約定若是李庭芝降服，便賜與趙淮高官。站在城門之外的趙淮對著城牆上的李庭芝大喊道：

「李丞相！男兒唯死而已。絕對不能投降啊！」

此舉嚴重地激怒了阿朮，他親手揮劍將趙淮斬殺，並且將其屍體丟入長江之中。

接下來的攻防更是激烈，然而泰州城原本之守將孫貴及胡唯孝早已精疲力竭。當李庭芝於城牆之上指揮，姜才突圍至城外斬殺元軍之時，孫貴等人卻打開城門大叫「投降、投降」，並且將元軍引入城內。

驚訝之餘想折返城內的姜才，在馬匹橫倒的情況之下，終於被敵人擒住。在城牆上看著一切的李庭芝脫下胄甲，將衣冠整理好。他身著宋朝大臣之朝服，縱身躍入城內的蓮花池裡。諷刺的是池水太淺，李庭芝依傳統跳水自殺之舉終告失敗。

被擒獲的李庭芝和姜才被帶往阿朮面前。阿朮讚許著二人之英勇戰績，並勸服他們投降。

「汝等北狄之犬如何能明白忠臣之心呢？多說無益。要殺就殺。」

李庭芝說完之後就緊閉口目，不論對方說些什麼都完全不予回應。

即便如此，阿朮還是隱忍著不將這名敵將處刑，只命人將他關入牢獄，打算花費時日慢慢將他說服。這和他對文天祥之態度完全不同。儘管阿朮對李庭芝之評價是如此之高，然而背叛者朱煥卻有不同想法。

「為了李庭芝和姜才已經不知死了幾萬天兵（元兵），一定得讓他們付出代價才行。況且這兩個人，就算是花上幾日幾年的時間加以說服，都不可能會投降的。」

阿朮思考了片刻，接著彷彿要將胸中之氣排空似的嘆了一口長長的氣，下令將李庭芝和姜才處死。李庭芝睜開眼睛面露微笑，驕傲地叫喊道：

「告訴後代的忠臣義士！大宋右丞相李庭芝不屈於賊軍而死！」

這是八月十五日所發生之事。李庭芝在庶民之間相當受到愛戴。據《宋史》之記載，在聽聞他的死訊之時，揚州百姓皆悲傷流淚。

將最強之敵手李庭芝埋葬過後，阿朮帶領剩餘兵力進擊真州。這座城的守將是苗再成。雖然他也是個有才幹的指揮官，但如今已失去揚州及泰州之支持，只能孤立無援地獨自奮戰。

元軍抵達真州之時，天候忽然驟變，城牆的周圍起了一陣濃霧。這場霧濃得連三尺之前都看不清楚。阿朮擔心會攻擊到自己人，所以只在原地保持警戒以防宋軍趁著濃霧脫逃，原本計劃之水陸兩面急攻，也因而暫緩。

大霧之中突然發生令人意想不到之混亂。不知從何而來的弓箭飛來，接連不斷地射殺了軍船上五六名元兵。在混亂持續的當下，霧也急速散去。元兵發出了驚訝的叫聲指向天空。那不是一名身穿胄甲的宋朝將軍正在船桅之上搭起了弓箭射殺著元兵嗎。在濃霧的掩護之下，乘著小舟爬上了元之軍船，發動如此大膽之攻擊者就是苗再成之副將趙孟錦。

元兵們揮起斧頭打算將船桅砍倒。趙孟錦在桅桿之上仍舊繼續施放弓箭射殺了三人，但是下一刻桅桿就被砍倒了。在異樣的聲響之中，船桅倒向了長江水面，而趙孟錦也隨著斷桅被拋入了水中。

元軍繼續攻打真州城。攻防之慘烈程度雖然不下於泰州，然而在阿朮以龐大兵力毫不間斷的攻擊之下，宋軍終於用盡力氣。城門被衝破，元軍人馬混亂地湧入城中。苗再成在混亂之中戰死。

隨著揚州和真州陷落，長江以北的宋軍全部被一掃而盡。對於元軍而言，從此以後再無後顧之憂。

接下來，在大元皇帝忽必烈的號令之下，由鎮國大將軍張弘範為總帥所統領之元朝大軍，為了完全剿滅宋朝勢力而南下之作戰行動，由此正式展開。總兵力達到三十萬人之軍隊有如鐵血海嘯一般，吞噬了整片大地。

膽敢抗拒這波海嘯的人可謂愚蠢至極。然而在明知道自己已經無力，若是投降一定能夠得到援助的情況之下，卻還是不斷地有愚人出現。對於領土到達地之邊際也不會滿足之蒙古帝國元朝的旗幟大吐口水，將殘破不堪、沾滿泥土的大宋旗幟再度豎立起來，違逆鐵血海嘯的愚人還是存在。

「主將是阿剌罕嗎？以敵人而言稍嫌不足呢。至少也得取得張弘範之首級才夠份量。」

如此喃喃自語的是秀王．趙與檡。他帶領著僅五百名兵力來到瑞安府這個地方。率領大軍朝這個方向而來的，是元軍主將阿剌罕，兵力據說沒有五萬也有三萬。為了應付這樣的局勢，秀王在高地之上佈陣。僅僅五百之兵力卻沒有半個人遁逃，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對秀王的敬仰。

秀王之驍勇可謂是亡宋之華。這位貴公子乘在馬上揮舞著長槍深入血戰，並且獨自擊敗阿剌罕之部將三人。

首先是一個名為楚程之漢人將領，手持著大刀立於秀王之前。於馬上交鋒二十餘回合之後，楚程落居劣勢，驚慌之餘正欲旋轉馬首向後逃逸，但卻被秀王之槍由背後貫穿，而血流如注地跌落地面。一見此景，紀章和郭雲二名元將同時由左右向秀王衝刺夾擊。秀王僅僅一回合就將紀章由馬上推落，立刻轉而追擊郭雲。此時第四人，也就是名為孫金之元將，從背後以矛尖刺向秀王。秀王以左手單手執槍應戰郭雲，右手則從腰間拔出長劍，扭轉上半身向背後揮劍一斬。看見孫金噴血後仰之慘狀，郭雲臉色蒼白地收槍逃逸。這時，或許是斬擊之力道太強，秀王之劍牢牢地卡在孫金身上拔不出來，秀王不得不棄劍繼續追擊逃逸之敵人。

由於秀王一人已將元軍先鋒部隊衝散打亂，因此阿剌罕下令全軍出動，將宋軍團團包圍，自己則持矛向秀王挑戰。

秀王之槍和阿剌罕之矛激烈交會。在互擊三十回合左右，兩人之兵器在尖銳的聲響之下交纏著飛入空中。兩人毫不見畏懼，繼續赤手空拳地扭打並雙雙從馬上跌落。在塵土中翻滾了五六圈之後，秀王的位置在上。秀王本欲立刻拔劍將對方刺死，豈料先前在擊斃孫金之時，劍鞘已空。他伸出左手想要撿起撙在地上之長槍，卻在此時被郭雲射出之長槍刺中背心。阿剌罕推開秀王之身體，拔出自己的劍朝著強敵頸部一砍。溫熱的血雨剎時淋濕了阿剌罕的上半身。

「嗚呼，秀王以金枝玉葉皇族後裔之身，親臨血戰壓倒阿剌罕，斬其大將，謂之勇猛，謂之忠義，聞者無不為其痛惜。」

《通俗宋元軍談》對這位貴公子之遭遇感到相當痛惜。

與秀王同一時期，參知政事陳文龍也死了。

陳文龍率領著薄弱之兵力在興化軍一地與元軍對戰。他雖為高官，但是自覺福州並無自己的容身之地，於是選擇站到軍事之最前線。這原本就不是場有利的戰役，後來此地守將曹澄孫更是背叛於他投降元軍，並且將他擒住。

被俘擄的陳文龍一直緊閉雙唇。一句話也不說，一片肉也不食，一滴水也不飲。當他被護送到杭州，在抵達之時同時死亡。此事發生在他科舉中試十年之後，當時他才四十歲左右而已。

文龍母親也被元軍抓住，但是由於年老病弱而軟禁於尼姑庵。當她得知兒子的死訊之後，便拒服一切藥物，追隨其後而去。

陳文龍有子名為陳瓚，此時不過是十來歲之少年。雖然亦被擒至元軍陣營，但不久隨即逃脫，行蹤不明。投降於元的曹澄孫被留任原職，繼續掌管興化軍。他將昨日為止所豎立之宋旗全部折斷，改而豎起元朝之旗幟。得意洋洋地站在城牆上的曹澄孫，胸口忽然被一支不知從何而來的飛箭貫穿，並在高聲慘叫之下跌落至地面。據說那支箭的箭羽上記有「陳瓚」二字。

Ⅳ

進入十一月，欲以福州為據點持續防守元軍之浩大攻勢已相當困難。在秀王趙與檡和參知政事陳文龍之惡耗相繼傳來的情況之下，福州似乎即將被元軍包圍。

皇太后之兄楊亮節於是主張──

「不如暫且將朝廷移至海上吧。並非要長久如此，只需維持到元軍攻勢告一段落即可。我方在船隊方面尚佔優勢，況且此事高宗陛下之時亦有先例。」

從前高宗皇帝亦曾在金軍的追擊之下逃至海上，直到沒有水軍的金軍放棄並折返之後，才再度回到陸上。有此成功之先例為鑑，在兩相權衡之下，贊同的聲音相當多。

陳宜中並不認同。若是輕易放棄陸上據點，豈不是反倒助長了元軍之氣勢，並且令各地之同伴灰心氣餒呢。雖然想法如此，但是一被陸秀夫問道：

「那麼左丞相可有替代之方案呢？」

陳宜中無話可答。

「既然是一時之計也只好這麼做了。」

說完之後，陳宜中便將討論之結果呈報皇太后楊氏。皇太后並不是一個會違逆眾臣意見之女性。在她一聲「就依群臣之議」的回答下，事情就這麼定案了。

就這樣，十八萬男女分別搭乘著二千艘的軍船從福州出海。

國土為外敵所奪，說起來算是一支漂泊的船隊，不過卻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隊。右手邊臨著陸地從海上南下的二千船影，在任何目擊者的眼中都是一幅極具壓倒性之威嚴陣容。

不論是海岬之上、往來的漁船，或是海邊的村落，處處都充滿著驚訝之感嘆聲，並且有無數的視線直盯著這座「海上朝廷」。這其中肯定也包含了元軍之奸細在內。

宋朝，尤其是南宋時代，中國的水運以及造船技術之水準可說已達世界第一之水準。能夠負載三百噸貨物與六百名人員之大船在長江以及外海之上來往航行。不止是帆船而已，在船體左右附有巨大轉輪的外輪船，據說航行之速度有如在平原上急馳的快馬一樣。

宋朝海軍軍力達到絕頂，或許可謂世界最強之時，應該是在十二世紀後半左右吧。高宗皇帝在位之紹興三十一年（公元一一六一年），金國以六十萬大軍南下侵宋。金國雖然以建國以來初次成立之大船隊從海上出擊，但是卻在宋軍的迎擊之下，一戰而潰。當時，宋朝創下世界戰史之首例，在海戰之中使用火器，將金國大船隊全數燒燬。因此從那時開始，宋朝便經常維持著二十支水軍船隊以及五萬二千名水軍之兵力。

十三世紀中葉，即使與元軍交戰已久，但是在水戰方面大部分還是宋軍佔有優勢。元之水軍逐漸地能夠與宋抗衡，不過是最近五六年之事情。統籌著目前依然強勁的宋朝水軍之人，不用說當然是張世傑。

張世傑之忠誠與勇武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然而出身北方的他，在戰略方面之構想，卻似乎徹頭徹尾地完全以陸戰為基礎。

不利用手中的二千艘軍船在海上展開機動性之攻擊，而是將二千艘的軍船集中在一個地方，建立起巨大的海上要塞，以防禦敵人之攻擊，這似乎是他的基本想法。結果證明這個戰略構想失敗，因而使得張世傑每每為此受到後世批判。然而張世傑原本是個陸戰勇將，並且因為這樣的戰法而屢建功勳，忽然之間要他改變想法似乎太過強人所難。況且他必須以確保年幼端宗皇帝之安全為第一優先，害怕將兵力分散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先南下到泉州去吧。泉州不但是個更勝福州之良港，防禦也相當堅固，而且還能夠增加將近千艘軍船呢！」

楊亮節向楊太后建言。性格溫和的楊太后只回答道：「就全權交由你處理吧。」

此時的泉州可說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之一。並以「宰桐」之名，廣為西方世界所知。其周圍城牆長度達三十里，城裡並有一處稱為「蕃坊」的地區，居著數萬名外國人士。基督教、伊斯蘭教、摩尼教等等外國寺院林立。

治理這個地方的人物，就是歷史上相當有名的蒲壽庚。

關於蒲壽庚這個人，根據《亞洲歷史事典》之記載，是個「阿拉伯（或是波斯）出身之伊斯蘭教徒」。《東洋歷史大辭典》則稱其為「阿拉伯人」。因為「蒲」這個姓氏與阿拉伯人常見的姓氏「ＡＢＵ」發音相當近似。

上述說法雖然為歷史學界之通論，但是也有說法認為「不、他是越南人」。在最近的研究之中，阿拉伯人說亦有漸漸衰退之說法。不論如何，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他絕非漢人，而是異國之人。從元、甚至於整個蒙古帝國之中色目人所擁有的崇高地位看來，他是個阿拉伯人似乎一點都不足為奇。

這個蒲壽庚率領著自己船隊中之極小部分，前往迎接端宗皇帝之「海上朝廷」。倘若能得千艘軍船加入的話，宋朝戰力便可擴大五成之多。楊亮節之所以有此期待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然而張世傑對於蒲壽庚卻不友善。他的想法是，這位富強的海商若是真的對宋朝忠心耿耿，老早就應該帶領著大船隊前來會合。因此對於蒲壽庚求見端宗皇帝一事，張世傑予以回絕。

「首先，你得向朝廷證明你的忠誠。最好是將泉州所在的一千艘軍船全數奉獻。如此一來，蒙皇上詔見是理所當然，就連高官厚祿豈不都有保障。」

「啊，態度還挺強硬的嘛！」

亞熱帶的太陽與潮水將蒲壽庚的臉曬成了淺黑色。藉著膚色掩飾臉上之表情，蒲壽庚回到了泉州城內，並且立即前往蒲壽成之宅邸拜訪。

浦壽成為蒲壽庚之兄。雖不知他身為長兄卻將家業繼承權讓與弟弟之確切理由，不過或許是因為庶出身份也說不定。以官吏而言相當有為，文筆方面也非常出眾，為人富有機謀，可謂是其弟身旁極為重要之參謀角色。而蒲壽庚這一方對兄長亦相當尊敬，舉凡重大事項必定會前來與哥哥商討並尋求意見。

「張世傑似乎已隱隱約約地察覺我們一族私通元軍之事了。」

「當然察覺到了。張世傑可不是個傻子啊。然而，他終究無法當場把你給斬了。或許這就是他的極限吧。」

「你在開玩笑吧？！」

「這像是玩笑嗎？倘若他真有奪得天下霸主之才幹，就一定會這麼做。不論如何，反正我們早有應變之道，別擔心。」

蒲壽成所取出之物是個兩手合抱大小之臘球。臘球之內部已被事先挖出了一個空洞。把弟弟的密函塞入空洞之中，再次以臘封住洞口之後，蒲壽成將東西交給弟弟。

「找個擅長游泳的親信，把這個東西送到元軍陣營去。不論水軍或是商船隊都是元朝最想要的。我們一族絕對會得到厚待的。」

蒲壽庚從哥哥手中接過臘球之後，立即叫來心腹手下，依照哥哥之指示辦理。辦妥之後，又再次與兄商討。

「宋朝宗室在泉州城內之人數相當多，將來恐怕會成為麻煩。」

「那就把宋朝宗室滅了。」

蒲壽成冷冷地下了指示。

「讓他們活著半點用處都沒有。萬一讓元軍抓到話柄，我等一族之命運就要改變了。」

「男女老幼加起來一共有三千多名，全都要？」

「三千也好五千也罷。做到那樣的程度，元軍才會相信我等一族。將來若是遇到危險之時，相信對方一定會來幫助我們。宋就如同西下之太陽，再也不可能回到中天綻放光芒，為其犧牲簡直愚昧至極。」

「確實如此。」

「失敗者毫無同情之必要可言。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取得勝利者之信賴。」

蒲壽庚即刻擬定計劃。泉州之內以他們一族最具有壓倒性之名望與實力，若是有任何膽敢違抗他們之人，大概只有宋室之三千人吧。若是對方起而反抗，從內側打開城門，則萬事休矣。

首先將城門緊閉，斷絕其脫逃路線之後，計劃性之殺戮便可全面展開。由於宗室們所居住之宅邸全都集結在城內之特定區域，因此蒲壽庚將該區包圍起來放火焚燒，並且在逃出之路線沿途佈下重重之弓箭兵埋伏。

「一個不留地全部殺光。若是有人生存下來的話一定會回來報仇。」

他心中早對遭到報復有所自覺與準備。

命令被完全執行。居住在泉州之內的三千名宗室，甚至連襁褓中的嬰兒都被殺害殆盡。宗室之中的青年及壯年者雖然想持著武器前往海上朝廷，然而卻被蒲壽庚先發制人，還來不及抵抗就被殺害。

泉州之內所發生之慘劇，海上朝廷自然是無從得知。只是在看見面臨港口的城門緊閉，煙火上升，城牆上還有全副武裝的士兵戒備之情況，不由得覺得疑惑。搭乘小舟一靠近岸邊，城牆上的大弩便呼嘯地撒下銀雨般之弓箭。

「你這傢伙，居然膽敢背叛！」

蘇劉義高聲怒罵。緊接著呼嘯而來的是石弩所投來之人頭般大小之石頭，海面頓時被激起數道水柱。

「一定要立刻對泉州發動攻擊，將那些骯髒的背叛者全部誅殺。」

性格之剛烈火爆不下於張世傑的蘇劉義如此主張。

「當初要是乾脆把蒲壽庚抓起來就好了。」

張世傑相當後悔。即使作法不當，也應該如此才對。這麼一來，說不定還能以他為人質來換取泉州之船隊。

「泉州在短時間內無法攻下。背後又有元之水軍逼近。還是先南下潮州暫避吧！」

張世傑和陸秀夫之意見一致，所以陳宜中也沒有異議。在迅速的下達命令之下，整個船隊離開了泉州港。

城牆上的士兵們朝著離去之船隊嘲笑嘰諷，此舉令蘇劉義憤恨得咬牙切齒。

蒲壽庚封於臘球之中的密函順利地送達元軍手中。

蒲壽庚受忽必烈汗封賞正二品之官位，同時還授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福建行省中書左丞相等等數個職銜。雖然這一族因為在南海之貿易、海運、外交方面功績顯赫，而受到元朝之重用，但是「同時亦為世間所極度嫌惡」。此為《東洋歷史大辭典》之記述。其中或許亦有嫉妒之成份存在，但是眼見宋朝之悲慘命運，蒲壽庚之所作所為會招致眾人反感，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與元朝之關係如此緊密，蒲氏一族的命運隨著元之衰亡而走下坡，也是無可避免之事。明太祖洪武帝朱元璋雖然將元人逐回北方統一天下，但同時也極為對蒲氏一族不具好感，而下令禁用蒲姓。朱元璋對於海外貿易之消極態度，或許有部分原因就在於無法認同蒲氏一族之存在意義吧。蒲氏一族於是再也無法留在泉州而分散至中國內外，繼續留在中國者據說都改姓為吳。

Ⅴ

海上朝廷不斷地南下。端宗皇帝和其弟衛王都是相當乖巧懂事的小孩，從來不曾為宦官或是宮女帶來麻煩。只不過，沒有同年齡的朋友，而且又失去生母之衛王偶爾會一個人寂寥地眺望著海面，這樣的姿態總是令宮女們忍不住地為他難過流淚。

「殿下，那邊有奇怪的大魚在游來游去呢。您看見了嗎？聽士兵們說那種大魚好像叫做海豚。」

宮女和衛王說著話。彷彿在與大船隊較勁似的，成群的海豚在波浪之中跳躍著。仰頭一看，一群白色的海鳥正圍繞著船帆自在飛翔。這是位於陸地上之深宮後院之中絕對看不到的景色。和弟弟衛王比較起來，哥哥端宗不知是否因為暈船身體虛弱，幾乎很少從船艙中出來透氣。

從泉州港出發之翌日起，船隊就發生事故。數百名士兵因為高燒而病倒。船上出現了疫病。據說有人曾經在福州見過這樣的病人，因此推斷應該是在福州期間感染之病癥，一直潛伏至今才開始發作。不光是士兵而已，連參知政事劉聲伯也病倒了。

聲伯原本就是體弱之人，從他在這個季節裡發生高燒而病倒之癥狀看來，依照《中國歷代名人軼事》所述，極有可能是感染了非常嚴重之惡性流行感冒。伴隨著高燒及上吐下瀉，病人立刻就陷入了脫水狀態。接著肺部開始發炎不斷生痰，在激烈咳嗽不止的情況之下，連夜晚都不得安眠，病人因此一日比一日地衰弱。

朝廷最為恐懼的是，年幼的端宗皇帝亦染上此癥之事。因此劉聲伯等人所乘坐之船立刻就被調離至遠處，並且安排在下風位置。

陳宜中為左丞相。身居人臣之最高位者，理應隨侍在瑞宗皇帝之左右才是，然而他卻坐上了劉聲伯所乘坐之船。

「這個病使用大黃應該會見效才對。讓士兵們也一起服用這帖藥吧！」

從床上看見了正在配藥之友人身影，劉聲伯飽受病痛摧殘的枯黃臉上，浮現出一抹苦笑之表情。除了感謝陳宜中所付出的關懷之外，在那表情之中，亦包含著這樣的關懷結果卻還是救不了任何人的理解。

儘管如此，陳宜中的藥還是令百人以上的士兵們恢復了健康。因為他們具有抵抗疫病之體力。然而這正是劉聲伯所欠缺的。濃疾緊卡在喉嚨裡，每一次的激烈咳嗽都夾雜著鮮血向外飛散。突然之間咳嗽好像平息了下來，但劉聲伯卻已然斷氣。

劉聲伯享年不明，不過從其經歷判斷，應該是在四十五歲左右。他的遺體立刻被水葬處置。其他的死者也是一樣，就連衣服、寢具全都被丟入了海裡。為了防止疫情擴大，不得不採取如此手段。

失去了可說是世間唯一的友人，陳宜中感到一股深刻之寂寥。在船隊抵達潮州為止的三日之間，他就這麼停留在船艙之中茫然度過。劉聲伯之妻也因為看護之勞累與悲傷而臥病不起，而由陳宜中之妻加以照顧。

「我們夫婦二人實在給陳大人添了太多的麻煩。」

劉聲伯之妻以細弱的聲音述說著。陳宜中之妻雖然極力鼓舞激勵著劉妻，但是卻不知如何開口安慰自己的丈夫。陳宜中只是茫然地靜坐不動。

「左丞相雖然是個好人，但那樣的行為也太不恰當了吧！」

遠遠地眺望到陳宜中乘坐於不同的船上，蘇劉義毫不避諱地加以批評。張世傑雖然沒有回應，但是內心卻深有同感。這不是陳宜中該沉浸於自己悲哀之中的時候，他必須做的應該是拿出堅定的信念與想法來指揮這個海上朝廷才對。這不但是居高位者之責任所在，同時也是身為官員之苦楚。

當年幼的衛王在船上眺望著海鳥亂舞之時，一個朝臣在他的身旁跪了下來。

「殿下喜歡鳥嗎？」

年幼的皇子點了點頭。朝臣不問自答地開始說起了一百五十年前之故事。那是發生在徽宗皇帝身上的一件軼事。皇宮中所飼養的一隻鸚鵡，因為懷念故鄉而病奄奄的。

徽宗皇帝以統治者之身份而言固然極為無能，然而卻是個擁有出類拔萃之藝術天分的善良人物。他十分同情這隻鸚鵡，於是便對牠說道：

「好了、好了，就讓你回到故鄉去吧。可別再次被人給抓住了呀！」

並且將牠放走。鸚鵡歡喜地消失在天空之中。

十年後，一隻鸚鵡飛到了開封東京府。原本繁榮至極的京城已在戰亂之中荒廢了，連個人影都看不見。發現到一名正在打掃著淒涼皇宮舊址的人，鸚鵡從空中向其詢問著。

「你好，我是從前宋朝皇宮之中所飼養的鸚鵡，請問天子陛下到哪裡去了。」

「你問的天子陛下是哪一位啊？」

「當然是道君皇帝（徽宗）陛下呀！」

「唉、原來你不知道啊。道君皇帝很可憐地被金軍抓到很遠很遠的北方荒野去了。那個地方好像是大地的邊緣，一年之中有一半的時間都處於冰天雪地之中。現在應該已經死亡了吧！」

鸚鵡流著眼淚，唱著悲哀的歌曲，朝北方飛去。這隻鸚鵡是否能在北方的荒野之中與徽宗皇帝再次重逢，沒有人知道……

「宋朝和小鳥之間有著一段美好的緣分。」

朝臣說完之後，微笑地看著年幼的皇子。

「我們目前身在海上，實在是沒有辦法。等著陸之後，臣一定想辦法抓一隻鳥來送給殿下。」

「真的嗎？」

「是的，一定。」

「你叫什麼名字？」

「臣是陸秀夫。」

陸秀夫恭敬地行了一禮，便從衛王面前起身離去。

翌年。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公元一二七七年。從正月開始，文天祥便積極地展開作戰行動。首要目標就是地居要衝所在之梅州。

梅州之守將為元之將軍韓郅。他因己方之勝利而驕傲自大，日夜欺拐民間婦女，耽溺酒色，虐待士兵，甚至還將供應給軍中之糧食販賣至黑市圖利等等，相當為人不恥。不但如此，當他得知五千宋軍攻來之消息時，竟然只率領僅僅一萬之士兵出陣迎擊。宋軍分成左右兩翼予以夾攻，眼看就要展開一場激戰。

豈料奮戰的竟然只有韓郅一人。其他的元兵個個毫無戰意全都逃走了。粗暴無情的韓郅，甚至連同一陣線的士兵們都極為憎恨。

好不容易殺出宋軍重圍，韓郅快馬飛奔地逃回梅州城。沒想到城門卻緊緊關閉，任韓郅如何地叫喊鐵門就是不開。原來是受到韓郅虐待的梅州居民們奮起反抗，將元軍趕出城中，並佔據了整座城市。

韓郅迫不得已，只好轉而向北打算前往阿朮之本軍會合。不料在半路又遭到宋軍埋伏，被文天祥麾下之張日中給擄獲。

梅州落入宋軍之手。對宋朝而言，這是睽違已久的軍事勝利。文天祥立刻修書朝廷報告此勝利消息。令士兵們在梅州城休息一日之後，便立刻前往下一個目標進行攻略。那是會昌縣城。

防守會昌縣城的元軍在得知宋軍來襲，毫無準備地打開城門蜂擁而出。在極為基礎的埋伏策略運用之下，文天祥一戰便擊破元軍。

元將月里決怢蕨身中三箭，從馬上跌落之後就再也沒站起來過。

文天祥接著又往雩都挺進，在三日間大戰五十餘回合，終於令元將劉吳戰死。在這前半年裡，文天祥之功績相當顯赫，自然而然也引發了元軍之高度警戒。

文天祥的家人都在梅州。他的母親、妻子、兒子全都住在梅州城裡。當文天祥率領義軍前往杭州臨安府之時，被留在後方之家人在安全的考量之下，搬到了感覺較為安全之梅州，在那裡等待著文天祥歸來。

元軍若是知道文天祥有家人，想必不會這麼輕易地就放過他們吧。元將韓郅的無能與怠惰，對於文天祥而言實在極為幸運。

# 第六章流轉

Ⅰ

端宗皇帝即位的這一年裡，宋朝失去了李庭芝、姜才、苗再成、趙孟錦、陳文龍、劉聲伯，以及秀王趙與檡。在失去了這麼多人才的情況之下，宋朝的前途是多麼的險惡與暗淡，海上朝廷完全能夠深刻地體認。

反過來說，元軍則在勝利的驕傲之中，擁有堅定的自信。眾將一致認為在宋朝餘黨的勢力壯大之前，必須速戰速決地予以擊潰。

「殘存的敵人只剩下兩個方面而已。一是張世傑和陸秀夫之海上勢力，二是文天祥之陸上勢力。海上勢力在擁護幼帝的情況之下，應該會徹底採取守勢才對。既然不可能採取大膽之軍事行動，那麼暫時不予理會也無所謂。首先應該盡速擊敗在陸地上蠢蠢欲動的文天祥。」

如此主張的李恆於是率領大軍，展開對文天祥的全面討伐。

李恆為西夏國王之後裔，而西夏亦是為蒙古軍所滅。從這件事情看來，其亡國之悲哀理應與宋朝是共通的才對，然而李恆對宋卻毫無半點同情或是感傷。他似乎極度認同著忽必烈汗建設世界帝國之大義，因此對於任何違抗者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剷除。

「點燃亡宋餘灰，令天下大亂，破壞和平與統一，陷百姓於苦難之中。文天祥就是這些罪惡之魁首。我們一定要將罪惡消滅殆盡！」

李恆如此地訓示全軍，命令大家毫不留情地殲滅宋軍。勇猛、武略、統籌力各項要件均不缺乏的李恆麾下配置了驍勇善戰的十萬精兵。

「文天祥沒希望了。」

元軍首腦們一致的想法是理所當然的。文天祥雖然以做人的骨氣及意志取得了一時的勝利，但若論到以武力正面衝突的話，李恆肯定必勝無疑。

五十歲之時，李恆奉忽必烈汗之命遠征安南。地處於越南北半部的這個國家，統治者是以河內為首都之陳王朝。李恆雖然一時佔領了河內，但是當時正值夏季，由於酷暑和濕氣之故，北方出身的士兵們接二連三地不支倒地。在他迫不得已打算撤兵之際，卻慘遭安南軍隊之凌厲追擊而全軍潰滅。李恆因為膝蓋被毒箭射中而從馬上跌落。兵士們扛著他的身體，滿身鮮血泥巴地好不容易才逃回中國本土。可惜毒性已經擴散，李恆的腳腫大有如酒桶一般，經過數日之煎熬終究難逃一死。對於李恆而言，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敗北。曾經遭到自己毫不留情地追擊殲滅的宋軍兵將之心情，這時的李恆應該刻骨銘心地感受到了才對。

總而言之這些都是五年以後的事情，在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公元一二七七年的當時，李恆還是一個完全不曾嘗過失敗滋味的猛將。

他的攻勢就像襲捲夏日天空的雷陣雨一般，極為迅速而又猛烈。文天祥千辛萬苦才佔領的雩都和梅州，在短時間內全部陷落，而文天祥所率領之軍隊也即將為敵軍壓迫包圍。

文天祥家人全都在陣營之中。他原本想找個安全的地方加以安置，可是又擔心一旦被敵軍抓住會淪為人質。不光是文天祥，其部下之兵將們也多半有著相同之想法，結果整支軍隊夾帶了不少非戰鬥人員之男女老幼。據某文獻之記載，文天祥軍隊的總數達十萬人之多。不過並非全員皆是具有戰鬥能力之兵將，實際上能夠從事作戰的人數應該只有二三萬左右而已吧。別的不說，光是在機動性方面，就遠遠地比不上李恆之精銳部隊。

就這樣，八月二十七日，文天祥在一座名為空坑之山中遭到李恆軍隊之夜襲。就在全軍精疲力竭地陷入熟睡之際，立刻又被噩夢給驚醒了。當文天祥跳了起來坐上馬背之同時，宋軍早已潰不成軍，而元軍也已殺到。

一度突破元軍包圍的鞏信，單騎折返戰場，手舞長槍地阻擋在元軍陣前。雖然奮勇擊斃六七人，但是元兵數量豈止這些，從黑暗深處不斷湧出的人潮，彷彿永無止盡一般。

就在鞏信即將力竭之時，趙時賞、張日中、劉沐等人亦火速趕來救援。在滿天星斗之下，兩軍陷入混戰。刀劍之鳴響與人馬之叫聲重疊交錯。血腥之氣味籠罩著整片大地。

「殘敗之鼠輩，竟然不知大義，膽敢反抗天兵？根本連活命的價值都沒有。」

嘲諷之際，同時長槍一閃貫穿了張日中喉嚨者，正是元軍主將李恆。對於噴血落馬之張日中他看也不看地大聲命令部下：

「文天祥在哪裡？別讓他給逃了。」

此時文天祥正騎著一匹有著黑白斑點的馬匹，在微薄兵力的守護之下突破重圍。李恆如老鷹般銳利的目光，忽然發覺黑暗的角落之中浮現出一匹斑點馬的影像。

「別讓那個將領逃走。說不定就是文天祥。」

李恆揮起了沾滿張日中血跡的長槍，在隊伍前方帶領著兵將們親自追趕。阻擋者無不被撞倒、揮開、或是擊落。他以驅散羊群之猛虎般的氣勢直逼文天祥。

文天祥覺悟了。他雖然不認得李恆之長相，但是卻知道他是元軍之中屈指可數之猛將。一旦被追上的話，他就要服下從陳宜中那裡取得之「腦子」。當他將手伸入懷中正準備取出毒藥之同時，趙時賞按住了他的手。

「丞相，現在還太早了。」

趙時賞立刻將在場之兵力分為二路，一路守護著文天祥繼續逃亡，另一路則自己親自指揮，在崖壁上不斷地向李恆投擲著大大小小之石塊。由於山道相當狹窄，就算李恆是個多麼卓越的騎士，仍舊無法完全躲過傾盆而來的巖石。馬匹倒下的話就換乘其他的馬，一路踩著巖石好不容易才抵達坡道之上。只見趙時賞一人挽著手臂，閉目端坐，一副從容就義之模樣。

趙時賞亦是個人品出眾之人物，身上的銀色胄甲和戰袍也非等閒之物，因此元軍會有「這個人物該不會就是文丞相吧」之想法，也是理所當然。

「你就是文丞相吧。快從實招來。」

被以漢語盤問之時，趙時賞相當不悅地將臉背了過去，不發一言。越來越相信他就是文天祥的元兵們，為求確切回答又再次向他詢問。此時趙時賞終於開口。

「是的話又如何？」

他極盡巧妙地予以回答。元兵們興奮地叫了起來。抓到了文天祥，豈不等於莫大的封賞已經到手了一樣。

趙時賞被帶到李恆本營之時，發現該處有許多被擄獲的宋軍士官。他故意提高聲音地大笑。

「這下子總算見識到元軍喜獵小功之習性了。那些人不過是身份低微的士兵而已，根本毫無斬殺或是俘虜之價值，你們竟然以欺凌這種人為傲。」

翻譯官傳述了趙時賞所說的話之後，李恆蹙起眉頭。

「既然抓到文天祥之家人，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擄獲下級士兵以換取小功之行為若是傳了出去，必會損及大元帝國之威名。快把他們放了。」

就這樣，趙時賞之演技不單救了文天祥而已，還幫助了數十名之士官。只有劉沐一人因為身上之胃甲實在醒目，因而難以逃過一劫。

李恆命人將趙時賞帶到自己面前，冷冷地予以嘲諷：

「汝文天祥，竟不知天命繼續從事惡行，現在運氣終於用盡了吧！」

趙時賞沉默不語。看起來一副既然戰敗，就不得不忍耐著加諸於身上之冷嘲熱諷之姿態。忽然間李恆之表情急遽軟化，對他的稱呼也完全改觀。

「文丞相，吾等之大元皇帝陛下，對卿之忠誠讚許有嘉，意欲迎為重臣。目前三宮均已遷至大都，而丞相本人也置身此地，繼續堅持下去實在毫無意義。何不考慮選擇新的路途？」

生擒文天祥並勸服歸降，這是忽必烈汗親自頒下之敕命。李恆只能暫且拋開個人想法，不敢有違敕命。

對此趙時賞顯得更加冷漠，同時仍繼續保持沉默。李恆被他的態度激得滿腔怒火，但仍隱忍不發，命部將把趙時賞手上之枷鎖解下。這時候來到本營之其他部將大叫道：

「此人並非文天祥。我問過了五六名俘虜，都說是別人。文天祥似乎已經逃逸無蹤。」

現場立即引起了一陣騷動。被帶到此地的俘虜們證實了這個部將所言之事。

李恆的表情再度轉變。銳利的鷹眼狠狠地瞪著趙時賞。

「你這傢伙，原來不是文天祥。竟敢賣弄替身伎倆幫助他逃走！」

「喔，你終於明白了嗎？本人姓趙、名時賞，字宗白。我勸你好好地記清楚了。」

「可惡，竟敢欺瞞吾等。」

「我幾時欺騙了你們？我可從未說過自己叫做文天祥啊。是你們自以為是地這麼想的不是嗎？要恨就恨你們自己的愚蠢吧！」

趙時賞哄然大笑。李恆的雙眼冒出了憤怒的火花。然而在停頓片刻之後才說出之話，語調卻出奇地冷靜。

「……可恨的傢伙。不過倒是個有膽識的男兒。讓我問你，你願否降服於大元成為我的部下？」

「休想！」

趙時賞只簡單地回了這麼一句。他的話中彷彿帶有「真是可笑」之意味。李恆之表情有如剛喝下一碗醋般地點了點頭，命令部下將趙時賞處死。

趙時賞和劉沐等被斬首示眾。據說被斬下之首級在落入血泊之時，臉上仍然掛著誇示般之得意笑容。

Ⅱ

文天祥好不容易又再次逃脫了。其境遇固然淒慘，但是心境卻更悲痛至極。

在猛將李恆的完美突襲之下，號稱十萬的文天祥軍竟於一夜之間遭到毀滅。

勇敢的張日中被殺害了。張汴、劉欽、彭震龍等，這些自離開福州以來自己所信賴的部將們全都戰死。士兵們也大半不是死亡就是遭到俘虜。

總算擺脫了元軍追蹤的文天祥從精疲力竭的馬上下來之後，自己也因為疲勞過度而倒在地上。群山聳立的東方慢慢地升起了一道晨曦之白光。因為趙時賞的演技而被元軍釋放的士官們也在此時追了上來。從他們口中聽到趙時賞的事情，文天祥淚流滿面。

不久，又得知妹婿劉洙戰死之消息，文天祥頓時陷入氣餒之中。文天祥回想起自通州乘著大船出航之時，那時他就已體認到自己不能再失去任何一個共同辛苦走來的好友們。然而繼金應之後，連劉洙也失去了。

文天祥還失去了家人。好不容易脫逃成功的只有他的母親和十二歲之長男。其餘的人全都成了元軍俘虜。

文天祥之元配歐陽氏，以及次女柳、三女環全部落入李恆之手。在此之前，文天祥一直都享受著家族天倫之樂。彷彿是為了補償他在仕途上的挫折一樣，他和妻子的感情極為和睦，與子女之間的親情也相當深厚。然而他卻在一夜之間失去了這一切。除此之外，他還有兩名側室。文天祥和側室們之情誼也很親密，而她們與元配也相處得非常融洽。這兩名側室也被元軍抓走了。

從後世的眼光看來，「文天祥一副高風亮節之言行舉止，竟然也擁有小妾，真是虛有其表」這樣的批評應該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不過一夫一妻制之確立是距離此時極為遙遠之未來。在當時，士大夫擁有側室是理所當然之事，就連三國時代，身為蜀漢丞相之諸葛亮也擁有側室。因此文天祥從未遭受過倫理上之攻擊。

再經過數日，他從逃回來的士兵口中聽到了趙時賞和劉沐被斬首之消息。文天祥再度為他們傷心流淚。

擔心再次受到李恆之追擊，文天祥勉強地將殘存之士兵集結重整，往潮州方面移動。李恆並未虐待文天祥之家人，只是將他們送往大都而已。文天祥之次男在旅途之中因衰弱而死。當他得知這些消息之時，已是後來的事情了。

就在文天祥慘敗之前後，興化軍城也再次落入了元軍手中。

興化軍城曾一度為元軍所佔領，但是又被奪回宋軍之手。參知政事陳文龍之子陳瓚為父報仇，將元軍逐出城中，以己之力固守城池。元朝派出有力將帥唆都率領四萬大軍南下討伐，將整座城團團包圍。唆都照例先勸服對方開城投降，但是陳瓚卻不加理會。陳瓚以齊射之火箭回應唆都。元軍列陣之處立刻發生火災，濃煙四起。

唆都戰袍之袖子亦受到火苗波及而燃起火焰。正當唆都慌亂地打算拍打袖子熄火之同時，馬匹卻受到火焰的驚嚇而抬起了前足。就在敵我雙方的注目之下，唆都難看地被甩到了地上。宋軍從城牆之上對著混亂的元軍射出豪雨般之弓箭。

超過千名的元軍士兵在大火與煙霧之中死亡。唆都的頭髮和鬍鬚也全被燒光，臉部及手腕都受到了燒傷。雖然只是輕傷，但是唆都激憤的情緒卻令部下們戰慄不已。

「我軍近來過於寬容，才會助長南人之氣勢。這次一定要給他們一個全新的教訓，讓他們知道反抗我軍會有什麼下場。」

翌日早上，當陳瓚到城牆上察看敵陣的時候，只見數十支軍旗隨風飄揚，完全看不到人或馬的蹤跡。為了慎重起見他還特地派兵偵察，得到的回報亦是周圍山野之間完全找不到元軍蹤影。

該不會是元軍打消攻陷興化軍之念頭，將軍隊轉往潮州去了吧。年輕的陳瓚如此猜測。士兵和居民們頓時放鬆了緊繃之情緒，這一天就這麼平穩地度過了。

到了半夜。城內之一角忽然發生大火。伴隨著叫喊之聲，無數的元軍從火焰和煙霧之中衝了出來。原來唆都將全軍集結在半包圍著城牆的河川上游之處，砍伐山中樹木紮成了數百艘巨大的木筏，然後乘坐木筏順流而下，發動夜襲。陳瓚立刻出陣奮勇作戰，但是後來卻因為大腿中槍而落馬，以致終被擒獲。

唆都將城內居民連同嬰兒在內全數殺光，但是仍然無法平息頭髮鬍鬚被燒光之憤怒。當負傷的陳瓚被拖至他面前之時，他大罵道「乳臭未乾的小子，膽敢違抗天兵」。「什麼天兵，不過是不知分寸的侵掠者罷了」，陳瓚亦激烈地頂撞回去。唆都命士兵牽來兩頭水牛，將陳瓚之左右兩腳分別綁在水牛身上的皮帶之上。接著鞭打水牛，令其往左右奔馳。年少陳瓚之身體在一瞬間被撕裂，鮮血有如紅雲一般覆蓋了整個慘劇現場。

「北虜虎狼之性，動輒大肆屠戮，殘害忠臣，實令人憎惡至極。」

《通俗宋元軍談》以如此之記述批評道。

這個唆都後來也並不長命。他陪同著忽必烈汗第九子鎮南王脫歡一同遠征，踏入了安南之熱帶雨林。飽受酷暑及豪雨之折磨，就在通過河上之浮橋打算離去的半途之中，受到安南軍的襲擊。安南軍對著橋上發射火箭，浮橋立即燃起熊熊大火。唆都在全身著火的情況之下慘叫著跌入濁流之中。這是在李恆死後三年所發生之事情。亡宋大功臣中的兩位都戰死在安南。

順道一提，當時的安南軍隊之中有許多都是原本隸屬於宋軍之將領子弟。這一點在《十八史略》及《元史，卷二百九．安南傳》中都有記載。他們的手腕上都刺有「殺韃」二字。意思就是要「殺盡蒙古人」。他們對於元軍之憎惡程度可想而知。

將興化軍沉入血海之中的唆都，好不容易恢復了平靜，於是便繼續率領大軍朝著宋軍根據地之潮州前進。此時唆都之麾下有個名為孫安甫之男子。他是張世傑之舊識。唆都派遣孫安甫前往勸說張世傑投降。

然而孫安甫卻沒有回來。或許是親眼見到陳瓚被殺之慘狀而心懷厭惡，投奔至張世傑陣營去了吧。總之他就這麼的消聲匿跡。

Ⅲ

正當文天祥遭受李恆毀滅性之打擊，陳瓚為唆都殘酷地殺害之同時，潮州的海上朝廷亦面臨了新的危機。

海上朝廷之基本方針原本就是以守勢為主。在擁立年幼端宗皇帝以維繫宋朝存續為目標的情況下，毫無理由貿然地從事軍事上之冒險行動。當然，在抵擋元軍攻勢之同時，也期待著舊南宋之各個領地能夠發起叛亂。

然而這一年的七月，張世傑還是帶領著船隊，北上討伐蒲壽庚所在之泉州。

蒲壽庚獻出了泉州城以及一千艘之大船隊而成為元朝之臣。他殘害宋朝宗室三千人之惡行也已經調查清楚。這樣的惡人豈有不加以懲治之道理。

張世傑的船隊有一千艘。蘇劉義、方興、張達、梁窕等武將們全都隨行攻打泉州。

泉州這邊根本料想不到南下而去的宋軍會北上回來攻擊。在海上巡哨之小舟發現破浪而至的大船隊時，立刻慌慌張張地向泉州緊急通報。然而惡耗還不止這一項。泉州支城所在之邵武在宋軍猛攻之下，僅僅一日就陷落了。邵武守將張才被追逼至城牆之上，中了張達一刀而跌落海裡。

蒲壽庚立刻緊閉泉州城門，向元軍請求救援。就在使者出發之後不久，宋之船隊就闖入了泉州灣。先鋒正是蘇劉義。

圍繞著牆而展開之死鬥延續了一個月。在宋軍極盡激烈的猛攻之下，泉州城內的糧食早已吃光，弓箭及彈藥也幾乎用盡，眼看就在陷落之際。

然而，某天早上，走到城牆之上的蒲壽庚發現了港灣之中的宋朝大船隊全都消失無蹤，他頓時呆住了。倘若被攻陷的話，蒲氏一族肯定會全數遭到斬殺。每當想到此事他便恐懼不已，沒想到一夜之中復仇者之船隊竟已乘著海風離去了。

這中間當然是有原因的。元之兵力和宋比起來可謂壓倒性的強大。當蒲壽庚所派遣之求援使者到達時，元軍方面立刻命令唆都之大軍前進泉州；李恆之大軍則從陸路攻擊潮州，並追捕端宗皇帝，水軍也同時配合行動。在接獲「潮州危急」的急報之下，張世傑不得不帶著船隊折返。

「再多五天，不，只要三天。」

蘇劉義雖然遺憾地憤恨不已，但是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此時由劉深所率領之元朝水軍正打算從海上攻擊潮州，但是卻反被張世傑所擊潰。

張世傑火速趕回潮州，在安排了端宗皇帝、衛王、楊太后、陳宜中、陸秀夫等人之座船逃離之後，便與元軍展開一場激戰。

「張世傑雖然是陸戰英雄，但是卻完全沒有水戰的經驗和知識。只要將他除掉，宋軍就無人可指揮了。今日一戰一定要把他解決掉。」

劉深向麾下將兵訓示之後，便正面迎戰張世傑。

海上不時吹來強風，令兩軍船隻激烈地搖晃。灰色的波濤不斷地捲起，帆柱也發出了吱吱嘎嘎的聲響。宋元兩軍之船隊在海浪之中激烈地戰鬥。

宋軍之戰鬥意志被劉深過度低估。眼看即將攻陷泉州、誅殺那可恨至極的蒲壽庚，然而卻在前一刻不得不將船隊撤回折返。宋軍將士心中對於蒲壽庚之憤怒與憎惡，全部都轉移到對劉深的攻擊之上。

宋軍技巧性地切入了上風位置，向元軍發動攻勢。宋之軍船和元軍的比起來又大又堅固，而且在船首還有衝角設計。乘著風浪之勢以船身進行衝撞，元之軍船立刻在遠雷般的轟然聲響之下破裂潰散，並且將元兵們拋入了海裡。

劉深損失了五十艘以上之軍船大敗。之所以免於全滅之命運，主要是因為張世傑擔憂著端宗皇帝之現況，因此在適可而止的情況之下便撤回攻擊。

張世傑等人追趕著先行之端宗皇帝船隊，心中的不安果真發生了。整支船隊在暴風及波浪的肆虐之下，陷入了極度的混亂之中。宋朝之大型船，在技術方面領先歐洲約六百年，早已具備「密水隔艙」之設計。由於船體內部有著無數之防水隔板加以分隔，因此能夠有效地限制浸水區域，非常不容易沉沒。雖然知此，但是卻無法避免搖晃。船身一會兒右傾一會兒左斜，一旦被巨大的波浪推向了頂端，緊跟著就會被拉向波浪與波浪中間。被稱之為「帝舟」的皇帝座船也不例外。宮女和宦官們在船艙裡翻滾嘔吐，到處都是半死不活的呻吟之聲。被母親楊太后抱在懷裡，哭泣叫喊著的端宗皇帝漸漸地連聲音或嘔吐都發不出來，只能虛弱地痛苦喘息。

一夜之後暴風終於平息，海面上之安靜與平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再次組成的船隊之中一沉船都沒有，全體暫且先從廣州灣的東方位置位進入了碙洲港。構成海上朝廷這些船隻的堅固程度實在令人驚訝。

上了陸地終於感到安心的陳宜中，從乘坐別艘船的妻子那裡聽到了惡耗而錯愕不已。劉聲伯之妻在暴風之中走出船艙，從此之後就不見蹤影。很明顯的，她是為了追隨丈夫而跳海自盡。陳宜中只能默默地為他們祈禱而已。

上陸不久之後，端宗就發高燒了。

即使是成人也會因為長期的海土生活而感到疲累，因此端宗皇帝的衰弱也是在所難免。相對之下，其弟衛王能夠長保健康，實屬相當難得之事。

「據聞丞相精通醫術，不知可否為皇上診斷一下呢？」

對於楊太后之請求，陳宜中起先相當猶豫。端宗皇帝身邊不是應該有一群太醫隨侍在側嗎？況且陳宜中的本業根本不是醫生，就連劉聲伯之性命都挽救不了，過度的期待實在令人困擾。可是在聽見楊太后從簾幕後所傳出之啜泣聲後，陳宜中實在無法拒絕。

景炎二年結束，進入景炎三年。這年為元朝至元十五年，公元一二七八年。端宗之病情陷入了時好時壞之狀態。不知元軍船隊何時出現，在張世傑的命令之下，蘇劉義對於海上巡哨從來不敢有所懈怠，然而元軍始終未曾出現，令人不快的寂靜就這麼持續著。

由於哥哥臥病在床，只能一個人獨自玩耍的衛王趙昺手抱著一隻竹編的籠子。裡面有一隻白色的鳥，有時熱烈地鳴叫，有時拍動著身上的羽毛，看起來像是雉的一種。這是陸秀夫依照約定，抓來送給衛王的小鳥。

陸秀夫和文天祥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一直陪伴在端宗皇帝和衛王之身邊，對於他們擁有深厚的個人情感。他無法像文天祥一樣，在某種意義之上對於抽象式的國家和朝廷當成一種理念地來為其效忠。無論如何，他都得拯救這兩名小童免於受到元軍的魔手摧殘。

不但土地狹小，港口也不大。就長期而言也沒有一處適合建造行宮的地點。元軍的來襲似乎越來越見緊迫。不立即選定建置行宮之地是不行的。

「總之先往崖山移動吧。那裡是一個天然的要塞，而且從海陸兩面都很容易防禦敵軍。」

張世傑如此主張，其他大臣們都相當贊同。然而崖山總歸不是長久性之根據地，因此陸秀夫同時提出了將行宮遷至海外一案，並說道：

「我想占城應該是個合適的地方。」

占城是位於越南南部的一個國家，自古以來透過海陸和中華帝國之關係相當深遠。南宋首都臨安府也常有占城之外交使節、留學生以及商人來訪。從廣州循海路大約十天左右就可抵達占城首都占婆城。

占城在文化方面受印度之影響也相當強，同時信仰佛教和印度教，文字上亦採用梵文。他們在中國的南北朝時代勢力很強，甚至曾經進犯中國本土。劉宋王朝之將軍檀和之以及隋朝之將軍劉方都曾經討伐過這個地方而威名遠播。

「向占城借地之後將行宮遷移過去，接著在那個地方把兵養好的話，相信不久之後一定能夠奪回本土。不如先派遣使者與占城王室交涉，大家以為如何。」

這樣的意見之所以能夠被歸納出來，主要是因為跨海與諸外國交流對於這個時代的宋人而言並非什麼稀奇之事。不論是杭州臨安府或者是泉州，隨處都可見到不少的外國人。宋、尤其南宋，原本就是個開放於全世界的海上通商國家。

重臣之中，陳宜中由於曾經照顧過從占城前來留學之王族，所以和對方的關係較深。

「那麼就有勞左丞相了。」

事情就這麼決定了。原因之一是陳宜中就算留在行宮之中，也無事可做。

政事方面有陸秀夫，軍事方面有張世傑，宮中則有楊亮節分別處理一切之事務。陳宜中根本沒什麼發言機會，枯坐的時候相當的多。至少讓他在外交上出點力也好。

陳宜中本人亦無絲毫的不悅。行宮之內沒有他的容身之地。在他慢慢地體會到從福州離開之文天祥的心境時，能夠得到前往占城這樣的機會，反而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情。

只不過，他實在不願意聽到「這麼艱苦的時期裡，那個人又潛逃了」的批評。別人會以這樣的眼光看他也是因為有前例可鑑，他無法去憎恨別人。然而對於陳宜中而言，實在不想再次受到誤解。

「我會盡可能早日回來。請你讓大家事先做好準備，以便隨時都能夠率領船隊出發到占城去。」

「知道了。希望你早日傳回佳音。」

陸秀夫和楊亮節異口同聲地回答。

楊太后之許可也簡單地頒佈了下來。對她而言，最值得信賴的莫過於陸秀夫、張世傑、楊亮節，若是送三人之中的任何一人要離開朝廷的話，就算是多麼溫和文靜的她，想必一定也會面有難色吧。文天祥和陳宜中對於楊太后而言，似乎是到最後為止都相當疏遠的人物。

準備工作緊急地進行著。為了這趟行程一共預備了六艘船共二百四十名人員。不管怎麼說，這可是大宋之左丞相以國使身份出使任務，而且對於占城王室也必須備妥合適之禮物才行。數量龐大的黃金、白銀被裝上了船。陳宜中的書籍也包含在內。不光是儒教經典而已，還有醫術、陶磁器製造法等等，是這個時代之中對於中國周邊諸國而言，極為貴重之書籍。由於陳宜中之家人也一起同行，所以船上還裝載了每個人的衣物及財產。

正確的時間雖然不詳，但應該是在三月底左右。陳宜中領著六艘船前往占城。連續平穩地航行了四五日後，來到了海南島北岸之瓊州。一行人在那裡補給水和蔬菜，並且稍事休養地停留三天。陳宜中向瓊州官衙形式上地通報過後，正打算步行回船上之時，隨從們忽然騷動了起來。陳宜中的面前出現了一名男子阻擋著地的去路。

Ⅳ

這名男子看起來約有三十五歲左右。個子很高體格健壯，相貌相當精悍，臉頰及手背上遊走著一道道泛白之刀疤。目光銳利得令陳宜中之內心不覺地感到畏縮。絕對不是商人或是漁夫，陳宜中忍不住地猜測起這名男子之來路。此時男子忽然一拜，並以漢語明快地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在下姓鄭，名虎臣。」

「鄭虎臣？」

陳宜中在記憶中搜尋著。他大吃一驚地倒退了半步。這不就是因為殺害賈似道而被通緝的男子嗎？隨從們驚惶想做些什麼，但是卻為陳宜中所制止。

「沒錯，我就是殺害賈丞相之人。倘若我在此地將你殺了的話，那麼我就成了一生之中殺過兩位丞相的男人，這麼一來肯定會在歷史上留名呢。當然了，不是美名而是醜名。」

鄭虎臣笑了笑。有一半是自嘲的意味吧。不過眼神仍舊距離溫和相當的遠。

「你要殺我嗎？」

陳宜中的聲音發抖著。在恐懼的同時，他的心中竟出現了一股奇妙體認。或許被殺死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吧。自己身為宋朝丞相卻如此無能又無為，因此心裡早有自覺地對自己感到嫌惡。

仍然掛著笑容的鄭虎臣搖了搖頭。那笑容的性質起了微妙之變化。是苦笑呢，還是憐憫呢？鄭虎臣收起了笑容開口問道：

「據聞相公精通醫術，是否真的嗎？」

這大概是從上陸船員的對話中聽來的吧。陳宜中在困惑之中回答：

「多多少少……」

「足夠了。如果您能夠幫忙為病人診治實在是感激不盡，請問意下如何？」

鄭虎臣之遣詞用語雖然極其禮貌，卻不容拒絕。陳宜中點頭首肯，但表示必須先回船上拿取藥箱。把藥箱交給身邊的隨從提著之後，陳宜中走下船，朝著港口最熱鬧的中心步行了片刻。他一邊盯著鄭虎臣寬廣的背影，一邊轉過了幾個轉角，終於來到一間由褪色紅磚所砌成之房子。

房子內部相當的潮濕悶熱。雖然窗戶都開著，但是卻無半點風吹進來。在踏入室內的同時，陳宜中的額頭和脖子就立刻噴出了汗水。鄭虎臣的手在空中揮舞著，把令人不悅的嗡嗡聲以及某種不知名的蟲子一起趕走。簡陋的床上躺著一名年輕的女子。鄭虎臣對著那女子說了些話，一臉催促的表情看著陳宜中。陳宜中站在床邊凝視著女子的臉，接著便皺起眉頭為她診脈，並且翻開了閉上之眼瞼查看。

「……這個我恐怕無能為力。」

「你這人倒也誠實。不過你可別以為這樣就沒事了。」

鄭虎臣的聲音相當低沉。陳宜中按捺住恐懼地繼續說明。

「即使是藥王在此也回天乏術呀。很抱歉，她已經死了。」

藥王就是「醫界之神」的意思，指的是唐初名醫孫思邈。鄭虎臣推開陳宜中瘦弱的身體。一手搭在女子的額頭之上，凝視著她的臉龐。他所見到的情景和陳宜中所見到的完全相同。那是一種從生之痛苦中解放之表情。陳宜中默默地守候著鄭虎臣，他那硬綁綁、緊繃的情緒似乎無聲無息地從他寬廣的背上剝落了下來。

※※※

簡單地處理好埋葬事宜之後，鄭虎臣說起了自己的經歷。他以有點輕蔑的語氣訴說著自己如何在殺害賈似道之後，一度加入文天祥的義勇軍，然後又獵殺了張全之過程。在婺州通往溫州的山區當中，曾經受到張全追緝的陳宜中只能嘆息而已。

「從那時起，我就一直緊追在文丞相之後，希望與他會合，然而卻總是慢了一步而無法相見。這就是所謂的緣薄吧！」

「這也是你我得以見面之理由。」

「不想見的總是會見得到。」

說出了這句既帶諷刺又充滿真情的話，鄭虎臣大大地嘆了一口氣。

「這兩年左右的時間裡，我不知見過多少所謂的忠臣義士平白赴死，數都數不清了。什麼赤誠終究會得到回報，根本就是虛言嘛！」

他轉向默默無言的陳宜中，繼續說道。

「當然，要是本人心滿意足的話，那樣又何妨呢？我自己就從未想過要得到任何的獎賞。只是，實在太累了。」

在戰爭及逃亡之行的疲憊下，鄭虎臣輾轉來到了廣州，並且在那裡與一名舊識之女子重逢。雖說是舊識，其實不過是數日左右之事情，而且根本算不上是什麼正經的緣分。那名女子叫做玉英，是賈似道在遭到流放之際帶在身邊的五十名侍妾之一。賈似道被殺之後，侍妾們各自帶著或多或少的盤纏向四方逃散。玉英由於腦海裡印著年輕刺客所說的「向南去吧」，所以朝著南方前進。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抵達廣州之時，身上也只剩下幾枚銅錢而已。憑著對自己之姿色及歌舞琴藝的幾分自信，玉英委身於一間酒樓之中，並且在那個地方與客人鄭虎臣再次相見。

「接下來就沒什麼稀奇了。事情就是這樣，我們從廣州逃了出來。那個時候，玉英就不時會吐出黑色的血了。本來也曾想過到日本國去，但是那方面的船隻元軍查問得非常嚴密，實在是沒辦法。元朝皇帝好像打算在這二、三年之間，再度遠征日本。」

忽必烈汗遠征日本之行動已經遭遇過一次的失敗。完全將宋滅亡之後，接下來就輪到日本，這似乎已成為既定之事實了。

「忽必烈究竟是個領土欲望強大到什麼程度的人物啊！」

陳宜中為之戰慄。過去宋朝即便在水軍最強大之時期，也從未有過以武力跨海去征服另一國之念頭。忽必烈那種無止盡的宏大貪欲，著實令陳宜中極為驚訝。

「但是，忽必烈汗姑且不論，其他的朝臣和士兵們之想法又是如何？在這麼密集的征戰之下，難道不會感到疲憊而希望和平嗎？」

「這個嘛，元朝宮廷之事，我們這種人就不清楚了。」

「唉，說的也是。」

「去年我曾經一度回到杭州去。……那裡現在已經不叫做臨安府了。那個時候我在杭州所聽到的傳聞是這樣的。聽說元曾經在降元的宋朝將兵之中，招募有意加入遠征日本的志願者呢！」

陳宜中微微地吃了一驚。

「真是可笑。這樣的遠征怎麼會有人自願參加呢！」

「那是理所當然的。招募志願者只是個形式罷了。這種事情要是光看表面就輕易相信的話，也未免太過天真了吧！」

不願意參加的結果為何，相信任何人應該都猜測得到。一想到那些在脅迫之下不得已只好上了軍船，橫越萬里波濤被送到異國戰場之上的士兵們，陳宜中不禁黯然。他們這一生還能夠再活著踏上故鄉的土地嗎？

公元一二八一年在強制之下進行的第二次赴日遠征，結果相當有名。在日本軍的果敢抵抗以及異常惡劣的氣候之下，元軍不得不撤退。主將范文虎將數萬名士兵棄置於日本獨自潛逃回國。日本軍將數萬名俘虜之中的蒙古人與高麗人全部殺掉，因為此時的高麗國相當積極地助元遠征日本。而舊南宋人則全部遭到釋放。日本的主政者對於大陸之情況掌握相當正確，他們明白漢人士兵都是在侵掠者的強制威逼之下被帶到此處的受害者。

「……就是因為大宋三百餘年，從來不曾與日本國發生過戰事，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結果吧！」

嘆息之後，陳宜中向鄭虎臣問道。

「接下來，你有什麼打算嗎？」

「唉，什麼打算呀？我覺得這片土地之上似乎已經沒有我應該做的事情了……」

「可能的話，想不想到占城去看看？」

一臉的驚訝與不解，鄭虎臣直盯著陳宜中。

「到異國去吧。我身邊也需要一個值得信賴的護衛呢。如果你有意思的話，就在明日之內到船上來。」

命隨從拿起藥箱之後，陳宜中起身離去。鄭虎臣動也不動地靜靜坐著。走在強烈的近乎粗暴的陽光之下，陳宜中探索著自己邀約鄭虎臣同行之心情。他向鄭虎臣所說的話並非虛言。只不過，那並非完整之理由。陳宜中深知自己並無自殺之勇氣。他沒有辦法以一死來免於屈辱。一旦淪落到那樣的狀況之下，那個男人肯定會樂意幫自己解決問題的。雖然心中如此盤算，但陳宜中也明白，自己的算計其實經常落空。

Ⅴ

端宗皇帝終於駕崩。時間是宋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一二七八年的四月十日。即位至今尚未滿二年，年齡才十一歲。

母親楊太后悲慟極甚。寵愛她的度宗皇帝在四年前死去，現在又失去了自己的兒子。為了拯救衰弱的兒子，楊太后廢寢忘食地加以看護，而且還不時地焚香跪拜懇求天地。然而種種的努力卻絲毫沒有得到回報。

將悲哀暫置一旁，重臣們不得不思考擁立繼位天子之事。候補者有一位。也就是度宗之子、端宗之異母弟弟衛王趙昺，年齡八歲。比哥哥健康，在宮女和宦官之間的評價也非常良好。因此眾人達成協議，即刻擁立衛王為天子。

楊太后並無異議。因為她對衛王疼如自己親生兒子般。楊太后之兄楊亮節也不反對。

倘若衛王母親那邊尚有極欲擴張勢力之族人的話，或許會與楊亮節發生深刻的權力鬥爭吧。然而衛王與親人之緣分淡薄，目前只剩下祖父俞如珪一人而已。這個俞如珪原本是個身份低微之武人，自從逃離杭州臨安府以來，雖然一直都在朝為官，但是卻從未要求過權力。其他的朝臣們對他也毫無芥蒂。

就在這樣的決定之下，衛王即位成為皇帝，他是大宋第十八代的天子。歷史僅以帝昺來加以稱呼，他死後並未獲贈謚號或是廟號。

隨著新天子即位，陸秀夫敘任左丞相之職。儘管左丞相早有一位陳宜中在，但是陸秀夫卻仍然被重新任命。這同時也顯示出朝廷之正式見解，那就是「陳宜中不會再回來了」。

因為端宗之死，宋軍士氣一時之間極為低落。人們會有「已經不行了」之念頭也是在所難免。然而成為左丞相之陸秀夫卻仍舊儼然地維繫著綱紀。所有的官廷行事全都比照在臨安府之當時，依同樣之方式進行。由於形式之崩壞而導致追隨朝廷者之節度或士氣喪失，這樣的事情是陸秀夫絕對不容許發生的。

進入五月，年號重新改元為祥興元年。據《宋史》記載，帝昺即位之時在距離行宮相當近的海面上出現了一尾黃龍。這或許是來自於陽光、波濤和風之微妙作用所產生出來的自然現象吧，不過人們都對此「吉兆」感到十分喜悅。人們極欲看到吉兆。說起來，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心理因素，所以才會致使黃龍的出現。

得知端宗皇帝之死訊，元軍方面非常高興，並且更進一步地強化了軍事性攻擊。

「宋方現在正處於失去幼主的喪期之中，在這樣的時機之下發動攻勢，於仁於禮都不合吧。應該暫且按兵不動才對。」

雖然也有這樣的意見，但是反對之論調卻佔了大多數。

「這豈是講究形式上仁禮之場合？我們現在應該做的就是一口氣將亡宋之餘燼掃滅，讓天下到回復到太平才對。」

闡述著這番具體意見的人就是西夏王族後裔之李恆。

「最重要就是討伐文天祥。他和朝廷之間關係不佳，被孤立在外。雖然兵力不強，不過以他不屈不撓之個性，只要仍是自由之身，就一定會持續地奮鬥到底。最好先將陸地上的餘燼一掃而空，然後再從海陸兩面攻打衛王。」

在元朝的正式看法之中，由於並不認同帝昺之即位，因此只稱之為衛王。李恆之意見為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所認同，元軍之作戰方針於是確定。

祥興元年六月。宋之行宮移轉至崖山。孤立在外持續奮戰的文天祥，好不容易得知端宗皇帝死亡以及帝昺即位之消息。文天祥心中明白，事到如今再也無法繼續地孤軍戰鬥下去了。於是便令使者將上奏公文呈送崖山。雖然清楚表明合流之意，然而朝廷卻只送來一封「文天祥封信國公」之公函，並未同意他前往崖山行宮參拜。

此時身在行宮的陸秀夫與張世傑究竟在想些什麼？從偏袒文天祥之立場看來，陸秀夫和張世傑大概是妒忌文天祥之功績與聲望，害怕他回來爭奪地位吧。但是就文天祥而言，他根本沒有理由去誇耀那些招人妒忌之壓倒性功勳。或許是這樣吧。

「既然當初認為此處無容身之地而出走，如今再次歸來豈不同樣困擾？再說，他不是一直處在疫病流行之地區嗎？若是將那疫病帶回朝廷的話……」

實情多半是如此才對。此時，張世傑亦受封越國公。

這一陣子，文天祥一路辛苦地四處轉戰，一邊整理著身邊事務。在母親與長男相繼病死，自己也因過度勞累和營養失調而導致左眼即將失明之際，他修書給弟弟文璧並送上白銀千兩。文璧原本在廣州附近的惠州擔任知事，在元軍迫近之時他毫無抵抗地開城投降。雖然是個生存態度與哥哥完全不同之人物，但是至少目前境遇安定，因此文天祥才委託弟弟辦理母親與長男之喪事。

宋祥興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潮州附近山中一處名為五坡嶺之地方，文天祥受到張弘正所指揮之元朝大軍包圍。張弘正為張弘範之弟，因勇猛無比所以擔任其兄軍中之先鋒一職。旗下兵將亦全屬精銳。飢餓又疲憊地徘徊在疫病發生地帶之文天祥軍，完全沒有對抗之能力。幾乎就在一瞬之間，死的死、散的散。在流血與哀嚎聲中，文天祥之一名部下劉子俊大叫道：

「我乃大宋之右丞相．文天祥。要抓就抓我吧。請放過無罪的士兵們。」

劉子俊立刻就被抓住了，但緊接著又出現「這個人是假冒的，真的文天祥在那裡」之叫喊，文天祥隨即也受到重重包圍。文天祥從懷中取出腦子，一口氣吞了下去。但是──

「沒效。為什麼？」

文天祥極為錯愕。瀕臨死亡之痛苦始終沒有出現。

難道是陳宜中欺騙了他，所給的並不是毒藥？還是因為事情過了兩年半，毒性成份已經消退？還是有什麼人不希望文天祥死去，所以偷偷地將毒藥換走了？種種的可能性在文天祥的腦海裡浮現掠過，但是唯一可以確定的卻只有自己仍然活著的事實。

兩名強壯的元兵分別按住了文天祥之雙臂，第三名之元兵則拿來一副牢固之手銬。聽著手銬被上鎖的聲音，文天祥同時也下了決心。

「這是天命。無法自殺。那麼就死在這些驕傲自大的元人手裡吧！」

他向元兵告知自己之官位姓名，並以冷靜的態度被帶走。

最悲慘的是劉子俊。在弄清楚他並非文天祥之後，憤怒的元兵在巨大的鍋中注滿了油，在下面起火把油燒至沸騰，然後將劉子俊丟入鍋中。可憐的劉子俊就這麼活生生地被烹殺至死，飛濺出來的熱油還燙傷了數名元兵。

不久之後張弘範來到現場。在得知劉子俊被慘殺之經過後，他狠狠地斥責了部將一番，不過此刻還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他迅速命令部下將文天祥之手銬取下。

「閣下就是文丞相吧！」

到目前為止，文天祥所見過的元將之中，尚未有態度如此鄭重之人物出現過。

「我乃大元蔡國公，張柔之子張弘範，字仲疇。在戰場之上的種種無禮，還請丞相務必見諒。」

在弟弟張弘正將座椅擺設好之後，張弘範便領著文天祥前往上座。對方以禮相待，自己便不得不以禮回應。文天祥鄭重地回了禮，辭去上座。

「我不過是個敗軍將領罷了，這般禮遇我承受不起。」

「不，相公乃是南朝丞相。就地位而言，相公尚在吾等之上。自稱敗軍將領等等實在太過謙卑了。」

文天祥和張弘範之間的互相謙讓，張弘正以不滿之表情在一旁觀望。在他的眼中，哥哥的鄭重態度簡直到了低聲下氣之地步。光是取下手銬這一點，對於敗將而言就已經太過寬容了，就算是禮遇也無須過分到以賓客之禮奉請至上座呀。

雖然注意到弟弟的表情，但張弘範予以漠視。

「您若有什麼希望的話，請別客氣盡量吩咐。」

「說到希望我倒有一個，就是死。你應該做得到吧！」

「實在抱歉，這點我無法允諾。」

忍無可忍的張弘正跳出來大聲說道：

「既然他本人也這麼希望，為何不乾脆殺了他？這個人的部下，每個都態度乾脆地只求一死！」

「放肆！禮遇這位大人是皇帝陛下特別吩咐的。你身為臣下，竟敢違背敕命嗎？」

被哥哥一喝之下的張弘正，立刻滿臉通紅沉默不語。

此時張弘範之子張珪亦從軍在營，字公端，年齡為十五歲。由於曾經在狩獵之時於其父面前刺殺猛虎，因此年紀輕輕地就威名響震。張珪亦無法認同父親之態度。然而隨著事態之進展，他卻不由得地受到文天祥那股毅然態度所吸引。氣勢高傲之勝者與搖尾乞憐之敗者，這樣的畫面他不知見過多少回了。然而掛著戰敗之手銬卻仍然昂首闊步勇敢向前，氣勢甚至壓倒勝者之人物，至今他才第一次見到。

「吾等此後將進入潮州城，有請文丞相一同前往。」

被擄獲的文天祥當然沒有拒絕之自由，不過張弘範仍是一貫地鄭重。他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走到兒子面前低聲說道：

「何謂真正的士大夫，你可要仔細地看清楚了。從潮州出發為止，照顧丞相的事務就交給你了。一定要以賓客之禮相待。只有自殺這一點要特別留意。」

張珪緊張地一拜。

文天祥是士大夫。從前鎮守揚州的李庭芝，以及參知政事陳文龍都是。由於士大夫信奉儒教訓示，傷害身體之事是嚴格被禁止的。因此士大夫從未以刀劍自殺，而是採取服毒、上吊、投水、絕食餓死等等手段。陳文龍選擇餓死，李庭芝之所以投水失敗，原因都在於他們不想以武人之身份，而想以士大夫之身份就義。所以說，張珪只要注意這點的話，應該就沒問題了。

這個時候，單獨行動的杜滸也在元軍的追擊之下，好不容易才逃回崖山。身邊只有不到幾名的士兵而已，滿身的傷口污垢，精疲力竭，連站立步行都極為勉強，狀況實在非常淒慘。

「只有一人逃出實在詭異。說不定他已經成為元軍之密探了呢。應該把他給斬了。」

原本就討厭杜滸的蘇劉義如此主張，不過張世傑和陸秀夫卻一致地搖頭否決。

「杜司農（司農卿．杜滸）絕不是這樣的人。他好不容易才生還回來，我們應該接受他才對。」

從張世傑和陸秀夫的態度看來，倘若文天祥大難不死逃了回來，他們想必也會默默接受吧。

就這樣，杜滸在崖山之行宮獲得了一席之地。

Ⅵ

八個月過去了，陳宜中仍然滯留在占城。這是一片冬天也很溫暖、綠意從不斷絕之土地。和杭州等等相比當然是差了一截，不過都城中亦有數萬人居住，王宮及寺院週遭房舍林立，市場裡的物產也非常豐富。雖然被奉為賓客禮遇，感覺相當不錯，然而手邊之重要任務卻半點進展都沒有。也就是將端宗皇帝和宋之船隊迎至占城之任務。陳宜中委託鄭虎臣開始物色適合興建大宋行宮之土地。

「因為陳丞相曾有恩於我，所以我才直言，投靠我國實在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情啊！」

就在這一年即將結束之某日，占城王族中的有力人士將陳宜中招來自己家中，給予這樣的忠告。兩人之對話以漢語進行。這是在杭州所使用之語言，也就是說，這位有力人士曾經到杭州去留學過。

「你的意思是，貴國已經與元互通交好了嗎？那麼大宋三百二十年來與貴國建立起的友誼呢？」

「聽到你這麼說，我也感到很難過。可是我們只是個小國罷了。就連宋朝都屈服於元打開臨安府投降了，像我們這樣的小國又怎麼有辦法與元對抗呢？」

「你說的也不無道理。」

「當然，我們是不可能為了協助元而配合出兵的。只是修好而已。而且，陳丞相一家，想在我國停留多久都沒有問題。當然，我由衷地希望丞相能留下來，將中國先進之學問與醫術傳授給我國。」

自己又被當成了大夫看待了嗎？陳宜中心中不禁湧起了一股淡淡的苦澀，經過片刻的思考，他終於回答。

「關於我個人之事，我非常感激。不過，光是這樣實在是毫無意義。難道就沒別的辦法讓宋之行宮在此地興建嗎？」

「抱歉，這點實在有所困難。」

這位王族人士將朝廷之本意轉達得相當清楚。倘若是默默無聞的亡命者，尚可佯裝不知地加以收容，但是要同意宋朝之旌旗高高昇起的話可就困難了。

「那麼，陳丞相，繼續向西的話你覺得如何呢？」

「向西？」

「沒錯。你也知道，與我國以海相隔的西方就是暹羅國。」

暹羅國之後代就是泰國王朝。陳宜中與文天祥所生存的這個時代，正是素可泰王朝之發展時期。當時被稱為「大王」的蘭坎亨王才即位不久。他積極採用中國和印度文化，為國家制度奠定基礎，建設都城，以至於整個國家之發展相當迅速而且顯著。

陳宜中一沉默下來，王族就開始雄辯滔滔地熱心推薦暹羅之行。

「那裡已經有好幾百名的中華海商居住。平原寬廣豐饒，再多的人口也容納得下，和我們這種狹小多山的國家不一樣，想要建造廣大的行宮更是容易呢！」

對方的饒舌帶給陳宜中一種拚命的感覺。元之貪欲無窮無盡，占城打從心裡害怕被其征服的矛頭指到，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陳宜中向王族告辭離去。乘著占城人所抬的轎子回到旅舍之後，他招來鄭虎臣，急切地將事態告知。

「不論如何，一定得先回行宮一趟。」

「回去之後又能怎樣？」

「當然是將占城無法依賴之事，先行稟明皇上及皇太后。」

「稟告了之後又如何？」

鄭虎臣相當清醒。

「占城靠不住。那麼，就該接下來的事情吧。乾脆奉勸朝廷放棄赴占城之計劃，和元軍一戰拚個玉碎吧！」

「玉碎」這個用詞，在《北齊書》中曾被記載。距離陳宜中等人之時代大約是七百年前。本來與「瓦全」一詞是成對的。

「不行，這種事情我實在做不出來。該怎麼辦才好呢？！」

窗外溢滿了熱帶之白色光線。其白亮之程度灼熱了陳宜中之眼睛。有好一陣子他都沒有注意到，自己竟虛弱地在地上蹲了下來。

# 第七章崖山

Ⅰ

崖山。

這是位於廣州灣入口處西邊的一個島嶼。亦寫做崖山。由於珠江在河口部分分流而形成無數之三角洲，因此前方控海，後方則為遮斷水路之大型海角。

島嶼之形狀相當複雜，面積大小南北約四十里，東西約十里。低緩的丘陵在到了南邊忽然急遽隆起而形成高山，在面海之方向又以陡峭角度落下，所以這座山便被命名為做崖山。

島西側有一道名為熊海之水路，周邊更有無數之小島，可說是海陸交錯混雜之地形。隨著複雜之地勢，連帶著海流與氣流也極不單純。

在張世傑的指揮之下，二千艘軍船離開碙洲進入崖山港，在不甚寬廣的平地上建造行宮，搭建官衙及兵舍。不光是士兵而已，附近之居民也一起從事著這項作業。雖然喚作行宮，但實際上不過是座木造的樸素房子而已，只求具有遮風避雨之功能即可，因此並沒有花費太長的時間建造。據《通俗宋元軍談》所述，儘管當時被徵調來從事作業之居民們頗有怨言，不過結果卻是「不忘大宋三百餘年之恩澤，於目下背叛幼主太后而降元者，竟無一人」。或許是心中對於年幼帝昺之同情，凌駕了對於元軍之恐懼，以及對於宋軍之反感吧。經過了這麼久，宋軍終於得以在陸地上生活。帝昺與楊太后也非常高興。

「你看，就算離開籠子牠也不會逃走了。」

就如帝昺興奮的敘述一樣，白鳥絲毫沒有逃走之意。年幼的天子走到哪裡，牠就跟到哪裡。並且不時地發出撒嬌般之鳴叫，或是依偎在天子身旁。

「這隻小鳥愛慕著皇上之仁德呢！」

祖父俞如珪的眼睛瞇了起來。這是個除了可愛的孫子之外一無所有之老人。他原本就是個與權勢欲望無緣之人，光是女兒進入皇帝後宮這件事情就令他極為驚訝，產下皇子之事更是再度驚訝，到了孫子即帝位之時他的驚訝已到極限，因此反而顯得沉著平靜。即使被冠上了「國舅」這般的崇高頭銜，他的舉止行為仍然和從前沒什麼兩樣，最期待的就是「謁見」自己的孫子。而且，他相當感謝送給孫子一個「朋友」的陸秀夫。

※※※

朱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

正月二日，張弘範率領大船隊從潮州離港。給予宋朝致命一擊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此時張弘範令文天祥同行，將他拘禁在一艘軍船之上。船艙中之設備完善，衣服也並非囚犯之物而準許其穿戴宋朝高官之朝服，食物方面也與張弘範本人相同。只不過為了防範入水，因此窗子上釘上了格子護欄，並有士兵隨時監視。

如此的特意安排其中自有理由存在。因為張弘範希望文天祥能夠出面說服崖山之宋軍。如果能夠藉由文天祥之說服，不戰而令宋軍投降的話，事態就不致演變得太過嚴重。

張弘範早已經不止一次地派遣使者前往崖山說服宋軍投降。

「汝等之文丞相在我方手中，陳丞相也已經逃逸行蹤不明。汝等還有什麼值得這麼繼續奮戰到底呢？」

陳丞相也就是左丞相陳宜中已經逃亡之事，連敵人之元軍都這麼認定。不過當時之狀況，依《十八史略》當中之記載，「士民，亦叛者無」。士兵及居民，完全沒有向元軍投降之意。

正月十三日。張弘範之大船隊抵達了崖山外海。崖山港之入口被稱之為崖門。水路之左右兩側有高山對峙，看起來宛如一道黝黑的巨大鐵門。港口背後亦有險峻之高山屏障。想從陸上攻擊的話，實在是不太可能。唯一的作戰方式只有從海上發動攻擊一途而已。

「軍船二千艘，真是可惜。」

張弘範喃喃自語。宋之造船技術是多麼的精良優越，這點元軍之將領們都清清楚楚。具有遠洋航海能力之堅固軍船有二千艘。他日再度赴日遠征之際，元軍若是擁有這一配備，肯定能發揮出無比強大之作戰力量。然而張弘範卻不得不將它們葬身海底。

「元帥。」

弟弟張弘正開口叫他。他似乎聽見了哥哥的喃喃自語。

「這有什麼值得可惜的呢？管他是二千艘還是三千艘的軍船，一下子就能夠建造出來了。只要狠狠地壓搾、逼迫那些四十年來不斷地反抗天朝的狂妄南人就行了。絕對要叫他們永遠都無法再從事叛亂！」

張弘範沒有回答。他所惋惜的並非只是宋之軍船而已，還有那些指揮軍船之人才。

行事萬全周密的張弘範，得知張世傑之侄子亦在自己的大軍之中。姓張名韓。張世傑原本是北方出身之人士，曾經拜於張弘範父親張柔之麾下。倘若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的話，張世傑此刻應該不是置身防守崖山的一方，而是在攻打的一方。

在張弘範的命令之下，張韓以使者之身份前往宋軍陣營。張世傑深切地打量著二十年不見的侄子。

「仲疇大人好嗎？」

他以懷念之口吻稱呼張弘範之字。

「在他還很年輕的時候我們曾經一起並肩作戰。然而因緣巧合卻造成了今日這番局面。我心中毫無愧疚，大家各自為自己的君主而戰吧。你回去告訴他。」

「您不考慮享有榮譽之投降嗎？如果您肯接受的話，一定……」

張世傑搖頭。

「只要投降就可以得到富貴。這點我早已知道。只是心中若是有愧的話，黃金不也如同鉛塊一般嗎？」

張世傑的表情及聲音忽然變得極為嚴厲。

「回去。別再來了。下次來的話我一定將你殺了。」

張韓迫不得已只好回去，並且將情況原原本本地轉告張弘範。張弘範點了點頭。

「他畢竟還是不願投降。這樣的男人正是我極欲網羅之人才。說來矛盾，但的確是非常矛盾。」

在其弟張弘正與其子張珪的陪伴之下，張弘範眺望著宋軍之水軍陣營。亞熱帶的海洋到了冬天，經常都籠罩在一片乳白色的海霧之中，不知不覺地臉頰就濕了。強風吹散霧氣之後，就看得到如同漆黑的城牆般聳立在海上的浩大船隊。無數的紅旗迎風飄揚，其威嚴之陣容就宛如浮現在水面上的海底龍宮一樣。

「把你的意見說來聽聽。」

在張弘範的催促之下，張弘正滿臉銳氣地回答道：

「看起來雖然是極難攻破的堅強陣容，但其實一點也不可怕。他們將大船鎖在一起築成了水上要塞。簡直是擺明了教人以火攻一樣。接下來的強風吹襲之日，就是我們擊潰宋軍之日。」

「公端，你的看法如何？」

被父親叫到名字，張珪以略帶緊張的口氣回答道：

「我的想法和叔叔所說的一樣。在強風之日配合潮流走向以火船突進的話，就能夠立刻引發火災。到時候就算是切斷鎖鍊也逃不了，整個船隊都會化成灰燼。」

「……唉，真有這麼順利嗎？」

張弘範陷入了思考。海風轉弱，白霧又再度地遮掩住宋軍之大船隊。

「事情一定會順利的。不戰戰看怎麼知道結果如何呢？」

在張弘正的主張之下，張弘範再度思考了片刻，終於點頭答應。若不試著交戰一回的話，根本無從掌握住宋軍之優勢以及弱點。即使戰敗，以元軍目前的回復力來說，可謂是無窮無盡。和禁不起一敗的宋軍情勢完全不同。

就這樣，翌日十四日，元軍對於宋軍之水上作戰，展開了第一回合攻勢。

文天祥從船艙窗戶的格子間隙，眺望著宋軍之水上陣營。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他雖然在陸地上指揮實戰，並從一次次的野戰與攻城戰中累積了不少經驗，然而水戰方面的經驗卻完全沒有，僅僅擁有兵書上所學到的理論知識而已。

過去杜滸也曾經向執著於內陸地區軍事活動的文天祥建言，請他考慮利用沿海地區複雜的地形與潮流，以小舟來發動水陸兩棲戰之可能性。但是文天祥並沒有採納。因為他認為，若是在沿海地區發動戰事的話，就不得不與朝廷保持著密切之聯繫，如此一來反而會令行動受到牽制。看來文天祥缺乏協調性之傾向的確存在。另外，儘管史料上完全沒有記載，不過文天祥在搭船從通州前往溫州的旅途之中，似乎為了嚴重的暈船而苦惱不已。或許因此而導致他對水戰毫無興趣，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如此將巨船鎖在一起，若是遭到火攻的話，豈不是頃刻間就全軍覆沒了嗎？張樞密究竟有何打算呢？」

文天祥的耳邊響起了盛大的銅鑼聲響。在窗框及格子的限制之下，文天祥之視野隨著元之軍船移動。

指揮者為張弘正及張珪。不過操縱軍船前進之士兵有過半數，原本都隸屬於宋朝水軍。投降元軍之後，現在為了討伐過去之君主和僚友而成了在陣前突進之尖兵。

眼看著三百艘軍船向前突進，宋之水上陣營卻完全沒有動靜，彷彿是在嘲笑著敵人之輕率舉動一樣。元之船隊在距離一里之處停住。超過百艘之小舟開始移動。舟上全都注滿了柴油，並且已經點火燃燒。海面上瞬時出現了百餘支巨大的火把。這些火把乘著潮流前進衝向水上陣營之樣子，呈現出一股異樣的美感。

火船群終於抵達水上陣營。接下來，水上陣營應該會立即開始燃燒，並且出現一道火焰之牆才對。然而火勢卻並沒有延燒開來。張世傑早就預期敵人會採取火攻。因此位於水上陣營最外側之軍船，早就事先在船體外壁塗上了一層厚厚的冷泥。不久之後，船上伸出了數百支又長又粗之棍棒，將火船群一一地推開，並且往反方向推進。

元軍剎時目瞪口呆。火船現在正乘著變化之潮流，向元軍陣營快速地衝了回來。

「不妙。快退、快退！」

就連一向勇猛的張弘正，此刻也不禁驚惶失措地狼狽大叫。退兵之銅鑼大響，三百餘艘之軍船慌慌張張地改變方向。幸虧並未出現互相衝撞之醜態，不過要逆著潮流改變方向卻得花上一段的時間才做得到。就在尚未完成全體撤退之態勢時，火船就已衝撞了上來。好幾個地方在同一時間發出碰撞之巨響。密集的元軍船隊，根本無法閃避火船。

立刻就有數艘軍船起火燃燒。而且還是被自己人所放的火點燃。被火苗包圍的船帆宛如怪鳥般地在空中飛揚，下方的元兵則慌亂地四處逃竄。

「這是何等醜態呀！」

既憤怒又懊惱的張弘正在甲板上跺步。此時甲板上忽然傳來尖銳之聲音，並且插上了數支弓箭。張弘正一看。從屹立不搖的水上陣營之陰影處，駛出了五十艘左右被稱之為「蒙衝」之小型軍船，正在波浪之間飛馳疾行。船體左右各有五根船槳氣勢雄偉地拍打水面，船上之弩以每次數十支的弓箭及火箭不斷地發出攻擊。

隨著一聲聲之哀嚎，元兵不是倒地就是掉入海裡。立於蒙衝之上技巧地進行指揮的宋軍將領為梁窕。看著己方節節敗退之張珪，拉滿弓弦，咻地放出一箭。

箭矢從梁窕的兩眼貫穿而入。右手仍握著長槍的染窕剎時全身僵硬。當蒙衝在海浪之上劇烈地搖晃之時，已經死亡的梁窕就這麼頭朝下地跌落到海面上。

失去指揮官之後，宋軍也不再追擊，元軍好不容易才得以解救戰敗的同僚。

Ⅱ

「敗得可真徹底呀！」

張弘範苦笑道。元軍在射殺梁窕的唯一戰果之下，失去了五十艘的軍船。宋軍方面連一艘船都沒有受到損害。浮在海面上的二千餘具屍體，九成以上都是元軍。只不過是前哨戰而已，就已經嘗到如此之慘敗，宋軍大勝之後的下一場戰役，不禁令人擔憂。

「想從正面攻破水上陣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能夠再輕率地採取火攻。在體驗到這兩點之後，接下來該如何應對呢？」

張弘範環視著諸將。張弘正與張珪慚愧地不敢抬起頭來。劉深、唆都、阿里海牙、阿剌罕……張弘範的視線不斷移動，最後停留在李恆之臉上。

「副元帥。」

之所以如此稱呼，原因是李恆於前些日子被忽必烈授予「蒙古漢軍都副元帥」之封號。而蒙古漢軍都元帥自然就是張弘範本人。

「去找文丞相協助吧。看他能不能出面說服宋軍投降。」

「……也好，確實是良策。」

此話並非出自真心，而是諷刺，這一點從李恆的表情以及口吻就可以清楚明白地感受到。然而他並未提出異議。

李恆在翻譯官的陪同之下，等著文天祥被帶到面前。由於並未被套上手銬，因此左右被兩名強健之士兵包夾也是無可奈何的吧。

李恆盡可能以鄭重之口吻，傳達出張弘範的意思。文天祥並沒有就重點回答：

「謹向副元帥致上謝意。」

這句話大出李恆之意料。

李恆在追擊文天祥的過程之中，曾經率領大軍經過青州。那個地方是文天祥的故鄉，並為一族代代之墓地所在。有人欲將墓地掘起以此羞辱文天祥。李恆發現之後憤然怒聲罵道：

「我等身受敕命，追討在生之文天祥。過去的死者等等，一概與吾等無干。誰讓你們去破壞他人之墓地？」

在後來輾轉聽到這件事情的文天祥，對李恆相當感激。

「你不必向我道謝。我等武人亦有自己的尊嚴所在。回到正題吧，關於勸說降服之事，你的回答如何？」

「我乃敗軍之將，對於仍然持續戰鬥之同伴，並無半句勸告之言。」

寂寥地笑了一笑，文天祥將一篇詩交給了李恆。他並沒有被禁止使用筆、墨、紙、硯這「文房四寶」。詩中的最後兩行如下──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只要是人就難免一死，因此沒有必要過於恐懼。唯有貫徹信義堅持到底，才能夠在歷史上留下不滅之名。」

大約是這樣的意思。接下來文天祥便始終保持沉默，李恆只好帶著他的詩回去向張弘範覆命。

張弘範亦有文藻。一讀完文天祥之詩句，他就立刻掌握住作者的真正意思。張弘範「笑而置之」，所有的文獻均有記載。

「是什麼事情令你如此愉快呢？」

李恆不怎麼高興地問道。而且是故意這麼問道。對他而言，文天祥之心意是再明顯不過了，而張世傑也根本不會投降。事到如今還用勸降之計，實在是太過迂腐。

李恆心中之種種想法，張弘範自然是一清二楚。他只是想在最終決戰之前再度確認罷了。

「宋之守城名將極多。揚州的李庭芝是，釣魚城之張玨也是。」

釣魚城是長江上游四川地區的要衝，地處嘉陵江與涪江兩大河流之交會點，三方為絕壁所環繞之山上。人稱「四川虎將」張玨據守此城，不斷地防守著如怒濤般湧到之蒙古軍隊。蒙古第四代皇帝蒙哥汗，也即忽必烈汗之兄，就是在圍攻釣魚城之陣中摔死的。也有傳說指稱，蒙哥是為張玨所放之弓箭射殺。

忽必烈汗即位，改國號為元之後，張玨仍持續固守著釣魚城。儘管沒有援軍，甚至連杭州臨安府也已經開城投降，然而地處偏遠四川之地的張玨，仍舊持續地孤獨奮戰。蒙古對於釣魚城之包圍攻擊開始於公元一二五九年。宋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一二七八年二月，因為迫不得已之要件而離開釣魚城的張玨，在元軍的包圍之下被擒自殺。前前後後抵擋元軍之圍攻，一共有十九年之久。李恆憤恨地說道。

「和張世傑之糾纏也不止十九年了。」

「連孫子都生得出來了呢！」

張弘範一臉正經地如此回答，諸將起先感到困惑，不久之後才有數人苦笑地回應了主將之戲言。

「在今日的勝利之下，宋軍會重新展開作戰嗎？」

對於張珪之詢問，張弘範如此回答。

「那樣的陣形令張世傑獲得今日之成功。既然是成功之陣形就沒有改變之必要。換句話說，除非突破這個陣形，否則絕無勝利之法。」

「話說回來，光是從正面攻擊的話，再攻幾次結果都是一樣的吧！」

這句話是李恆所說。

「既然如此，不如將我軍四方分散同時攻擊，讓敵人毫無喘息機會。敵軍雖然號稱十八萬，但卻包含了文官及其家人，還有宮女、宦官在內。能夠從事作戰的人數頂多只有一半而已。而我方有三十萬。光是數量就足夠壓倒對方了。」

對於李恆之意見，張弘範無言地點頭認同。此時下屬忽然慌慌張張地前來通傳。雖然已經入夜，但是水上陣營方面似乎有人乘著小舟而來。

諸將全都走出船艙查看。

海面上激起了一道白色浪濤。小舟在不意之下整個翻覆。被拋入海中的那名男子看起來似乎並不善於游泳。雖然死命地抓著木板不放，但是在波浪的拍打之下還是漸漸地下沉。站在船邊的張弘範穿透黑暗隱約地看到之時，那名男子的頭部已沒入水面，於是他吩咐左右。

「把那名男子救上來吧！」

在張弘範的命令之下，善於游泳之舊南宋軍出身士兵四人，立刻脫下胄甲躍身縱入海面。不久之後那名男子就被帶到了張弘範面前。雖說是南方之地，但是泡在冬天的海水之中，還是讓他的嘴唇凍成了鉛色。準備熱酒讓他飲下之後，經翻譯官一問，竟是個令人意想不到之人物。甚至根本沒有翻譯之必要。

「我叫做孫安甫，是唆都元帥麾下之人。」

孫安甫立刻將事情原由道來。去年夏天他在唆都的命令之下，以使者之身份出發向張世傑招降。孫安甫與張世傑原本就是舊識，並且相當瞭解他的為人。如果從正面勸降的話，張世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而且若是太執意勸服的話，說不定反而會令他在一怒之下殺了孫安甫。

在旅途之中，孫安甫不斷思考，終於想出一個計策。與張世傑再會之時，孫安甫對他說了以下這一番話。

「過去我雖然投效元軍，拜在唆都麾下，但是前一陣子看到唆都在興化軍城之虐殺行為之後實在非常反感。那些人果真是蠻夷之輩，不值得信賴。我願拜於張將軍麾下為宋朝效力。」

張世傑相當欣喜地同意了，然而蘇劉義卻主張道：

「這個人有蹊蹺。應該將他斬了。」

儘管如此，張世傑卻與以反駁。

「像你這樣子說斬就斬，從此之後誰還敢來投靠我們呢！」

於是孫安甫就這麼在陣中被安置下來。然而這一次，蘇劉義的看法是正確的。

「結果終於讓我查到了宋軍之水源所在。只要我們突襲水源並且將它佔領，宋軍就無水可飲了。不必經過戰爭就能夠獲得勝利。」

張弘範和李恆之眼中，同時閃耀出銳利之光芒。兩人之視線相交。先開口的是李恆。

「你能在晚上帶我們到那個地方去嗎？」

「當然。」

「太好了，快帶路。」

「倘若所言屬實則賞萬金、封將軍。若有虛假我保證你當場人頭落地。」李恆說完之後立刻率領二千精兵，由孫安甫的帶路出發。

李恆上陸之後，在崖山內部採取迂迴之形態在黑暗的路上行軍。看守水源之宋軍數量很少，想必是完全沒預料到水源竟會被敵人發現吧。李恆將水源團團包圍，殺死了五十名左右之宋兵，佔領水源。李恆之速斷速決，在一夜之間便決定了宋軍之命運。

「這下子贏定了。」

接到佔領水源之捷報後，張弘範冷靜而充滿自信地斷言道。

「不論宋軍將兵有多麼勇武，沒有水絕對是無法戰鬥的。我軍只要靜靜等待，他們自會被乾渴逼到極限。接下來，只要選擇一個必勝的時刻發動攻勢就行了。」

諸將歡欣鼓舞。下令解散後，張弘範陷入沉思。這的確是個必勝之策，若是到了這個地步還是失敗的話，千年之後，不知會蒙受何等恥笑呢。

Ⅲ

二月一日，宋之將軍陳寶從水上陣營脫逃，向元軍投降。他是趁著夜晚之時偷偷將鎖砍斷，乘著軍船而來的。宋軍得知消息之後，雖然派出蒙衝在後方追趕，但終究還是被陳寶擺脫。陳寶好不容易才抵達元軍陣營。

「實在無法再戰鬥下去了。精力和體力早就已經耗盡。」

一臉疲憊表情的陳寶如此說道，並且要求水喝。張弘範命令士兵搬來一整桶的水。陳寶低聲一吼，立刻就抱起水桶喝個精光。放下空桶子，在翻譯官的催促之下陳寶繼續說話。

宋軍在乾渴之下苦不堪言。不光是飲水不足的問題而已，連米都沒辦法煮，只能將乾的米和肉硬吞入口，實在是非常艱苦。有人開始按捺不住而喝起海水，但卻更加口渴，只好痛苦地嘔吐出來。供水船的水槽幾乎已經空了。即使是幼主，就是年幼的帝昺，也無法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只能夠聽從楊太后之勸導靜靜地忍耐。祖父俞如珪看不下去想將自己的水獻上，然而帝昺卻予以回絕，並且將自己的水分給小鳥……

「鳥？」

「那是皇上……」

說到一半，陳寶忽然停頓改口。

「那是衛王極為寵愛的一隻白雉。」

從他的態度之中，張弘範可以感受到宋軍將兵們對於衛王所懷抱之心情。從那時起，就再也沒有繼陳寶之後來向元軍投降的人出現。對於張弘範而言，這時他才重新體認到宋軍之團結，以及張世傑和陸秀夫之統率力。

張弘範仍然持續地等待。他在等著元軍士氣達到頂點，以及宋軍衰弱的時刻來臨。上天對宋軍實在無情。自從元軍佔領水源以來，崖山便從未下過一滴的雨。哪怕是五天才降一次雨都好，那麼宋軍之乾渴就能夠得到舒解了。到了二月五日，張弘範在晚間宴請諸將。

酒過一巡之後他從坐席上站了起來。彷彿感覺到什麼大事將發生，諸將們的視線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張弘範朗聲宣佈：

「明日，一戰亡宋。」

請將歡聲雷動。高昂的叫喊之聲連獨處於船艙之中的文天祥都聽得到。

「記得一定要生擒衛王，把他帶到陛下面前，讓他跪地臣服，向陛下乞求慈悲！」

聽到張弘正的話，文天祥忍不住閉上了雙眼。以蹂躪敗者之自尊做為饒恕性命之交換，並且稱之為「慈悲」。勝者之驕傲有如一把利刃般，刺進了文天祥心中。

不久之後艙門開啟，來者是一臉稚氣的張珪。他鄭重地一拜。

「我來傳達父親之命令。明朝，請文丞相一同前往船樓。」

大概是要他無可逃避地直視宋之滅亡的意思吧。文天祥低聲地回了句「是」。

宋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二月六日。不論幾度的朝代交替，只要中華帝國仍然存在，就絕對無法忘懷的日子來臨了。

這天，天雖已亮但卻仍舊昏暗，到處都籠罩在一片分不清是雲還是霧的漆黑水氣之下。

《元史．卷百二十九．李恆傳》之中以「是日，黑氣如霧」來形容當日之情況。銅鑼之聲劃破黑氣傳向了四面八方。

「元軍出動了！」

張世傑站在船樓上，聽取著蘇劉義之報告。狂風在海面上呼嘯著，每當黑暗的水氣被捲入渦流之時，便可看見元軍的大船隊所激起之白色浪濤不斷地靠近。

「把剩下的水全部分給士兵們飲用。」

從張世傑的口氣中，蘇劉義明白了一切，於是大聲地指示士兵們照辦。甲板上剎時間排滿了數百個桶子。雖然是存放已久的水，不過士兵們仍交替地大口喝著。在吞嚥的聲音之中，喝進去的水彷彿全都滲入了乾渴的喉嚨和胃裡。

「把這些全部都喝光吧！只要戰勝元軍，我們就有新的水可以喝了。要是戰到一半喉嚨乾了的話，也罷，我們就喝元兵的血！」

在下達了這個強烈的命令之後，蘇劉義便將自己手上喝乾之茶碗砸上甲板摔了個粉碎。士氣昂然的士兵們紛紛加以模仿，水上陣營中頓時充滿了茶碗破碎之聲音。

張世傑開口。

「蘇將軍，你去保護皇太后之座船吧！」

「什麼？為何不命我擔任先鋒呢？」

「因為這個任務更重要，所以非得由你擔當不可。去吧，就算是犧牲生命也務必要守護皇太后之安全。」

劉蘇義接下命令之後，便率領著百名左右的直屬士兵，朝著楊太后之座船移動。水上陣營的構造是以鎖鍊將所有的巨船連結在一起，船與船之間並架有木板相通，因此徒步移動一點都不會不方便。簡直就像是座海上的浮城一樣。

被稱之為帝舟的帝昺座船位於水上陣營之最深處，四周包圍著十幾二十層有如鐵壁般的軍船嚴密守護。在遙遠的銅鑼聲中，帝昺用完早膳，正準備開始上午之課程。

「戰事之指揮就交由張樞密負責，請皇上如往常般進行日課。」

陸秀夫說完之後，便召來了禮部侍郎鄧光薦。這位老臣可謂是崖山行宮之中最為優秀的學者。

帝昺恭敬地向老師一拜之後，《大學》之講課就開始了。所謂《大學》是「四書五經」之一，內容主要是闡述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基本道理。自宋代以後才特別受到重視。首先將四書合訂成本並撰寫集註者為宋朝朱熹。此時朝廷有人認為「這個時期還講述《大學》未免太拘泥於形式」。

但陸秀夫不以為然。他認為，正因為是非常時期，所以更是不能不講究形式。如果一開始就可以不要形式，那麼事到如今又何需擁立幼帝奉之為宋朝正朔呢？那難道不是應該守護之價值的根源所在嗎？倘若是的話，那麼就絕不能容許形式被簡略或適切地對待。若是無法像一個正統朝廷般地予以堅守，就等於是屈服於元之武力，同時也是否定自己存在之意義。

當然，陸秀夫之堅持並不單純是為了這樣的道理而已。他對於帝昺之為人、資質都抱持著高度的期待與感情。「如果健全地加以栽培的話，帝昺將來一定會成為一位賢明的君主」，這是他心裡的想法。就像是俗話所說的，望子成龍之心態吧。

戰爭已經開始。宋元兩軍之吶喊與軍鼓之聲響也從遠近各處不斷地傳來。

劃破黑色的海面留下了白色航跡，元軍來到了水上陣營前。並非全軍齊集。只有李恆所率領之八百餘艘軍船而已。李恆和張世傑一樣，都是陸地上之驍雄。不論是騎兵戰、攻城戰，在各方面都擁有不敗之威名。如果這場水上戰亦大獲全勝的話，那麼屢戰屢勝之聲名絕對會更加響震。

看到勇往突進的元軍船上，寫著大大「李」字之軍旗飄揚，張世傑的表情更嚴肅了。就如同元軍懼於張世傑之名一樣，宋軍對於李恆之名也不敢輕忽。任由濕冷的風打在臉上，李恆一聲令下──

「回回炮、預備。」

「是！」

「好，射擊，別瞄歪了！」

李恆的手在空中，由上而下一揮。

彷彿在極近之處打雷了一樣。

站在船樓之上的文天祥驚訝地默默凝視著戰場。火焰和黑煙從元軍之船首躥出，朝著宋之水上陣營直奔而去，看起來就像是火龍在追趕著獵物一樣。

Ⅳ

崖山之戰，可謂是世界戰史之上首次使用火炮之海戰。大敗金軍之「采石磯之戰」，當時雖然也使用了名為「火槍」之武器，但是這回更用上了火藥，並且能夠發射出極具爆發力之炮彈。

宋之水上陣營一角發生爆炸，一瞬之間紅光閃爍，接著便冒出了濃濃的白煙。在低沉的爆炸聲中，船樓也隨之碎裂四散。

同一時間裡，因為炮彈並沒有全數命中，海面上出現了好幾道水柱，不過水上陣營看起來卻整體都在搖晃著。光是被崩壞的船樓壓在底下，就死傷了十幾人以上之宋兵。

「突擊！」

船樓上的李恆發下號令。在激烈的銅鑼聲中，元之軍船正對著宋之水上陣營於海面疾行而來。

就在即將衝撞水上陣營的前一刻，元軍軍船忽然改變方向。彷彿要擦撞上水上陣營似的一邊劃著水，一邊從船側發射出豪雨般之弓箭、火箭與石彈。船上之宋兵一一中箭倒地。宋軍接著亦不示弱地放弩，射出火箭。

當元軍的第一波從海面上迅速撤離之後，第二波立刻殺到。這一次元軍並沒有在水上陣營之前轉換方向，而是高速加以衝撞。在方興與張達的號令之下，數百具弩一齊發射。弓箭化成了驟雨降落在元軍身上，瞬時便將船上的元兵撂倒。毫不畏懼持續突進之元軍軍船，撞上了構成水上陣營之宋軍的巨船船壁。巨船僅僅隨著波浪搖晃了一陣而已，就連疑似損害之損害都沒有。

手執白刃的元兵一邊吶喊一邊躍上了宋船。迎接著元兵的是一整片微微發亮之槍壁。在氣勢猛烈地朝著槍壁突進之下，被刺死的元兵行列噴著鮮血，跌落至己方的船上。

元軍連續發動了三十回之攻擊。而三十回盡為宋軍擊退。巨船所連結而成之水上陣營屢攻不破，並且已經造成元軍五千多人之死傷。不但如此，除了回回炮之外，其他武器對於水上陣營而言彷彿連刮傷都做不到。

在奇妙而悠揚的樂聲之中，元軍開始撤退。宋軍將兵終於得以喘息。如果天氣晴朗的話，此刻應該差不多是日正當中之時辰吧。

「元軍打算回去休息片刻吃中餐了吧！」

「從黎明前一直戰到現在。我們也都累了呢。稍微休息一下也好。」

就算宋軍放鬆休息，也是人之常情吧。畢竟他們已經從黎明持續奮戰到中午，既沒休息也沒進食地一直抵抗著元軍頑強之波狀攻擊。

「話說回來，我們的水上陣營還真是難攻不敗呢！」

「我還在猜想元軍不知會不會記不住教訓地再次採用火攻，看來果真不敢再嘗試了。」

「他們原本就是沒有文字的野蠻人罷了。哪裡懂什麼叫做兵法呀！」

眾人一陣哄笑，但是隨即就嘶啞地咳嗽了起來。因為喉嚨實在太乾燥了。

笑聲忽然中止，宋軍士兵們疑惑地看向西方。黑暗的漩渦之中，出現了無數船影。影像迅速地擴大，不一會兒就佔據了整個視野來到陣前。

「西方有敵！」

士兵們大聲疾呼。

漲潮的時間在正午。同一個時間裡，崖山周邊之潮流走勢也驟然一變。宛如急流般的海水聲勢洶湧地向水上陣營推進。張弘範之本軍正乘著潮流之勢蜂擁而來，而且軍船數量比起李恆要多了數倍。

三門回回炮隆隆咆哮。一彈在海面上激起了又高又白之水柱，一彈將某艘宋船之船樓打得爆裂，另一彈則把連結軍船之大鎖炸得粉碎四散。木屑和人體在空中飛舞，鮮血化成了紅霧撒落在宋兵頭上。李恆船隊也於同一時間折返，為再度發動攻擊而急速前進。

元軍就這樣從東西兩方，同時對水上陣營發動攻擊。

以機動性而言，元軍遠勝宋軍。乘著灰色波浪向前猛衝，一靠近宋之水上陣營，便立即弓箭火箭亂射。暗雲之下，灰色的海面之中彷彿埋藏了數萬支箭。宋兵雖舉盾防禦，然而一面盾最多也只能抵擋三十根箭而已。一旦中了火箭燃燒起來，就只好丟棄不用。當宋兵頓失防備，中箭倒在甲板之時，才發現甲板亦早已插滿弓箭，成了一片雜亂的箭林。

回回炮再次咆哮。在閃光及轟響之中，水上陣營之船樓被炮彈刮起，撕裂的部分人體拖著血的尾巴飛入了半空之中。水柱在海面上升起，二道、三道、四道。

水上陣營的各處都發生了震動。一次有數十艘的元船以船體衝撞，在船舷相交之同時元兵正趁勢手持白刃蜂擁而上。肉搏戰瞬時展開。水上陣營之外緣部分立刻充滿了刀光劍影。置身於其中一個角落的正是文天祥之心腹杜滸。

杜滸揮舞著狼牙棒。這是一種棍棒之尖端膨大成球狀，並且植入了無數鐵刺之兵器。若是被它擊中的話，立刻就頭破血流。

「看仔細了！這就是大宋司農卿杜滸之最後一戰。」

杜滸大喊之後，立即縱身於元軍之中。狼牙棒一迴旋，元兵之刀槍頓時聞聲斷裂向外飛散。血腥氣味四處瀰漫，斷頭斷臂滾落在甲板之上。身體遭長槍貫穿的士兵，以手上的刀向對手臉部扔去，兩者同時鮮血淋漓地翻滾倒地。此時回回炮再度穿破黑霧落下，將敵我雙方之士兵一起轟上了天。甲板為之碎裂，士兵們在慘叫之中跌落船底。軍船劇烈地搖動，鎖鍊也吱吱嘎嘎地響著。緊接著在回回炮的轟然巨響之下，船腹被開了一個大洞，海水立刻灌了進來。軍船開始傾斜。然而在傾斜的甲板上的廝殺卻不曾間斷。

楊亮節亦奮戰不懈。雖然曾經被秀王趙與檡批評為「將朝廷私己化」，但是身為武將的他卻毫不怯懦。在激勵過士兵之後，他也親自揮舞著長槍與敵人交鋒。或是戳刺，或是重擊、猛插、撂倒，元兵之血幾乎沾滿了整支槍柄。甲板上堆滿了兩軍士兵之屍體。活著的人就這麼踏在屍堆之上，繼續以刀劍互擊。

鬥志毫不遜色的宋軍之所以一步一步後退，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體力不濟。連續幾天都沒有水渴，只能勉強硬吞食物的宋兵，和養精蓄銳營養充分的元兵，根本無法勢均力敵地進行交戰。儘管如此，宋兵卻沒有全軍潰敗。身為總帥之張世傑本人亦從城樓跳上了甲板，像割草般地砍倒成群之元兵，直到沾滿了脂血的大刀再也砍不動了，才將大刀棄置一旁，再度回到船樓之上指揮作戰。只可惜，不論宋軍多麼地勇敢奮戰，終究還是抵擋不住回回炮的猛攻，而沉沒了二艘軍船。

「水上陣營的一角破了。就是現在！」

在一旁等待機會的是唆都。五十艘小舟早已事先備妥。舟中滿載著乾柴，並已注入了大量的油。唆都令這些小舟順著潮流漂浮，並且將之推向了水上陣營。由於沉沒了兩艘軍船，致使水上陣營的某個部分產生了空隙。而元軍火船就這麼被吸入了空隙之中。

「好、放火。」

一聲令下，數百支火箭被釋放出來。那軌跡就像是金黃色的蛇群在空中飛舞一樣。每艘小舟都插上了十數支火箭。一瞬之間小舟全都變成了巨大的火球。五十團火球從水上陣營的破裂之處開始向內部入侵。難攻不敗的水上陣營情勢一轉，露出了弱點。火勢一旦向內部侵入，就再也迴避不了火攻。五十艘火船朝著高密度聚集之宋軍軍船深入突進，並且一艘艘地加以延燒。

宋之軍船群開始燃燒。黑煙比黑霧更加陰暗，滾滾旋起，宛如數千條黑龍亂舞。深紅和金黃色的火焰在黑煙之中熊熊燃燒、閃耀。火光在冑甲和刀劍反射下所展現出之異樣美感，令觀者無不為之戰慄。

儘管如此，以鐵鎖連結在一起的船隊並未一口氣地全數燒光。陰冷的濕氣抑制了火勢，然而卻也未強到足以消滅火焰之程度。在水龍與火龍之力量抗衡之下，火焰彷彿永遠都吐不盡一樣。

從水上陣營之一角崩潰，火攻已然奏效。從形勢看來，戰況很明顯的利於元軍。在火焰和濃煙之中，元軍不斷以載著新手之船隻靠近水上陣營，在猛射一波弓箭與火箭之後，接著便手執白刃擁上宋船。宋兵仍舊不斷地予以回擊，可是人數卻已比早上少了很多。一名宋兵同時被三名元兵猛攻，從前後加以砍、刺、擊倒。就算擊斃一名元兵，馬上又有新手出現將宋兵包圍

宋軍並無可供交替之預備兵力存在。將兵們從黎明開始就一直不斷地努力奮戰。不但沒水，而且還傷痕纍纍，極為疲憊。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不斷地戰鬥著。

一艘又一艘。宋之軍船接二連三地落入元軍手中。不過元軍也並非毫無損傷。刀與刀、槍與槍、矛與矛之激戰不斷上演，甲板被兩軍所流之血浸成了紅黑色且滑溜不已。

身負十餘處創傷倒臥在血池之中的宋兵，出其不意地亮出兵刃將元兵之小腿砍斷。看見同伴哀嚎地橫倒在地，其他的元兵發出怒吼，揮刀將宋兵砍成了肉醬。回回炮之炮彈爆裂，火箭傾盆而來。在火、煙以及轟然巨響之中，血流得更多了。受傷之士兵跌落海面，屍體被甲板掩埋。鐵鎖被轟碎，向外海飄流而去之軍船在烈火的包圍之下轉著圈圈。死戰仍舊持續，不知何時才會結束。厚厚的黑雲之上，太陽應該早已經落入西方了吧。

「說實在話，我本來以為可以勝得稍微輕鬆一點的，誰知道這些人竟然拚命到這個地步。」

猛將李恆嘆息道。

「若是杭州臨安府不投降，而是在文天祥及張世傑的指揮之下抵抗的話，我們可就要不寒而慄了。當時伯顏丞相將文天祥監禁起來的決定是正確的。」

李恆絕不是個會輕判情勢的人。唯有這一天的決戰，他判斷宋軍將兵會大舉崩潰而投降，差不多過午之後就能夠了結戰事。實在是錯估得相當離譜。倘若他們沒有佔領宋軍水源的話，不知道究竟會是什麼樣的局面呢？

張弘範之子張珪亦在船樓之上眺望著眼前這片水深火熱之戰場，他忍不住屏息驚異。

論兵力論陣形，元軍從一開始就佔有壓倒性之優勢。不但如此，宋軍還因為斷水而導致將兵們都極度衰弱，況且元軍還擁有強力之新武器回回炮。儘管如此，從黎明戰到了黃昏，元軍卻依然無法高唱勝利之凱歌。

「剩下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我軍一定會勝利的。」

勝利的自信雖然並未動搖，但是張珪心中忍不住產生疑問。

「可是，究竟是什麼因素驅使著他們如此地奮戰到底呢？放下武器投降的話，不但生命得以保全，就連水要喝多少就有多少呀！」

張珪直盯著文天祥。文天祥和張珪並立在船樓之上，在冷霧和寒風之中，像座雕像般動也不動地凝視著水上陣營之火勢。直到察覺張珪之視線，他才轉過頭去開口說話。

「這點公端閣下是不會明白的。」

文天祥的語調之中並無自豪，而是充滿著沉痛的迴響。自水上陣營冒出火和煙的那一刻開始，文天祥就有了宋軍敗亡，再也沒有致勝的機會之覺悟。

「公端閣下到目前為止幾乎一路常勝。您自身是，元軍全體亦是。理所當然，自會認為戰爭之目的就是為了勝利。」

文天祥之話令張珪更加困惑。雖然是個天資聰穎的年輕人，但他從未體驗過人生辛酸，亡國之悲慟更是超乎想像之外。

「文丞相，容我重複您剛說的話。戰爭的目的難道不是為了勝利嗎？倘若勝利並非目的所在，那麼究竟是為何而戰？這點我不懂。」

一口氣將話說完，張珪保持緘默地等待對方之回答。

「也對……究竟是為何而戰哪！」

文天祥喃喃自語。他終究無法和張世傑及陸秀夫一起並肩奮戰直到最後。然而他感覺自己和他們的心情，雖然不能說是百分之百但至少在某個部分是相同的。

Ⅴ

這是發生在一瞬間之事。

一艘宋軍軍船起了變化。沒有燃燒，也沒有爆炸。只是桅檣倒了下來。桅檣就是桅桿。桅桿吱吱嘎嘎地倒在甲板之上，接著又彈了起來落入海面。

宋軍與元軍同時發出聲音。宋軍是悲嘆，元軍是歡呼。宋軍船桅倒塌所代表的意義，就是該船已經遭到元軍壓制，或是受到實力之壓制，再不然就是因為力竭而投降敵人。

「翟國秀、劉俊二將降敵。」

聽到張達所傳來之兇報，張世傑無言地怒視前方。宋船之船桅在他的視野之中接二連三地倒塌。後方傳來了異樣之聲響，張世傑感受到背後之熱氣。一艘己方軍船在極近之處燃燒起來。前方吹來冷濕的海風，張世傑的心被無聲地撕裂。

「把鎖砍斷！」

收到張世傑之命令，在他身邊的部將李陽，立刻以乾枯的喉嚨強行大聲傳令：「把鎖砍斷！」命令立刻受到執行。士兵們揮起斧頭將鎖鍊砍斷。船帆迎風鼓起，張世傑之船首劃破了黑暗的浪潮前進。頃刻之間，三十艘左右之軍船才起而倣傚，脫離了水上陣營。為了阻止宋船離開，一艘元船猛烈地擋在前方。接著是一陣激烈的衝撞。

受到衝角撞擊的元船，在沉重的悶響之中向左右斷裂。就在一瞬之間，巨大的船體向兩端傾斜，海水伴隨著浪濤之聲湧入，元兵還來不及逃逸就被捲入了黑暗的波浪之中。

「或許一開始就應該這麼做吧。或許自己應該主動出擊將元軍擊潰才對……」

悔恨之念有如一把無形利刃，割裂了張世傑的心。他一直篤信如鐵壁般的水上陣營是最佳戰法，並且拚命地死守至此。或許像上次在海上擊潰劉深船隊一樣，讓船隻自由地航行，以衝角撞碎元船會是個更好的方法吧。

「後悔也已經來不及了。」

在他低聲呢喃之同時，軍船受到了微力撞擊。這是元之軍船為了阻止張世傑脫逃而以船身進行抵擋。似乎完全沒料到張世傑就在船上，元軍紛紛跳上宋船。手持長槍立於最前列的就是張弘正。李陽雙腿叉開地站在元軍之前，揮槍迎戰。

「亡宋餘灰，真的那麼想死嗎？」

冷笑之餘，張弘正猛然一刺。進攻之氣勢、防守之巧妙，張弘正之精湛槍術是李陽所及不上的。勉強交鋒了七八回合，張弘正之槍在火焰的反射之下閃耀出七彩光芒，下一刻便貫穿了李陽的喉嚨。李陽口中和傷處同時噴出鮮血倒臥在甲板之上。

在勝利誇耀的表情之下，張弘正將沾滿鮮血的槍尖刺向了張世傑，並大聲一喝。

「小子，稍微適應戰場了吧！」

同一時間，張世傑之大劍在呼嘯之下拂開了張弘正之槍。這是張弘正畢生之中從未遭遇過之猛擊。

態勢完全崩潰的張弘正，跪倒在甲板上。毫不留情的第二擊繼續攻來，張弘正手上的槍瞬時被打飛了出去。在後退之際，張弘正顛倒在地。張世傑的劍正要從他的頭上落上。就在此時。

「別殺我叔叔！」

張珪一躍上前。他總算取得父親之許可，加入了戰鬥行列。他的槍如閃雷般刺向了張世傑之喉嚨。就在快要擊中之時，張世傑忽然側開了上半身令槍尖落空，大劍也同時斜斜地向上揮出。張珪之槍立刻斷成兩截，握在他手中的僅剩下槍柄而已。

張珪跳向後方，勉勉強強地避過了接下來之一擊。終於站起身來的張弘正大叫：

「快退，你擋不了的。」

並且將腰上之配劍擲向張世傑。張世傑將其劍拂開之同時，張弘正也抓著侄子手腕，好不容易跳回到自己船上。

「我想起來了。他就是張世傑。」

年少之時曾經見過面。當張弘正戰慄地站到侄子身旁之時，張世傑之軍船早已消失在夜色及黑霧瀰漫之彼方了。

同一時間，楊太后之座船也遭到元軍之包圍攻擊。接連三度將敵人斬殺擊退的蘇劉義，踩在滿地鮮血的滑溜甲板之上，抓起了被大刀壓制住的元軍士官的領子，兇狠地逼問道：

「喂，你知道蒲壽庚那傢伙在哪裡嗎？」

「蒲壽庚……」

「就是泉州的那個蒲壽庚呀。那傢伙沒來參加這場戰爭嗎？」

「泉州之船隊是在，但是薄壽庚本人卻留在泉州不動。聽說他因為害怕遭到暗殺，所以連家門都不敢踏出一步。怎麼可能來到戰場之上呢？」

「嘖，這樣啊？真是可惜。」

蘇劉義一面咋舌，一面抬腳將元軍士官踢起。這名士官就這麼慘叫著從船側跌落至海上。

不久之後，被敵人濺得滿身是血的蘇劉義來到了楊太后之面前。

「太后娘娘，臣特來請命，希望娘娘同意臣將鎖鍊斬斷移動船隻，以便擺脫敵人攻擊。」

楊太后大吃一驚。

「那皇上呢？皇上現在平安無事嗎？」

「皇上那邊有陸丞相陪伴著，暫時應該不用擔心。臣奉張樞密之命，前來保護太后娘娘。」

「那就這麼辦吧。全都依照蘇將軍您的意思。」

楊太后不論在文官武將或是宮女宦官之中，都擁有極高之評價。她從不因權勢而驕縱，和臣下說話的時候甚至還使用敬請。不但非常疼愛與自己毫無血緣關係的帝昺，對於宮女和宦官們也相當體恤。宮女和宦官們大多為了感念這位娘娘之恩澤，因此幾經流亡逃難都還是沒有離開。

楊太后之座船在蘇劉義的指揮之下，迅速地砍斷鎖鍊，乘著夜風脫離了水上陣營。

在冷濕的風中以及黑暗的雲層之下，水上陣營仍然持續燃燒，到處都籠罩在一片刀槍之撞擊聲與人血之腥氣味當中。位於水上陣營最中央之「帝舟」完全沒有動靜。陸秀夫雖然亦有「水上陣營恐怕已經抵擋不了」之想法，並考慮將鎖鍊切斷脫逃。然而難攻不敗的堅強陣勢卻造成了反效果。周圍之軍船一一燃燒起來並且擋住了帝舟之去路，令帝舟根本動彈不得。

胄甲被敵人之血染得通紅的俞如珪來到陸秀夫之身旁。這位老人平日看起來相當溫和，但是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勇猛一面。所有想闖入帝舟的元兵，全都在他的長槍舞動之下被一一擊退。陸秀夫以過分冷靜之態度開口。

「國舅，你能否再阻擋敵軍片刻？」

「遵命。」

除此之外，兩人再無交談，亦無發問。一個朝著船艙之外，另一個則步入室內。講課忽然被打斷，帝宮宮女和宦官們隨即將帝昺包圍在中央。陸秀夫走到了皇帝面前跪下。

「啟稟皇上。」

聽到這話，大驚失色的是鄧光遠，年幼的帝昺僅僅將聰慧之雙眼轉向了陸秀夫。

「臣力有未逮，讓國事淪落至此。元之賊兵即將迫近皇上寶座，脫逃之事恐怕已經不可能。」

周圍的宮女和宦官發出驚叫。帝昺則無言地凝視著陸秀夫。

「皇上雖然年幼，但畢竟身為天子。天子須重視名譽更甚性命。臣雖不忍提及，但尚請皇上覺悟。」

數名宮女失神倒地。船艙之牆壁發出了奇怪聲響。那是元軍施放之箭矢刺中船壁的聲音。帝昺仍然凝視著陸秀夫，但是白嫩嬌小的臉頰上卻出現了微笑。

「就依你所言吧！」

倘若帝昺在此時哭鬧地大叫道「不、我不想死」，情勢或許會有不同的發展吧。然而帝昺卻堅強得令宮女和宦官們心痛。陸秀夫深深一拜，暫時從御前退下。他先回到船艙之中，與同船之妻子告別。

「我陸秀夫乃大宋之丞相。既然身為丞相，就必須在亡國之時以身殉節。」

陸秀夫一開口，他的妻子立刻從丈夫鄭重的陳述之中明白了他的真意，並且充滿理解地回望著他，臉上同時浮現微笑。那微笑和帝昺一樣，都深深地刺痛著陸秀夫的心。

「自從你敘任丞相以來，我就已經對今日之事有所覺悟。你安心地去盡完身為丞相之最後責任吧，妾身會先前一步，請不必擔心。」

「抱歉。我馬上就會跟著你們一起走！」

陸秀夫抱起自己的幼子，隨著妻子來到船邊。狂風咆哮，高高飛舞之水沫濺濕了妻子的臉頰。然而眼中的潮濕卻並非水沫所為，她從丈夫手中接過孩子緊緊抱住。

「那妾身先走了。」

這就是他們的離別之言。陸秀夫緊閉雙眼。當他再次張開眼睛之時，一切想法都已瞭然於胸。他踩著堅定的步伐回到帝昺面前。

「皇上久等了。接下來臣會一直陪伴著皇上。皇上準備好了嗎？」

「我知道了。我該怎麼做呢？」

帝昺的眼神透露著對陸秀夫之完全信賴。人稱沉著剛毅的陸秀夫雖然極力忍住眼淚，可是卻無法抑制聲音裡的顫抖。

「首先請面向北方。向祖先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之御靈叩拜。接著再向父皇度宗皇帝及兄皇端宗皇帝之御靈叩拜。對，這樣就可以了。皇上做得非常好。再來請皇上攀住臣的後背。」

帝昺天真地倚在陸秀夫的背上，兩隻小手環住了他的肩膀，陸秀夫準備了兩條帶子。一條纏繞在腰上將帝昺和自己綁在一起，另一條則綁住了自己的腳踝和鐵錨。

「那麼我們就出發了。」

在說話的同時，陸秀夫先將沉重的錨拋入海裡。

「啊、鳥……」

年幼的皇帝似乎想到了什麼而說出的話，被冷冷的海風吹散。幼小的身體在陸秀夫的背負之下於空中飛舞，接著便落入了波濤洶湧的黑暗海面。

大宋最後之天子享年九歲。大宋最後之丞相享年四十四歲。

帝舟的甲板之上出現了一副奇妙之光景。竹編之輕巧鳥籠翻滾至甲板之上。帝昺所飼養之白雉在籠子裡面激烈地拍打著翅膀，不光是兩腳，連全身上下都激動不已。其鳴叫之聲為風雨、刀槍互擊以及人的叫喊等等嘈雜聲音所掩蓋，因此完全沒有人注意到。一個宦官察覺到這幅景象，「啊」地叫了一聲，此時籠子已經滾到甲板邊緣，接著便飛入空中，一路地旋轉著跌落海面。這隻小鳥大概是追隨著年幼主人而去了吧。

「嗚乎，祥興二年乙卯春二月甲申之日。今為何日啊。大宋三百二十年之天下，一朝亡失。」

《通俗宋元軍談》之中如此記述。宋朝最後之天子並非暴虐驕奢之無道昏君，而是不該背負亡國責任之小童。不論是當時之人或是後世之人，無不格外感到悲慟哀傷。

# 第八章落日餘暉

Ⅰ

「皇上投水！」

悲痛至極之呼喊在甲板上響起。發出呼喊的是宮女和宦官。從帝舟所傳出來之叫喊，傳到了周圍之軍船，絕望與悲哀之低吟瞬時如連鎖反應般地不斷擴大。

有宦官從船上對著黑暗的海面一邊哭泣一邊大叫道「皇上、皇上」。也有宮女昏倒在被血液和海水浸濕的甲板上。「鏗鏘」一聲，帝昺之外祖父俞如珪將手中之長槍拋開。

「啊，太令人痛心了，皇上！老臣這就來陪您。」

俞如珪將盔甲從頭上扯掉，散亂的白髮早已被血浸濕。身穿胄甲對著孫子投水之海面一拜，老人接著從甲板一蹬。

「國舅投水！」

在這一聲叫喚之下，乘坐帝舟之人忽然同時間地展開行動。文官、宮女、宦官們爭先恐後地奔向船側，縱身入海。有衣袖之中放置重物跳海之文官；有和親近友人抱在一起躍入海面之宮女，也有用衣帶將兩腳捆住投水之宦官。在越來越深的夜色與厚重雲層之下的黑暗當中，色彩明亮的衣服像雪片般漫天飛舞，吸引住迫近帝舟之元兵們的視線。

「宮女和文官們一一從船上縱身入海。大概是因為衛王已經投水，所以打算追隨其後而去吧！」

接到這個報告，元軍總帥張弘範低聲說了句「不妙」。立刻從船樓之上，以不同於往常尖銳聲調向部下們下令。

「看來衛王已經投水了。快搜！一定要把他找出來！」

元軍仍然繼續殺著頑強抵抗之宋軍，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開始搜尋帝昺。所有的小舟都出動至海面上，一面閃躲著火、煙以及敵我雙方之軍船。一面在海上環繞穿梭找尋屍體。

禮部侍郎鄧光薦之異色命運正等待著他。他在投水之後，由於衣袖中所放置的重物掉落，而浮上了海面。儘管他急急忙忙地想再次沉入水中，但是卻被張弘範之子張珪發現，心想「這位定是顯貴之人」而將他救起。張弘範從兒子口中得知事情之經過後對他說道：

「既然你將他救起，就要以他為師終身加以侍奉。這個人毫無疑問絕對值得如此對待。」

張珪奉父親之命當場向鄧光薦行弟子禮。鄧光薦起初極為困擾並予以婉拒，但是終於被張珪的誠意打動，允諾為其師表。

後來得知元朝將編纂《宋史》之時，鄧光遠不禁嘆息。

「唉，於崖山一戰失去陸丞相之著作實為可惜。在那多事之秋，陸丞相對於海上朝廷之事記錄甚詳。倘若該紀錄存留下來，《宋史》必定會更臻完璧。」

鄧光遠被救起之後不久，帝舟上又展開了一場戰鬥。在元兵闖入之下帝舟似乎已經被控制住了，但此時卻有一艘宋船劃破黑氣急速靠近。船舷相接之際，手持大劍躍上帝舟甲板之武將正是張世傑。

「皇上！皇上到哪裡去了？」

張世傑之大劍無人能敵。七八名元兵在噴血及慘叫之下倒地，其鮮血即刻就被海水沖掉。

看似脫逃而去，但是張世傑為了救出帝昺和陸秀夫而將船折返。如果說努力和覺悟全然得不到回報是一種悲劇的話，那麼此時張世傑之狀況完全就是這麼回事。

大劍上淌著血，張世傑在船上大步前進。「陸丞相！俞國舅！」無論他如何呼喚就是得不到回應。一名宮女蹣跚地從濃煙中走了出來。

「唉，已經太遲了。皇上早已在左丞相的背負之下投水了。」

宮女之泣聲，令張世傑從耳朵震撼到內心之中。這樣氣勢充沛，彷彿不知恐懼和疲憊為何物之男子，因失意與衝擊而步履搖晃。正疑惑哪裡傳來了奇妙之聲響，原來是身上的鎧甲撞上了欄桿。

「天哪！」

張世傑仰望夜空。

「天哪！蒼天哪！為何如此無情！」

一陣風掠過他的身體。哭泣的宮女站了起來，從船側躍入海中。張世傑反射性地伸出手去，然而卻只感受到絲綢從指尖滑過而已。張世傑凝視著漆黑的海面。等他再度回過身來，部下們都茫然地立於一旁。

「張樞密，我等目前身陷重圍之中，該怎麼做才好呢？」

方興問道。儘管他也是個勇猛果敢之男子，但是到底難掩氣餒之色。在他旁邊的楊亮節與張達亦是滿臉期待之表情。

一股極盡強烈的失落感包圍住張世傑。自杭州臨安府以來，總是一起行動的陸秀夫不在人世了。他不但是最值得信賴的同志，也是共同分擔辛勞之盟友。支撐著海上朝廷的二根柱子斷了一根。不光是如此，就連屋頂也已經崩塌，牆壁也已經毀壞，只剩下一根柱子而已。

「你叫我一個人怎麼辦啊？君實！」

張世傑在心中呼喊著亡友之名，同時以堅定的眼神注視著楊亮節等三人。

「皇太后目前應該平安無事才對。各地也尚有宗室之血脈存在。看是要推舉哪一位，只要還活著的一天就一定要奮戰到底。」

「好！」楊亮節等人齊聲贊同。

只要張世傑還健在，他們的前途就終會有重見光明的一天。張世傑率領著三十艘軍船衝潰了阻擋在前之元軍，逃入狂風呼嘯之外海。

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夜晚漆黑而巨大的雙翼逐漸壓向海面，然而元軍仍然無法得到休息。

「點燃火把！當心有人趁黑暗逃走。就算是已經勝利也不能輕忽大意。」

李恆及張弘範焦急地大喊。火把雖然被點燃，但是在冷空氣和風的作用之下，看起來彷彿隨時都會熄滅一樣。只有持續燃燒之軍船火影，在低垂密佈的雲層反射之下，顯現出異樣之紅光。持續進行搜索之軍船不斷地撞擊到漂流物。不知有幾千、幾萬之屍體漂浮在黑暗的海中，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據說衛王在陸秀夫的背負之下沉入了海裡，一定要把屍體找出來。」

只要屍體尚未被發現，就絕對會有人不相信帝昺已死。或許哪一天還會出現打著反元旗幟，自稱是「宋朝後裔」之人物也說不定。

佇立在船樓之上，張弘範默默地眺望著夜晚之海面。

潮水之香氣與屍臭一起隨風飄了過來。

「你同情宋軍嗎？」

回到船上的張弘正責難其兄之態度。

「根本沒有那個必要。那些不明大義更不識時務的愚蠢之人，只不過是自食惡果、死有餘辜罷了，不是嗎？早在臨安府開城之時，就痛痛快快投降的話，不但可以避免無謂的流血，自己本身也不至於這麼辛苦地淪落到這種地步。再說，他們絕不會因為受到我等之同情而沾沾自喜的。」

「你說的沒錯。」

張弘範認同最後一點之正確性。

不識時務之愚人。數百年以後，倘若元朝面臨滅亡之命運，為了元而捨棄生命持續奮戰之人，或許亦會被如此稱呼吧。這樣的想法掠過張弘範之胸懷。只不過他並非皇后察泌，這樣的話他是無論如何絕對不能說出口的。

另一方面，心中充滿著極大的喜悅也是事實。他將宋這個偉大的帝國完全滅亡了。這絕對是個不下於伯顏，甚至是凌駕於伯顏之土的蓋世功勳。即便是父親張柔，也未曾建立過如此這般之功績。

然而勝利者張弘範卻比應該是失敗者的文天祥先死。這年十月，張弘範凱旋回到大都謁見過忽必烈汗不久之後，據《元史》所述，便因為「瘴癘疾作」而於數日之內死亡，亭年四十三歲。翌年，其子張珪於十七歲之齡繼承亡父爵位及官職等所有一切。他後來亦成為元朝名臣，聲望並不劣於其父，不過這些都是與亡宋無關之題外話。夜色已深，當黑暗越來越濃，刀槍擊聲也漸入死寂之際，數百艘軍船所燃起之地獄般的烈火卻完全不見消退。

不論如何地拚命搜尋，帝昺與陸秀夫之遺體始終沒有被發現。至於張世傑方面，他輕易招架極力阻止之張弘正並逃離戰場之事也已經得到確認。對此張弘範嚴格下令：

「只要那個男人還活著的話，就一定會東山再起。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將他追到為止。除非確定他已經死亡，否則絕對不能鬆懈。」

「這件事就交給投降的翟國秀和劉俊去辦吧！」

這個時候張弘範之思考依然冷靜透徹。對於直到最後一刻才投降的那些人，這個任務是再適合不過了。為了取得元軍之信用，他們應該會竭盡全力地追捕那些不久前還站在同一陣線的同伴才對。至少會盡一切的努力吧，張弘範心想。受命之二位降將在換上了元軍旗幟之後，立刻展開追擊行動。

Ⅱ

住在崖山周圍海邊的居民，這一天根本無法出海捕魚，只能壓抑著驚嘆之聲，注視著這場淒絕之海戰。滾滾的黑氣之中火光四起，隆隆的炮響以及高高低低的喊叫與哀嚎不斷地傳來。漂流至岸邊的屍體，從黎明到中午為止以元兵居多，然而中午過後就幾乎全是宋兵了。到了黃昏，當海岸線上堆滿了毫無武裝之文官、宦官以及宮女屍體之時，居民們已完全領悟到事態之發展。

「啊，真是太令人心痛、太令人心痛了。」

一個年老的女人在看起來相當高貴的宮女屍體前痛哭流淚。另一方面，一個看似讀書人的老者則吩咐著僕人，「說不定天子之遺體也很可能會出現。千萬不能讓他落入元軍之手遭受侮辱。快四處找找看。」

從僕們立刻踏入冰冷的海水之中，開始搜尋著屍體。

小童之屍體發現了好幾具，看來應該是文官之眷屬吧。然而狀似帝昺之屍體就是找不到。此時有人欲從宮女身上將看似高價的絲綢衣物剝下，因而遭到憤怒群眾之毆打。

不久之後，一整列的士兵帶著火把出現。這是元軍之陸上部隊，為了搜尋帝昺屍體而來到此處。他們拔劍將居民驅離之後，便逐一開始清查漂流至岸邊之屍體。從黎明開始持續進行之戰鬥好不容易終於結束，元軍們也早已精疲力竭。不過在重賞的誘惑之下，大家還是前來搜索帝昺之屍體。海岸線上數千支火把化成了一道金黃色的線，在暗夜之中將陸地與海洋區隔開來。

張弘範的屬下帶來了具名俘虜之報告。以左丞相陸秀夫為首，海上朝廷之重臣幾乎全數投水自盡，不過其中有幾人和鄧光薦一樣獲救上岸。在聽取這數人之姓名時，「司農卿杜滸」這個名字特別引起了張弘範之注意。

「把他帶過來。我記得他是文丞相之親近心腹。」

或許他能夠幫忙勸服文天祥投降也說不定，張弘範心想。

杜滸雖然一直奮戰到狼牙棒都折斷了為止，但終究在精疲力竭且負傷的情況之下遭到擒獲。雙手銬著枷鎖，前後左右都環繞著元兵的杜滸乘上了小舟。小舟朝著張弘範之座船前進。行駛到極近的距離之時，被格子封鎖之船艙窗戶映入杜滸眼簾。還有船艙中之人物。

杜滸兩眼大大地睜開。雖然燈火昏暗不明，但他確實親眼看見文天祥之身影。文丞相竟然身在元軍軍船之中，而且並沒有被銬上枷鎖。

杜滸一陣混亂。對於元軍宣稱擒獲文天祥之說法，他從來都不相信。文天祥不是一直都帶著一種叫做「腦子」的毒藥嗎？為何至今仍然茍且偷生地活著呢？眼前的事實對於一向敬愛崇拜文天祥的杜滸而言，實在是莫大之衝擊。

「文丞相！讓不肖杜滸為你示範何謂忠臣義士之道！」

於叫喊之同時，杜滸一躍而起。受到枷鎖限制之雙臂不斷揮動。驚慌失措撲上前來的元軍全都被沉重的枷鎖擊碎頭臉而後仰倒地。

杜滸朝著舟底一蹬，跟著就縱身躍入漆黑的海面之中。伴隨著水聲和濺起之水沫，失去平衝的小舟亦在劇烈的晃動之下進而翻覆。又是一陣水聲。

文天祥朝著窗外看去，只見海水之水沫從格子間隙噴了進來，其他的幾乎什麼都看不見。杜滸之叫喊傳到耳裡之時早已成為勉強聽得見的聲音而已，完全感覺不出是一句話。文天祥輕輕地搖了搖頭，再次陷入自己的思緒當中。

文天祥個人的戰爭，也應該要就此展開了。宋朝已亡。他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在不斷地失去依恃的情況之下，為了堅守志節，文天祥已經孤絕地奮戰了將近四年之久。

一夜過去，黎明來臨，然而天色依然如昨日般寒冷寂寥。陰暗的海面上吹著冷冷的海風，屍體的臭味似乎越來越濃。

「浮於海面上之男女老幼之屍體共十餘萬，擄獲之軍船有八百艘。」

聽完唆都之報告，張弘範點了點頭。八百餘艘之軍船，應該可以轉為遠征日本及安南之用。

「我軍死者亦近二萬，負傷者無數。」

唆都繼續報告。這種程度之損傷也是無可奈何的，張弘範心想。能夠僅止於這樣的程度，其實就該慶幸了。若非宋軍為乾渴所遏，極盡衰弱，情況可能會更加慘烈。採用這種戰法，張弘範並不覺得卑劣，不過肯定杜絕不了類似「非得採取那樣的手段才勝得了宋軍嗎？」之冷嘲熱諷。

「投降者雖然有二萬人左右，但是只佔全體人數之極小部分，其他的全部都死了。唉，真是冥頑不靈的一群人。」

「其中最頑強的三人之中，有一人尚是自由之身呢！」

大約自那時開始，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就被人並稱為「亡宋三傑」。陸秀夫已亡，文天祥在元軍手中，只有張世傑仍然與元軍為敵在逃之中。

※※※

張世傑之船隊與蘇劉義所守護之楊太后座船在海上重逢。能夠在廣大無邊的海上重逢簡直有如奇蹟一般，不過一行人能夠逃過元軍耳目航行至此，想必全是靠著羅盤在指引方向。

先將日前之事置於一旁。這一天，二月七日，海面和天空仍舊是冷冰冰的灰色，而且風強浪高，一股異樣的臭氣隱約地刺激著鼻子。

那應該是來自於漂浮在崖山海面上的十數萬屍體，以及持續燃燒了好幾天的軍船殘骸之臭味，現在已遙遙地飄到海上來了。

楊太后之座船與張世傑之軍船相互靠近。楊太后走上甲板，衣袖在寒風中飛舞著。她向張世傑問道。

「皇上情況如何？倘若平安無事的話，請讓我拜見他。」

張世傑的回答，簡直令人嘔血。

「臣惶恐，皇上和陸丞相已經投水自盡。實在遺憾。」

年僅二十九歲的楊太后依然年輕貌美，但是臉色完全不像個活人。宛如白臘般蒼白的臉頰在寒風的吹打之下，流下了透明的淚水。就算眼淚原本是熱的，一瞬間也已經完全冷卻。

「啊啊，我忍住不死活到現在，就是為了保存宋室之血脈。既然皇上已經駕崩，我也沒有活下去的意義了。」

「皇太后，目前各地尚有承繼宋室血脈之後裔存在。皇太后可以監護人之身份，推舉其中一人，為再興宋朝繼續努力。不論如何，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先將皇太后送往安全之地……」

為了向整個船隊發號施令，張世傑從楊太后面前退了下去。

宮女們的哀嚎忽從張世傑背後傳來。

一轉過身，張世傑親眼目睹。在暗雲的籠罩之下，冬日的天空之中彷彿出現了一隻飛舞的鳥兒。那正是衣袖隨風飄揚地落入海中之不幸的楊太后身影。

Ⅲ

帝昺和陸秀夫之遺體，始終沒有落入元軍手中。拚命的搜索也在進行了一個月後宣告結束。元軍公認帝昺已死。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斷主要是因為，宋軍生還者之證詞完全一致，絲毫沒有懷疑的餘地。

帝昺與陸秀夫遺體之下落究竟為何呢？正史之中雖然並無記載，但是一般人之認定大多如同「三江趙民族譜」所記敘的一樣。這份資料被收錄在《文天祥研究資料集》當中，內容主要是記載宋朝歷代天子之生涯。

距離崖山東方約二百里，有一處面海之地，名為赤灣。此處有一間古老之寺院，院中之僧侶們在二月十日左右見到了一幅奇怪之光景。低空之下聚集了數百隻鳥兒盤旋騷動。仔細一看，群鳥下方之海面似乎漂浮著什麼東西。乘舟前往調查之下，竟是以帶子繫在一起之二具遺體。一名成人與一名小童。成人一身高官朝服，小童則身著天子特有之黃袍。兩人之容顏都相當清朗，毫無苦悶之表情。僧人們立即猜到一切，趁著元軍尚未來到之前，便鄭重地予以厚葬。

僧人們害怕上述事情被元軍知道以後，陵墓會遭到破壞，因此都謹守秘密。雖然有個名為楊璉真加之藏僧極得忽必烈之信賴，並且陸續破壞了多座宋朝歷代皇帝之陵墓，不過那些都是稍晚之後才發生的事情。另外，關於帝昺之年齡，《宋史》雖然沒有記載，不過「三江趙氏族譜」以及《續資治通鑑》兩文獻之紀錄都是九歲。

張弘範於離去之前最後一次來到崖山周邊視察。他之所以來到此的原因之一當然是鼓勵搜索帝昺之士兵們，但另一個原因則是某天他在一片可以俯視燒爛之軍船與海面上之浮屍的傾斜地上，發現了一塊巨大巖石。他滿意地點著頭，並且命人花了數日將巖石表面削平磨亮，在上面刻下了十二個足足有四個人頭大小之文字。

鎮國大將

軍張弘範

滅宋於此

「鎮國大將軍．張弘範，在這個地方將宋朝滅亡」。

海岸地帶除了元軍之外，尚有一萬左右之居民。看見這幾個文字，令居民們嘩然不已。

「這算個什麼東西呀！」

其中一名老人既憤怒又輕蔑地斥罵道。這個人就是命令從僕搜尋帝昺遺體的那名老人。

「元人不是宣稱，宋朝早已滅亡，據守在崖山的不過是一些假借宋朝之名的流賊罷了，那麼又何需特地在此刻下這些字呢？這麼做豈不是昭告天下，元人承認身在崖山的是真正的宋朝天子嗎？」

「您的聲音太大了，老爺。」

從僕們一面眺望著元軍所在，一面勸戒著老人。雖然不服氣但還是緘默其口的老人耳中，傳來了勝利驕傲之談話。

「這塊碑文將會遺留到千年之後，將吾等之功績永垂不朽地流傳下去。你們也要把現在立於此地之事告訴子子孫孫，讓他們共享榮耀！」

發言的人是張弘正。再次嘩然喧騰的是元軍這邊。這一次住民們個個有如石頭般地沉默不語。

經過百年，到了明代，朝廷御史．徐瑁以欽差之身份被派遣至崖山。徐瑁將張弘範所刻下的十二個字全部鏟掉，重新刻下了九個字。

宋丞相

陸秀夫

死於此

「宋朝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地」

除此之外，徐瑁還在崖山西方建造了三座廟宇，以祭祠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楊太后，以及所有死於崖山之將兵和宮女們。

《繪畫本二十五史》除了記載上述事實之外，並且附加了一句「歷史自有公論」。所謂「公論」就是公正無私之評斷。從此處不難看出，中國人對於張弘範之「千年大功」，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想法。

確認碑文完成之後，張弘範離開崖山，進入廣州城。他在廣州處理著戰後事宜之同時，仍然極盡禮貌說服文天祥臣服改事忽必烈汗，但是始終遭到拒絕。於是四月二十二日在嚴密的監護之下，文天祥被送往大都。同一天，宋朝武將周文英率領五千餘之士兵前來投降。周文英還告知了張世傑之最後下場。

從崖山戰場脫逃之後，親眼目睹楊太后自盡的張世傑，在海上繼續向西疾行。除了「戰將」之外再無更合適他的形容詞了。此時他仍然一心復興宋朝，打算與元軍繼續奮戰。

於崖山戰場投降元軍之翟國秀與劉俊在張弘範的命令之下，拚命追擊前任上司。然而張世傑卻不是他們所能應付之對手。張世傑穿梭於沿海地帶，躲避著翟國秀等人之追蹤，同時還不只一次地回以猛烈反擊。偶爾上陸補給飲水糧食，並招募士兵。

有的是從崖山戰場成功脫逃之人，有的則是極欲加入崖山陣營卻被元軍阻擋未果之人，還有重新寄望再興宋朝而趕來加入之人。他們的總數達一萬人以上，周文英也是其中之一，他率領三千士兵前往會合。張世傑將他們重新整編成軍，並且還擬妥了從元軍間隙突進，攻佔廣州或是泉州之計劃。

泉州蒲壽庚因畏懼張世傑之報復，而向元軍求援。這麼一來，令張弘範極不放心將事情交給不可靠的降將去做。他派遣急使回到遙遠的大都向忽必烈汗請示。於是廣東宣慰使帖木兒不花敘任都元帥，接手討伐張世傑之任務。張弘範自己仍停留在廣州處理戰後事務。不過此刻他的健康或許已出現問題，因此無法親自指揮實戰。

元軍之十萬正規軍隨即於沿海地帶，從海陸兩面展開對張世傑之追擊。即使張世傑再有能力，也絕不可能對抗得了這支大軍。因此他率領部下前往占城。之所以選擇占城，原因是過去他曾與陸秀夫商討過，並且派遣陳宜中為國使前往該國。他打算暫時藏匿於占城，同時集結占城及安南之舊宋軍將領，之後再找機會與元軍一決死戰。

事實上，不論占城或是安南，在數年之後都遭受到元軍之侵略攻擊，因此張世傑之構想不能說是貿然輕率。三月底，張世傑率領著一萬士兵與百餘艘軍船航向了前往占城之海路。

然而就在即將抵達占城海岸之時，他們赫然發現元軍船隊。派遣小舟前往查探之下，才發現占城似乎已決定臣服元朝。

這的確是事實。占城以認同元之宗主權來交換和平保障。只不過在元朝設立了「征占城行省」之後，仍舊打算徹底以軍事力量直接支配占城，以致令占城人民忍無可忍並且起而反抗。

張世傑在無可奈何之下率領船隊折返，並且決定以廣東的一處角落為據點安頓下來。此處距離海陵山岬角相當近，天色與海面同時開始暴亂起來。雲層低得彷彿快接觸到海面，狂風咆哮，雨水也如瀑布般地傾盆降下。海的顏色從湛藍驟然轉為灰色，巨大的波浪化成了數萬道的浪濤襲擊著船隊。整支船隊在海面上躍動著，用「海上之樹葉」來形容一點也不荒謬。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蘇劉義焦急地說道。當初放棄攻佔泉州，擊潰元軍劉深船隊之後，往潮州前進之時，他們也曾遭到暴風雨之襲擊。不過此次的風暴顯然比上次更加強烈。

「就算能戰勝元軍，但絕對戰勝不了暴風雨。還是暫且上陸，等風雨平靜之後再做打算吧！」

蘇劉義之意見楊亮節亦贊同。他們從來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暴風雨。如果不上陸的話，船隊恐怕會全體翻覆。沒想到張世傑卻大怒斥道：

「連這等程度的風雨都害怕，宋朝復興還有什麼希望？讓船隊轉向廣州。」

船隊於是繼續朝著東北前進。天空和海面彷彿塗了層墨汁般漆黑無比，不時還會發出如白銀般耀眼的閃電光芒。波浪沖洗著甲板，有時甚至還躍過船樓之屋頂。終於有艘軍船承受不住高聳的波浪衝擊，以致船底朝天地翻覆了過去。張世傑從頭到尾都站立在船樓之上，全身早已被雨水和波浪打濕。他叫來蘇劉義，下令靠岸登陸。船隊好不容易轉入海陵山北側，遁入一個無名的港灣之中。士兵們紛紛改乘小舟登陸岸上。蘇劉義乘上最後一艘小舟之時，叫喚著張世傑。然而張世傑卻毅然地搖頭，並親手將小舟推開。

「張樞密！」「越國公！」

部下們的叫聲被強風吹散。隻身一人留在軍船上的張世傑在船樓之上盤腿而坐，膝上橫放著他的大劍。

「天哪！蒼天哪！既然你毫不留情地執意將大宋滅亡，那麼就在此賜我張世傑一死吧！」

屏息注目著一切的蘇劉義等人眼中，閃過一道刺眼的紫色閃電。雷聲轟然響起。狂風繼續咆哮，軍船就這麼消失在漆黑翻捲的怒濤之中。

舟遂覆世傑溺宋亡

「船終於翻覆。世傑溺斃。宋朝滅亡」。

僅僅八個字，當中卻包含了無限悲慟，史學家以此終結宋朝滅亡之記載。張世傑之死。《宋元戰史》之中所收錄的︿昭忠錄﹀所記載是在四月八日。也就是崖山戰敗的二個月後。

一夜過後，暴風雨平息。天空中仍舊是烏雲密佈，波濤也依然洶湧。灣內有二十艘左右之軍船逃過沉沒之命運，除了奇蹟之外實在無法形容。蘇劉義等人從陸上放出小舟，於灣內進行搜索，可是始終找不到張世傑。

「沒希望了。」

兩個人無精打采地說道。是楊亮節和周文英。擁有張世傑之鬥志與統率力，復興宋朝儘管困難重重但總還有一線曙光。然而失去了他，就如同屋頂失去了樑柱支撐一樣，連招募新兵都不可能。

「向元軍投降吧！張弘範應該會接納我們的。事到如今我們再也無計可施了不是嗎？」

「你們想怎樣就怎樣。要把意見和你們相同的士兵都帶走也無妨，可是軍船必須留下來。」

周文英與蘇劉義交談之時，身旁閃過了一個如幽靈般之人影。就在兩人察覺到那是楊亮節，並開口叫喚「楊駙馬」之時，他早已消失無蹤。從這邊向大海眺望尋找的蘇劉義等人，發現了滿身是血、倒臥在海灘上的楊亮節身影。然而下一瞬間，洶湧的巨浪就將一切沖散帶走了。

Ⅳ

蘇劉義、張達、方興三位將領以及士兵千餘名、單船十八艘。這就是宋軍最後之船隊。儘管受傷、力竭、就連君主和總指揮官都已失去而成為流亡之身，但他們仍不願向元軍投降。

「事情不能就這樣子結束。」

蘇劉義昂然地說道。

「並非世上所有的土地皆已被元軍佔領。還有安南，以及日本。在元軍眼中，我們的存在或許就像蚊子一樣渺小，但是一隻蚊子也能夠令大象沉睡。」

蘇劉義知道自己並不如張世傑那樣偉大。但是若連自己都放棄的話，那麼世界上就沒有人可以繼承張世傑之遺願了。只要自己還活著的一天，不論是一個人也好兩個人也好，總之有人持續反抗忽必烈汗和元軍就行了。

不過撇開鬥志不談，他們缺乏一個安身之地卻是個嚴苛的事實。之所以暫且往赤灣出發是因為，反元人士之間秘密流傳著帝昺和陸秀夫之遺體被埋葬在那裡之謠言。到那裡拜祭過帝昺，報告張世傑死亡之消息後，再決定將來的事情吧。

他們一路閃躲元軍警戒來到赤灣之時已經是四月二十四日。此時張世傑之死訊已由周文英傳達至元軍方面，因此警戒早已放鬆了許多。進入赤灣的蘇劉義等三將，發現到四艘船停泊於港灣之時相當緊張。本以為是元之軍船，但是從帆柱上遠望之士兵卻報告「看見占城國之旗幟」。但是從船型看來，怎麼都是宋之外洋船，一邊進行著萬一之時的交戰準備，一邊慢慢靠近，終於看到船上之人影。仔細一瞧，對方似乎身著宋朝之高官朝服。

「陳丞相！？」

占城國怎麼會與宋朝高官之名扯上關係，三將茫然了。直到剛才為止，陳宜中這個人的事情就早被忘得一乾二淨，就跟個死人沒兩樣。

不久之後，三將登上了掛著占城旗幟的船。陳宜中並不認識張達與方興二人，但卻曾經見過蘇劉義。

「啊，蘇將軍，見到你安然無恙，真是太好了。」

儘管知道蘇劉義對自己不具好感，但是陳宜中仍舊表現得非常熱絡。他急切地向他們詢問。

「楊太后可好？」

「死了！」

「張樞密呢？」

「死了！」

蘇劉義之回答化成了憤恨之怒吼，悲憤之情急遽湧上，令他情緒爆發。

「這個那個全都死了。唯一活著的人就只剩下陳丞相你一個人而已！」

陳宜中面如死灰，驚訝地差點站不住，幸好身旁健壯的男子將他扶住。那人是鄭虎臣，不過蘇劉義並不知道他的名字。

「事到如今你還來做什麼？這段時間你究竟在占城做些什麼？現在你知道皇上駕崩，陸丞相也已經殉節，要做什麼都已經太遲了！」

陳宜中甩開了那名男子之手，但是卻站不穩而跪倒在地。他手撐著甲板，眼淚從雙眼之中奪眶而出。

「原諒我，原諒我。」

陳宜中並非貪圖安穩而留在占城。

其實占城國內願意降服於元的，只有國王因陀羅跋摩四世以及極少數王族人士而已。大部分的文官、武將以及民眾都不屑於服從元朝。得知這個情況的陳宜中，於是委託鄭虎臣將占城國內的反元運動組織化，並且以反元聲浪為後盾，連日向國王一再提出請求。

「宋之行宮設於占城之事，我同意了。不過如果因此引發元之憤怒攻擊，宋軍一定要全面地協助我國才行。」

好不容易從國王口中得到這樣的回答之時，已經是過完年後的一月下旬。狂喜的陳宜中決定將二艘船留在占城，搭乘其餘之四船回到崖山。他老早就得到消息，知道行宮已遷往崖山。出發日期定於二月十日。然而就在出發的前一刻，從中國本土回到占城之商船都傳來了崖山之悲劇。

「太遲了。」

陳宜中哭泣著。

「已經太遲了。我遲了十日、不、五日。直到最後我還是幫不上忙。」

鄭虎臣也哭了。雖然他應該會覺得熱誠得不到回報實在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卻也忍不住眼淚。苦苦對抗著極盡強大之元軍的有名無名的人們，終究還是得不到回報。

然而光哭泣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對於占城國來說，在崖山亡宋，大船隊也已潰敗無存的情況之下，唯一的道路只有與元重修舊好一途而已。別無選擇。他們只能迎接元朝使者，並約定入朝納貢。張世傑航行至占城附近之時，正好就在那段時期。

以陳宜中的立場而言，他並無制止占城國與元修好之手段，也已經失去了這麼做的理由。留在占城教授名門子弟儒學及醫術大約四、五十日左右，終於忍耐不住，他決定回到崖山謁靈，祭拜帝昺、楊太后以及陸秀夫等人，並找來鄭虎臣商量。

「你該不是到了現在才打算以死殉節吧。算了，既然你都開口了，我就陪你一起回去吧！」

鄭虎臣雖然語出諷刺，但仍然陪著陳宜中回到了崖山。從當地居民身上打聽到秘密消息之後，又轉回赤灣。當時暴風雨已經過去，航行相當順利，因此他們比蘇劉義三人早了半日左右到達。

聽完這些話，蘇劉義不禁嘆息。他無法再責備陳宜中。

張弘範率領大軍包圍住崖山的宋軍是在今年的一月十三日。如果陳宜中在那之前從占城趕來崖山，宋軍就可以將二千艘軍船移師占城，並且在該地設立行宮，與占城軍共同抵抗元軍了。或者，若是張世傑率領著剩餘船隊接近占城海岸之時是在四月初，並且在那之前與陳宜中在海上相遇，或許可以稍微改變航線，悄悄地進入占城國也說不定。若是這樣的話，歷史說不定就會改寫了。然而對陳宜中而言，老天終究沒有給他這麼一個機會。

「這個人老是晚了一步，而且總是悄然地立在那裡。和其他人比起來，其實他才是最可悲的吧！」

有了這樣想法之後，即便是個性衝動武斷的蘇劉義，也無法再責備陳宜中了。

接下來他們一同匆忙上陸，進入寺中，對著連碑文都沒有刻上的小小墳塚叩拜。毫無感傷的閒暇，將白銀千兩交給寺中僧侶，委託繼續供養之後，就立刻回到船上出海。一行人行事匆忙的理由是因為居民前來通風報信，說附近有五千騎元軍正在進行哨戒。

二十二艘的船隊從赤灣出發。陳宜中和鄭虎臣打算回到占城，蘇劉義等三將則尚未決定方向。陳宜中和鄭虎臣坐上了蘇劉義等人之船，再次地說起這一年中所發生的事情。蘇劉義為了向船隊下指示而暫時離開。待船艙內只剩下陳宜中二人之時，鄭虎臣開口：

「張樞密也好，陸丞相也好，他們都是為了氣節，毫不猶豫從容就死之人啊！」

「我也有我的氣節呀！」

「或許正如你所說的吧。不過為了志節以死相殉似乎與相公不太相稱呢！」

鄭虎臣的話一點都不客氣，陳宜中因詞窮而答不出來。以死殉節之機會，到目前為止不知有過多少回，然而陳宜中依然還活著。

「或許上天就是要留你一個人獨活吧。那你又何妨繼續活下去呢？奮戰至死是一種抵抗，不願投降而四處潛逃不被擒獲也是一種抵抗。」

倘是過去那個剛剛誅殺賈似道的鄭虎臣，想必絕不會說出這樣的話才對。然而亡宋以來的這三年多的歲月，似乎對他產生了微妙之影響。自從和陳宜中共赴占城以來，一直束縛著他的不知名牽絆，似乎已經切斷了。也許連他自己都不能確定那究竟是什麼吧。陳宜中再度開口，將心中的話一傾而出。

「據說忽必烈汗是個寬大的君主，那是對於投降者以及臣服於他之人而言。對於不投降者以及不願意臣服於他的人而言，他就一點也不寬大了。不順從自己意見者，即使遠在大海之彼方他也絕不容許，甚至派遣大軍前往鎮壓……這種態度能夠稱為寬大嗎？」

一口氣地說完之後，陳宜中之語調變得熱切。他真想站在忽必烈汗的前面，抓起這個垂老侵略者之衣襟，對他大喊「你的寬大全是假的」。那不知有多痛快呢。只不過陳宜中心知肚明，就算真的擁有了這萬中無一之機會，自己恐怕根本沒有勇氣將那句話說出口。

「究竟該冒著遭擒被殺之風險，還是心有不甘地向忽必烈汗稱臣效忠？該怎麼選擇？不論怎麼選都是忽必烈汗之勝利。活著的人不能反抗於他，若要堅守志節的話唯有一死。」

「正如你所言。」

鄭虎伸手將濺到臉上之口沫擦掉。

「所以說，絕對不能被抓到。一逃再逃，不論到天涯海角都要逃。對相公而言，逃亡就是戰鬥。不被擒獲就是勝利。」

「這樣啊！」

陳宜中不禁笑了出來。即使失去了一切，只要人還活著，就隨時都能夠笑。

「真沒想到你也有這樣的辯論口才呢。我想通了。論逃亡的話，我一定能做得到。」

笑容消失，陳宜中陰鬱了起來。

「我所能做的也只有這些而已了。過去我曾經以為，我應該能多做些什麼的。然而結局卻什麼都做不到。」

倘若張世傑仍然活著繼續逃亡，元軍想必會拚命地追擊到底吧。現實就是如此。陳宜中的逃亡，對於元軍而言，肯定是不痛不癢一點感覺都沒有。

陳宜中想到了所有已死之人。陸秀夫、張世傑、李庭芝、秀王．趙與檡、陳文龍、姜才、趙時賞，以及其他有名無名的人們。說起來，他們都是為了本身之志節而死的。

「榮譽是屬於死者的。」

陳宜中在心中發著牢騷。他沒有要求榮譽的資格，他唯一被允許之事，就是從今而後繼續活著，將死者之榮譽流傳下去。

「對了，文宋瑞之現況如何呢？」

經過許久，陳宜中忽然想起了文天祥之事。他根本無從得知自己交給對方的毒藥無效，以致文天祥遭到元軍擒獲一事。此時忽然傳來了蘇劉義之大喊。走出船艙一看，蘇劉義和士兵們全指伸指著前方。轉動視線，陳宜中和鄭虎臣看見了。遠遠的海面上熱浪搖曳，在那當中，浮現出一座不可能存在之城市。

蜃氣樓，或者稱之為海市蜃樓。古人相信，海中存在著一種名為蜃之巨大生物，當牠吐出氣息之時，空中就會出現樓閣，這個時候大概正好符合了那樣的氣候條件吧。在淡淡的七彩顏色之下閃耀著的海上城市，有好幾座高樓連綿，浪潮之聲不禁令人聯想到數萬民眾之嘈雜人聲。

「簡直就像是臨安府一樣。」

不知哪個人說了這麼一句話，刺痛了船上所有人之心胸，大家忍不住「唉……」地發出嘆息。

杭州這個城市至今依然存在。只是「臨安府」之名稱已被廢掉，而朝廷也不存在了。它再也不是宋之首都，而是元的一個地方都市罷了。雖然聽說那個地方仍舊繁華，也一樣的人聲鼎沸，但早已不是昔日的臨安府了。

臨安府！這個名稱在心中迴響，令船上每個人從喉嚨深處湧出一團熾熱。與強大侵略者持續抗戰，即使失去君主及總指揮官仍不願屈服的這些男人，出其不意地哭了起來。不論生還是死。以後再也回不了臨安府了。那個地方再也不是實際存在地上之場所，而是如同海市蜃樓一般，伸手亦無法觸及。

彷彿衝入雲霄中之高樓。呈現出優美曲線之石橋；運河上嘈雜擾嚷的外國船隻；基督教寺院之鐘聲；吹拂著柳樹的春末晚風：拍打著石板街道的夏雨；拖車子驢子群之喧嘩；指甲染成了淡紅色的伊斯蘭教女人；從路邊攤飄出來的烤肉香；以高價強行推銷假貨的「白日賊」；正月十五的夜晚，點亮了城內各處的幾萬盞的燈籠之光芒，到了深夜依然熱鬧滾滾的酒樓門口，佇立著比女子更嬌艷的男娼；城內三千多座的浴場，從西湖所引入之水可以洗冷水浴，也可以泡熱水澡。西湖之中漂浮著幾百艘裝飾精美的畫舫，妓女之歌聲挑逗著在湖岸散步的人們……。

所有的一切都是再也接觸不到之光景。如果想再次回到這個城市，就必須接受忽必烈汗之統治，成為元之臣民。

在嚎啕大哭的男人當中，陳宜中邊哭邊說道：

「走，到占城去吧。我可以保障大家的安全，這一點事情我應該還做得到才對。大家一起到占城去好嗎？」

不久之後，宋之最後船隊終於起程航向占城。

Ⅴ

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流亡至崖山的宋朝終被滅亡。

這對元之軍力而言，可謂達到了光榮之頂點。從此以後，除了一部分例外，元對外戰爭幾乎都不再成功。

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第二次遠征日本失敗。

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第二次遠征安南失敗。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一二八四年）、遠征占城失敗。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一二八七年）、緬甸浦甘王朝滅亡。

至元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八年）、第三次遠征安南失敗。元五十萬大軍於白藤江潰敗。

至元三十年（公元一二九三年）、遠征瓜哇失敗。

……彷彿無窮無盡一再重複之對外軍事行動多不可數。或許忽必烈汗之心早有「歸根究底，自己除了軍力之外別無可供誇耀之事」的體認呢？從這些軍事行動所造成的人力和財力之龐大損失來看，只能說，元的確是因元而滅亡。單單憑藉著軍事優勢而欲支配諸國人民之元，在喪失其優越條件之後，立刻就被逐出了佔領地。就連在忽必烈汗的領導之下所建造的大都亦無法守住，被逼回原本故鄉所在之北方草原。從此以後，大蒙古帝國再也不曾復活。諸國之人民亦不願此事發生。

文天祥抵達大都之時為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十月一日。一共花了五個月的時間縱斷中國大陸。在這段期間當中，他曾歷經絕食自殺失敗，所以從那時起他便端然自處，等待著被忽必烈處刑之日的來臨。

原本是在元軍監視之下宿於旅舍，後來則被監禁於半地下之牢獄，並銬上手銬腳鍊。不論遭受到如何嚴酷之對待，文天祥仍舊不屈不撓。文天祥的態度始終如一，有時候手銬腳鍊會被取下。在受到監禁的這段時間裡，文天祥於獄中寫下了︿正氣歌﹀。此處之「正氣」，並不單指之於國家的忠誠而已，更是人類所自豪之步向高貴正道的精神吧。

文天祥在詩中列舉出數位歷史上之人物來做為「正氣之人」之典範。前漢之蘇武，西晉之嵇紹，唐之張巡、顏杲卿、段秀實等十二名。這些都是護守節義，不屈於敵人威逼脅迫之人。文天祥決定模效這些人。

許多人都為了勸服文天祥而造訪獄中，其實不如說是奉忽必烈汗之命而來的吧。留夢炎亦是其中之一。原本為宋朝左丞相的他，現在成了元朝丞相。只是他尚未開口，就受到文天祥一陣冷嘲熱諷，只得蒼白著臉悻然離去。從此之後，留夢炎便開始破壞宋朝舊臣為拯救文天祥性命之行動。

抱持著無比耐性期待文天祥歸順的忽必烈汗，此時已年近七十。他並不喜歡朝廷之中為了文天祥應該斬首或是饒恕而分成兩派。監禁三年之後，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十二月八日，忽必烈汗將文天祥召喚至朝廷。他對著直立不拜的文天祥提出了條件，若是願意事元就授予丞相之位。然而文天祥到底還是拒絕了勸誘，要求以宋臣之身份被處刑。

忽必烈只得斷然下旨，將文天祥處死。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上午，文天祥四十七歲。

砂粒夾雜著狂風吹來，天色昏暗，乾冷的寒風刺痛著皮膚。立於刑場的文天祥向圍觀民眾問道：「哪邊是南方？」，有人給他指了方向，於是他朝著滅亡祖國之方向跪下，並拜叩了兩次。

行刑完畢之後，他的遺體由妻子與二個女兒領回。這一天，文天祥充滿著榮耀與讚美之「死後」正式展開。

文天祥死的這年，亦是遠征安南的李恆戰死之年。再二年後，元之大軍雖然由海路攻打占城，但是卻因占城軍之游擊戰而嘗盡苦頭。翌年無功撤兵。鄭虎臣與蘇劉義等人想必也拔劍加入戰場了吧，只是史上並無正式記錄，他們的生死下落完全不詳。

元軍攻打占城之際，陳宜中逃往暹羅，後來並死於該地。什麼時候，怎麼死的，死在暹羅之何處等等，完全沒有記錄。和文天祥不同，他被關注的程度僅僅如此而已。

「庸才誤國」。

「三江趙氏族譜」以這四個字來評斷陳宜中。對於這樣的評價直到今日都無人提出異議。不過，在熱帶的太陽底下，背著藥箱，擦拭著汗水、彎著身子來到患者家中造訪的年老醫師之姿態，倒是不難想見。看見他的身影，或許有人會在背後悄悄地說起「那個人從前似乎是某個遙遠國度之宰相呢」。當然，年老醫生的內心隱藏著無法為人洞察之心事，濃濃的影子在腳邊投射出來，他就這麼看著自己的影子，毫無自信地蹣跚前進。

# 後記

中國歷代王朝幾乎都是在叛亂之下遭到篡奪因而滅亡，只有南宋是個例外。從很久以前，就一直有著以南宋滅亡為主題來撰寫一部歷史小說的想法，但總由於資料、寫作、主題都工程浩大而始終沒有進行。心裡常常掛著「總有一天」的想法，這一次，湊巧從中央公論社得到了這個機會，所以就順水推舟，也不顧自己的才疏學淺，決意嘗試看看。倘若要要求完美，恐怕到死都完成不了吧，因此還是一如往常，在出糗的心理準備之下開始動筆。

對於蒙古（元）之侵略，宋已經抵抗了四十年以上，故事由此展開。沒想到一寫就是四、五千張稿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將重點著墨在權臣賈似道之死到戰將張世傑之死的這三年半期間，好不容易才濃縮成這麼一冊。

在這一段時期，就宋朝的代表性偉人而言，最為一般人所推舉的就是文天祥了。文天祥是個十分值得稱頌的人物，現代日本亦曾刊載過他的傳記。然而此人之存在開始變得重要，卻是宋朝滅亡以後的事情。在那之前，他只能算是為宋朝而戰的眾多人物之一而已。本書之中亦嘗試著以這樣的角度來處理，在記述時盡力避免只突顯這一人物。因此在文天祥從元軍手中脫逃的場景中，有很多的篇幅，其實都避開了文天祥，而是以描寫幫助他之有名無名的人們為主。

文天祥的同僚陳宜中，以「二度陣前逃亡之怯懦者」身份獲得極差的評價。雖然那些評價自有其道理存在，但是世間上並非人人都能夠像文天祥那麼偉大。忍受著遭到追趕之恐懼，以及投降之誘惑，至死為止不斷逃避著元軍的無能懦弱的宰相心情，究竟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另外，陳宜中通曉醫術的設定是參考《中國歷代名人軼事》的記述，並非作者恣意所為。關於蒲壽庚為阿拉伯人說在學術界衰退之敘述，亦是請教《宋代中國を旅する》之作者伊原弘先生的意見。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日

田中芳樹